

中國邊政

چین چىگاراسىاستى

ཀུང་པོ་འི་མཐའ་ཁྲིད།

چىن چىگاراسىاستى

目錄

漢滿蒙維藏合璧刊名		(1)
熱振呼圖克圖與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	 周 昆	(2)
蒙藏會七十二年度下半年重要施政	 記 者	(4)
匈奴與王莽及東漢之和戰	 學 銚	(6)
清季西藏宗城營官研究(附圖)	 楊 嘉 銘	(19)
論研究邊疆的重要	 蔣 武 雄	(30)
俄國侵略新疆之地略意義	 侯 守 潔	(31)
我與新疆一段情	 劉 英 柏	(37)
蒙古及蒙古人(一)	 恩和塞汗譯	(39)
理解絲路之參考書	 許明銀譯	(44)
日軍侵華罪行實例	 趙 夢 蘭	(45)
國內外大事記		(51)
會務報導		(55)

熱振呼圖克圖與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

周昆田

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為西藏政教法統的延續，政教大權的繼承，在西藏歷史上關係十分重要，而其關鍵人物，則為熱振呼圖克圖。有關熱振呼圖克圖的個人資料，因筆者的學識及見聞有限，且不諳藏文藏語，知道者甚少，蒐羅不易，而其生年月日，亦無法查考。茲謹就其在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呼畢勒罕的尋覓，坐床的過程中所有貢獻，略述如次。

一、膺選膺負攝政的重任

第十三輩達賴喇嘛於清光緒二年（公元一八七六）五月，在達布擦營官屬下朗賴家降生，三年六月奉旨冊入瓶掣籤，即定為達賴呼畢勒罕。四年六月在貢湯德娃夫、由班禪（達賴、班禪互為師弟）披髮授戒，所定法名為阿旺羅布藏塔布克嘉穆錯，六月，迎至布達拉坐床（見國防研究院印行之清史五七一九頁），於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十八歲時親政，迄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二月十七日（藏曆水雞年十二月三十日）圓寂於布達拉宮，計執政四十一年之久。

依照西藏的政教制度，當前一輩達賴圓寂後，繼任達賴未坐床及坐床而未屆十八歲尚未親政前，其職權係由熱振寺、木隆寺、功德林、策覺林、澤墨林、丁吉林幾廟的呼圖克圖中推選一道行優越者為攝政，代為執行。而這種推選之權，則屬於民衆大會。西藏的民衆大會，是由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四大林（即功德、策覺、澤墨、丁吉）的高僧代表與政府（噶廈）的高級官員所組成。攝政一席，便是於這個大會公議中產生。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二月二十六日西藏駐京辦事處轉呈中央核示之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來電云：

「至尊無上達賴佛之職位，在佛未轉世及轉世後未登座期內，現經大會公舉熱振呼圖克圖代理。熱振呼圖克圖自幼靈異昭著，智慧過人，道行學問，全藏信仰，此次大會一致推舉，並向布達拉宮帕却洛格學瑞菩薩像前虔誠占卜，最為吉祥，所有全藏政教，決迎請熱振呼圖克圖為總攝。」行政院據報後，於同月三十一日的院會中，決議「照准」（見洪濤塵著西藏史地大綱第二七六頁）。從此，西藏攝政的大責，遂落在熱振呼圖克圖的肩上。由此一電文中，亦可獲知熱振呼圖克圖「自幼靈異昭著，智慧過人，道行學問，全藏信仰」的為人概況。

二、尋覓及確定呼畢勒罕

呼畢勒罕（轉世化身之意）繼承衣鉢之制，在西藏宗教上原已有之，至宗喀巴大師乃更加確定。大師生於元順帝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年，魏源著聖武記謂生於明永樂十五年差六十年），圓寂於明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年，另說生於永樂十五年圓寂於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年，見劉義素著中國邊疆民族史七六〇頁註八二），世傳大師臨圓寂時，遺囑其弟子根敦珠巴及凱珠世世以轉生再來的呼畢勒罕繼承衣鉢，前者即第一輩達賴喇嘛，後者即第一輩班禪額爾德尼（參考聖武記卷五），以後世遵此制，積漸而代舊的教派掌握西藏政教大權，至清代光緒初年，達賴喇嘛傳至第十三輩，班禪額爾德尼為第九輩（光緒九年生，十八年在札什倫布寺坐床）。

按照舊例：當前一輩達賴喇嘛圓寂的一年後，西藏的政教負責人即應進行尋覓呼畢勒罕的工作，熱振呼圖克圖既身任攝政，當須積極為此項工作而致力。但人海茫茫，地區廣闊，究如何尋覓，却成一困難問題。不過，依西藏宗教上的解釋：達賴喇嘛生性靈異，當其臨終時即預知其轉生之處，而冥冥中神亦知其所在，故熱振呼圖克圖即根據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臨終時的暗示與降神神的指點以及自己親身夜間觀察神湖所得，派員分三路赴西藏的東北方尋覓，而至青海的一路則由紀倉佛擔任（參閱吳忠信著西藏紀要三九頁熱振的報告文）。最後，據報：在藏地尋得一名，西康尋得一名，紀倉在青海尋得靈童十四名而以在塔爾寺東大澤的祁家拉木登珠（民國二十四年乙亥，農曆六月六日生，父曲却策仁，母朗錯）最為靈異，與藏、康兩地尋得的靈童共三名，均可能為第十三輩達賴喇嘛的化身，但呼畢勒罕只有一名，應在其中確定一人。

清乾隆五十七年頒行金本巴（瓶）掣籤辦法，金瓶有二，一在北京雍和宮，一在拉薩大昭寺，當轉世靈童尋獲後，便齊集一處，擇期書寫各靈童的姓名入瓶掣籤，掣出者便為呼畢勒罕（在北京舉行時則由理藩部尚書親自監臨，在拉薩舉行時則由駐藏大臣親自監臨），坐床後則為正式達賴，而撤銷呼畢勒罕之名。坐床時亦由中樞派大員主持。現十三輩達賴轉世的靈童既經尋得，西藏地方政府乃呈報中央，並請派大員主持。中央據報後，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二十八日令開：

「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喇嘛轉世事宜，此令」（見吳著西藏紀要第十三頁），即在金瓶掣籤時由吳委員長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二人監臨。

吳委員長及隨員等一行，於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一月十五日到達拉薩，獲知所尋得的靈童，僅拉木登珠一名，熱振呼圖克圖遂以代理藏王攝政雲蒸的身份於二十六日具文呈報，歷述尋覓的過程及拉木登珠靈異特著的種種事實，請轉呈中央准予援照九輩及十三輩達賴喇嘛之例，免予入瓶掣籤（見吳著西藏紀要三九頁）。吳委員長乃據以轉呈，旋奉國民政府二十九年二月五日令開：

「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查係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予掣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靈童拉木登珠，遂毋庸掣籤而確定為呼畢勒罕。

三、宴請中央大員暨接受中央冊封

在吳委員長到拉薩後不久，熱振呼圖克圖遂於某日（日期忘記）中午宴請吳委員長於其住所（似為錫德寺），並邀隨員數人作陪，招待殷切，約兩小時餘，賓主盡歡而散。（參見後附照片兩幅）

西藏宴請中央人員，如噶廈等則取內地方式，賓主圍桌而坐，珍饈滿桌，唯不用酒。熱振呼圖克圖宴請中央大員，則仍用其傳統方式，熱振與吳委員長各坐一桌，猶如平劇中的宴客方式，我們隨員則合坐一桌。

此次宴客，為我到拉薩後初次見到熱振呼圖克圖，他給我的印象：年約三十歲左右，聰慧優秀，談吐文雅，確為超群出眾，西藏一卓越人才。

迨二月五日國民政府令准靈童拉木登珠免予掣籤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熱振呼圖克圖遂與吳委員長商定：二月二十二日為舉行坐床大典之日。未坐床前，決先辦中央冊封熱振呼圖克圖一事。

冊封熱振呼圖克圖，中央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以其在藏擔任攝政勳勞至，錫封之為「輔國普化禪師」，頒給冊印，交由護送班禪回藏的專使（先為誠允，後為趙守鈺）帶往辦理，後因班禪回藏未成，竟於二十六軍（一九三七）十二月六日圓寂於青海玉樹，專使乃把冊印繳還蒙藏委員會保存，這次適吳委員長赴藏，遂把冊印帶往，順便辦理冊封儀式。

冊封儀式是於二月十五日上午十時在錫德寺正殿舉行的，其大門的左右兩側，各飼有猛獅一隻，初見時確是驚人。吳委員長屆時前往，熱振呼圖克圖已先在，禮堂中設一案，陳列金冊金印及勳章，吳委員長代表國府主席立案左，隨行人員依次排列，熱振立案右，其所屬僧官，亦依次而立。儀式開始後，熱振先向主席獻哈達致敬，由吳委員長代表接受，隨將印信勳章授予熱振。禮成後，熱振親送至殿外，乃回坐殿中受藏官的道賀。下午，又授給四噶倫勳章，熱振及噶倫等於十七日分別電呈主席林公及委員長 蔣公申謝（見西藏紀要二六、七頁）。

四、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大典

第十四輩喇嘛坐床大典，悉照西藏政教上傳統儀式辦理。西藏自第十三輩達賴喇嘛於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坐床至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已有六十二年之久，人事變遷，遺老甚少，於是一方憑簡冊記載，一方憑少數人的口述，詳加研究，在熱振呼圖克圖的周密考慮下，完成了大典舉行的安排。

大典舉行於二月二十二日（藏曆正月十四日，農曆正月十五日），在此之前一日上午八時許由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員，以最隆重的儀仗迎接呼畢勒罕於達賴夏日別墅（或曰夏宮）的羅布嶺岡，呼畢勒罕乘大型肩輿（至布達拉時改乘小型的肩輿上山），僧俗官員都乘馬護衛於肩輿前後，往觀的僧俗民衆人山人海，途為之塞，沿途鼓樂齊鳴，聲震山岳，場面極為偉大，我們一些較年輕的中央入藏人員亦騎馬前往觀看。約經過兩小時到達布達拉宮，呼畢勒罕遂入內居住，等待次日大典的舉行。

大典的舉行，開始於上午五時，來自各處參加者的大隊人馬，都在半明半暗的光線下向布達拉宮集中。拉薩原有電燈，但強度不夠，坐床的大殿內亦略嫌模糊，而上懸清乾隆帝所書「振錫綏邊」四個金字的匾額，尚隱約可見。

有關坐位的安排，是：呼畢勒罕即達賴喇嘛與吳委員長坐北面南，中央所有的官員與尼泊爾、不丹等國代表坐東面西（英國派有古德為代表，但因坐位問題未參加），達賴父母以低點坐於達賴及吳委員長座位之下（記憶中似為面向東西相對坐），熱振呼圖克圖、司倫（高於噶倫而低於熱振）、各呼圖克圖、僧官（坐於各呼圖克圖之後）坐西面東，各噶倫、功德林札薩，各台吉坐南面北的第一行，其第二行為四品以下俗官及各世家公子。出席參加人數，共約五百餘人。在四面坐位之中，則留一約有百餘坪之空間，以為活動場所。

典禮開始時，首由熱振呼圖克圖起向呼畢勒罕行跪拜禮（三跪九叩），三噶倫繼之。禮畢，熱振立殿之中央，向呼畢勒罕誦經並宣讀疏文，疏文係藏文，內容大抵為報告籌辦及中央核准各項經過，約經十餘分鐘，隨有堪布一人持錦製了銅多爾濟一幅掛於座上，寓長壽不變之意，另一堪布以宗喀巴僧帽（尖頂黃色）加諸其頂，猶如歐洲國王之加冕，從此便除去呼畢勒罕名號，成為正式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法名阿旺羅桑丹增嘉穆錯至宋旺珠爾瞻巴味杯德擺桑布，簡稱丹增嘉錯），於是熱振率各呼圖克圖向之獻哈達及五供，吳委員長及隨行各員亦即進哈達致賀。次再由司倫、噶倫及大小僧俗官吏魚貫而前，敬獻哈達，間有進五供者，很多人且翹首坐前，由達賴乎摩其頂，以示光榮與吉慶。由於人數眾多，約一小時餘始畢。旋有辯經師二人在殿柱兩側互相辯難，隨後有幼童二十餘人，入場舞蹈，手持短鉞，隨着音樂的節奏而進退。繼之，則有進茶進飯各節目，在場人員，亦每人各得熟羊肉一



右上係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忠信應熱振呼圖克圖邀宴之照片。



右下係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忠信接見索康、彭康等三噶倫（左一人為喇嘛噶倫未照出）之照片。

大塊，云係石鍋所煮的，不食者則袖之而歸。上述各節目完畢後，即由另一室運進油炸餅約數百個，堆在殿下，如同山阜，一聲令下，便由平民僕役數十人入殿搶奪，各堪布持木棒、皮鞭亂打，一恃聲音嘈雜，直至搶完為止，云係以熱烈情緒，象徵將來的吉祥。至此，時已九時三十分，遂告禮成。以不滿五歲的達賴，竟能坐了四個半小時，實非常兒所可及。

蒙藏會七十二年度下半年重要施政

蒙藏委員會薛委員長在立法院邊政委員會報告

立法院邊政委員會於五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在該院第四會議室，由召集委員金養浩主席，舉行第七十一會期第二次全體委員會。會後，旋即邀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報告該會七十二年度下半年施政概況，並備質詢。

據本刊記者現場採訪，蒙藏委員會七十二年度下半年重要施政，計有：團結海內外蒙藏同胞、培植蒙藏優秀青年、研究蒙藏現況及增進國人對蒙藏之認識等項。

典禮舉行後，中央各方紛紛致電道賀，達賴亦分別覆電答謝。三月八日熱振暨噶倫等並電呈主席 林及委員長 蔣，懇切的致謝（參閱吳著西藏紀要三四—三六頁）。

五、功成而被迫身退

自十三輩達賴喇嘛圓寂後，熱振呼圖克圖以一身擔負西藏政教問題處理的大任，至十四輩達賴喇嘛的呼畢勒罕之尋覓以迄坐床大典的舉行，其間困難多端，都由於熱振呼圖克圖的辛勤掙扎與籌措，一一把障礙排除，使西藏政教上此一劃時代的大事，終能圓滿告成，其對西藏及第十四輩達賴喇嘛的貢獻，在歷史上自應予以大書特書。惟亦由於其功勳太高，便遭受一般人的忌妒，不屬於熱振的派系及其他不滿意的人們，於是製造謠言，甚至謂熱振營私、舞弊、經商等等，以破壞其在社會上的形象。英國人原是想抓緊西藏入其懷抱，現見熱振呼圖克圖接近中央，自然心存恐懼，所派參加達賴坐床大典的代表古德，因坐位問題拒不出席，可見其意之所向，由是乃大做其挑撥，分化等等惡毒的活動。

民國三十年，西藏地方政府既拒絕中央經西藏察隅藏軍的駐地、修築至印度的中印公路，復拒絕中央經藏由印運物資至重慶的驛途，中央與西藏的關係一時頗不愉快。而熱振呼圖克圖處於四面環攻的情形下，深感藏事難為，遂被迫辭去攝政的職務，舉榮增達札以自代，不問政事。而榮增達札既當權，遂一反熱振之行爲。至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四月，熱振呼圖克圖遭某一噶倫的誣陷，被捕入獄，中央雖迭電囑廈，飭其須維護熱振的安全及佛教的尊嚴，但無效果，到五月八日晨，乃不明不白的突宣告熱振呼圖克圖已圓寂獄中（參閱拙著中國邊疆民族簡史一八九頁）。患病乎？不堪磨折乎？受毒乎？迄無人知。熱振呼圖克圖的生命，雖這樣如迷霧般的結束而其精神與勳業，固永久存在於國史、藏史的記載之中及善良的西藏同胞心靈之內。

記者

識等項。

團結海內外蒙藏同胞
擴展反共愛國活動

海外蒙藏同胞分居歐洲、美國及印度、尼泊爾等地，人數約有十餘萬人之

多，該會為加強聯絡工作，對於海外蒙胞及蒙籍學人、留學生，除由在美國紐約組織之「紐約台北俱樂部」、在歐洲組織之「巴黎台北俱樂部」及「西德台北俱樂部」，隨時策劃進行各項活動外，並於國曆新年期間，派員赴美國各地分別宣慰旅美蒙胞。七十一年四月應邀來台參加致祭成陵大典之達瓦博士，最近獲聘為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於研討美國對遠東事務時，可以提供意見，該會除經常與之密切聯繫外，並商請有關機構按期寄送國內各項書刊，以供達瓦博士參考之用。至於對海外藏胞的聯絡，仍繼續以選擇重點指定聯絡人，或採個別通訊方式為主。去（七十一年）十二月，該會派員赴美，聯絡美、加地區藏胞，並進行邀約西藏宗教人士回國訪問。而對於人數最多的旅印、尼藏胞，則於本年二月委託專人前往聯絡，轉達政府對藏胞關懷之意，並瞭解旅居海外藏胞之生活情形，以便予以適當援助；薩迦教主之胞姊及其家屬杜登旺莫等六人，去年由西藏逃出，流落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因不堪其匪暴政，誓死不返匪區，堅決投奔自由祖國，經薩迦教主一再請求，該會特協調有關單位接運來台定居，已於四月二日抵台。去年來台參加十月慶典之龍布活佛最近在南印度蒙古之戈旦寺，擴建地毯工廠，招收西藏青年，傳播傳統文化，該會特撥款資助其擴廠與興學之需。

對於分批邀請海外蒙藏人士回國訪問活動，蒙藏委員會特配合蒙藏重要紀念節日分別舉辦：

(1) 本年三月十日為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廿四週年紀念日，該會為激發民族反共抗暴意識，特假善導寺依藏俗舉行抗暴英靈追荐法會，並自海外邀請旅美之德松活佛、旅印之龍塔活佛、將波羅會活佛，旅尼之喬林活佛等九人返台主持誦經法會。

(2) 五月三日為中樞致祭成陵大典之期，該會特自美邀約桑布及鮑瑞斯兩先生及自法國邀約葛蘭勒、巴拉吉爾瑪兩女士代表旅外蒙胞參加致祭。

在台蒙藏同胞，蒙藏委員會經常予以照顧，對於其老弱貧苦缺乏謀生能力者，該會按月發給生活補助費，對於疾病傷殘無力就醫者，依其情節發給特別救濟金。

關於蒙藏同胞之固有傳統及禮俗，蒙藏委員會特別予以重視，本年二月十三日為藏曆新年，薛委員長伉儷於十六日中午前往西藏兒童之家，與西藏兒童及隻身在台藏生歡渡春節，除在文殊精舍舉行團拜，分發紅包和新衣給每位藏童外，並以自助餐方式，與藏生歡敘。

培植蒙藏優秀青年

儲備建邊領導人才

蒙藏委員會對於在台蒙藏青年之培育，仍貫徹並充實近年所建立的由求學到就業之一系列措施，舉凡：升學輔導、獎學金補助費發給、報考公費留學考

試，輔導擔任公職、發給就業輔導金等，均循序依法規辦理。

為積極培育蒙藏語文人才，該會繼續補助「蒙文進修班」及「藏文進修班」；此外，並訂定「發給蒙藏語文獎學金實施要點」，將原邊疆問題研究獎學金改為蒙藏語文獎學金，七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業經核定，得獎學生計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社會學系及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等十三名，同時，為使修習蒙藏語文學生能於畢業之後發揮所長，該會特協商考試院於高考中增列邊疆行政一科，以蒙或藏語文為主要必考科目，去年錄取二人，其中已有一人分發至該會服務。

輔導蒙藏青年接受正規教育之外，蒙藏委員會認為輔導蒙藏青年接受技能訓練，以充實其創業條件，改善其生活亦屬當務之急，目前尤以旅居印度、尼泊爾西藏難胞青年較感迫切需要，已由該會駐印、尼聯絡人員洽選年在十六歲以上卅五歲以下，身心健康，具相當於中等學歷、精通英語，而志願返國學習謀生技能者六人，預定於五月底接運回國，七月一日開訓，修習汽車修護，由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職業訓練所統一代為訓練。

為儲備復國建邊之蒙藏人才，該會積極調查國內外學與在職之蒙藏人士，其所學或工作與科技有關者，登記建檔。行政院於三月間通過「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人才方案」擬於近期内派員赴海外訪問我國旅外之科技人才洽聘返國服務，該會即將海外蒙藏籍科技人才王紹瑚等九人之調查資料列表函報行政院，已由院轉交主辦機關參酌運用，該會並將介紹經過函告各被介紹人。

策進大陸蒙藏地區宣傳

推動蒙藏問題研究

蒙藏委員會隨時針對蒙藏地區匪情，向中央廣播電台提供蒙藏語廣播稿件，並將政府重要文告，摘譯為蒙藏文，協調心戰單位製作傳單，俟機空飄蒙藏地區。

為積極研究蒙藏地區演變實況，該會除蒐購國內外有關蒙藏地區匪情報刊雜誌，如匪「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大公報」、「人民畫報」及國內情報機關編印之「共匪廣播輯要」、「共匪地方廣播」、「莫斯科華語廣播輯要」等報刊外，近又委託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加強蒐購日本出版或經銷有關蒙藏方面之各種資料，以供該會研究參考之用。

為充實工作參考資料，蒙藏委員會正編印「蒙藏資料叢刊」，分別由該會職員及會外專家執筆，目前已編印完竣者計有「中共之少數民族政策」、「蒙藏同胞在海外」、「蒙藏籍中央民意代表」等三種。此項叢刊專供蒙藏會職員或專題研究學者參考，不對外發行人，其中資料亦將隨實際情況之變動而適時修正。

促進國人瞭解蒙藏地區

蒙藏地區地處邊陲，一向為國人所忽視，為增進國人對蒙藏之認識、瞭解、進而關懷，蒙藏委員會特別籌劃若干工作：

(1) 協助製作「變色的香格里拉」：為喚醒世人認清共產黨一切統戰都是詭言、一切承諾皆不可靠，該會特以西藏之遭遇為前車之鑑，協助中華電視公司製作三台聯播節目「變色的香格里拉」，揭穿中共的「西藏模式」——「滲透分化」、「和平統戰」、「軍事控制」、「血腥鎮壓」等一貫伎倆。

(2) 舉辦「蒙藏掌故講演會」：該會所舉辦之一系列「蒙藏掌故講演會」，截至本年（七十二）年五月初已舉辦二十次，七十二年度下半年共舉行五場，分別為：札奇斯欽教授之「成吉思汗的為人和他的戰略」，（本次講演會特別假國立台灣大學校總區學生活動中心大禮堂公開舉行，參加者計有台大、師大、文大師生及社會人士二百餘人）；該會委員史秉麟先生之「蒙古盟旗的過去和現在」及「對於蒙古盟旗組織法之探討」、歐陽無畏教授之「西藏佛教」及台大教授陳捷先先生之「清初滿蒙關係」。所有講演資料，該會均已紀錄整理，或刊登於「蒙藏通訊」上，或留待日後彙編為叢刊，作為工作之重要參考資料。

匈奴與王莽及東漢之和戰

一、匈奴與王莽當政後之關係

漢朝自元帝之後，宦官漸次當權，宦官當權之結果，必然為外戚秉權鋪路，王莽亦為外戚，乃元帝皇后之侄，成帝即位後五年，王氏一門封五侯，王莽虛偽矯飾，故作謙恭下士狀，博取時譽，漸為士林所重，權臣所稱，後封為新都侯，更於成帝綏和元年（西元前八年）出任大司馬，時王莽年僅三十八歲。漢哀帝初立（西元前六年），王莽曾矯飾遜位，至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復徵王莽，至元壽二年復為大司馬，且領尚書事，朝政幾皆取決於王莽。

王莽欲示媚於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諷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令遣王昭君之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既至京師，漢對之賞賜甚厚，此事在烏珠留若鞮單于之第十年（西元二年），亦即漢平帝元始二年。

同年，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往來較近，漢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之

(3) 編印「蒙藏知識叢書」：為增進全國各族同胞、青年學生對蒙藏情況之瞭解，該會所編印的「蒙藏知識叢書」，除「蒙藏概況」、「蒙藏民族史略」已於去年印行外，目前又出刊「成吉思汗傳」，並已分送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圖書館，計約二千餘冊。此外，該會所印行之蒙藏基本叢書「清代邊政通考」及「蒙古游牧記」，亦於最近分贈各界，以供參閱。

(4) 協商舉辦「蒙藏文物特展」：為促使國人對蒙藏文物之認識，蒙藏委員會特與故宮博物院洽商，配合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廿四週年紀念日及中樞舉行致祭成陵大典之期，自三月一日至五月底止舉辦「蒙藏文物特展」。該會並於上述兩節日備車接送在台蒙藏同胞前往參觀。

本年三月十日該會與本刊合作，發行紀念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廿四週年紀念特刊，除在會場發送外，並寄贈全國高中以上學校圖書館，以喚起青年對西藏反共抗暴史實之認識。

薛委員長報告完後，分別由陶鎔委員、劉錫五委員、吳雲鵬委員、黃雲煥委員、白大誠委員、盧宗濂委員、杭嘉驥委員提出質詢，由薛委員長綜合答覆。會後，並觀賞蒙藏委員會所提供之蒙藏現況錄影帶——長城外，此項錄影帶係描述長城以北蒙胞生活概況，與會委員情緒至為熱烈，並對大陸蒙胞生活之低落深表感嘆。

學 銚

，車師後王姑句認以大道供漢使者用，有所不便，而徐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遂召姑句使證之，姑句不肯，徐普乃繫之，姑句妻股紫陳謂姑句曰：「前車師前王為（漢）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於匈奴。此時又有婁寇國王去胡來王唐兜與赤水羌相寇，唐兜不勝，向漢西域都護告急，都護但欽按兵不動，並未適時加以救援，唐兜困急，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逃降匈奴；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均受之，並將之置為左谷蠡地，於是遣使於漢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

漢廷獲知此事，即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等使匈奴，責讓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烏珠留若鞮單于則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單于名囊知牙斯，依漢俗自稱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

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漢使者則稱：「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亡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烏珠留若鞮單于乃叩首謝罪，將姑句及唐兜二人交付漢使者，漢乃詔使中郎將王萌待於西域都奴（谷名）界上，單于亦遣使送韓隆等歸，並為姑句、唐兜二人請罪於漢，冀漢能赦其罪，使者以聞，王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欲以懲後，使不敢叛漢，王莽此舉，忒亦狠毒無比。

此外，王莽更造設以下四項限制，令匈奴皆不得接受，此四項限制厥為：

一、中國人亡入匈奴者，

二、烏孫亡降匈奴者，

三、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

四、烏桓降匈奴者。

王莽又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等使匈奴，頒發上列四項限制，併漢天子函中交付烏珠留若鞮單于，令其奉行，並將漢宣帝呼韓邪單于為約束「自長城之南天子有之，長城之北單于有之」之函收回，易以新設之四項限制。

王莽又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諷匈奴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烏珠留若鞮單于從之，因上書曰：「幸得稱藩臣，竊樂太平盛制。臣故名囊牙斯，令謹更名曰名。」王莽由是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加賞賜，王莽之虛偽矯飾，食古不化，於此可見。

王莽既頒四條後，漢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嗣後無需向匈奴交繳皮布稅，匈奴以此乃行之有年之故事，故遣使責烏桓，應繼續繳此項皮布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買販者皆隨匈奴使者前往烏桓。烏桓拒之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將烏桓酋豪縛而倒懸之，酋豪諸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匈奴婦及馬牛，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聞之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略烏桓人民，驅烏桓婦女弱小千餘人以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之被掠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其財畜，而將人留之不遣；匈奴此舉皆受漢護烏桓使者乖張措施所引起。

未幾王莽篡位立國為新，年號建國，於建國二年（西元十年）亦即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之第十八年，王莽遣五威將王駿、帥甄阜、王鳳、陳饒、帛敝、丁業六人，多携金帛，使於匈奴，重遣單于金帛，告以王莽代漢而立情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王莽更易之印印文則為：「新匈奴單于章」王莽使者以新印授單于，並令單于交還舊印，單于正欲將舊印交還時，其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

單于止，不肯交出舊印，乃請王莽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使者奉酒，五威將又曰：「故印絃當以時上。」單于又欲將舊印交出時，其左姑夕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絃奉上，五威將受著新絃，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右帥陳饒謂諸將帥曰：「羣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其餘將帥尚在猶豫時，陳饒乃燕人，性果悍，即引斧椎壞故印。次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告五威將帥曰：「漢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帥示以已破壞之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帥所自為破壞，單于宜奉天命，奉新室之制！」右骨都侯當將此情況告單于，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新室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五威將帥入新室致謝，並上書求故印，將帥還，王莽悉封五威將為子、帥為男，獨陳饒本為帥，以破璽之功，封為威德子。

五威將帥還經匈奴左犁汗王威所居地，見烏桓民衆甚多（即前所掠自烏桓者），以問左犁汗王，咸具實以告，五威將帥告之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左犁汗王威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左犁汗王威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五威將帥將帥不敢議決，乃報朝廷，詔報從塞外還之。

當王莽派夏侯藩向匈奴表示漢欲得斗地，而烏珠留若鞮單于婉予拒絕後，後匈奴依例向烏桓繳皮布稅，漢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曰嗣後無需向匈奴納稅，匈奴乃寇掠烏桓人民，爨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匈奴單于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前所略烏桓人民為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據狀以聞；王莽乃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憚於供給新室軍隊過境之勞費，謀逃入匈奴；新室西域都護但欽知其謀，乃召須置離斬之，須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遂將須置離衆二千餘人逃降匈奴。

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受狐蘭支之降，並遣兵與狐蘭支共擊車師，殺車師後王城長，擊傷新室西域都護司馬，匈奴及狐蘭支兵獲勝後，安全返還匈奴。

當時新室所派西域戊己校尉刁護病，其史（官名，即校尉之史）陳良、終帶、司馬之丞韓玄、右曲侯（新室之制，軍分左右部，部下有曲，曲設侯）任商等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大侵，要死（言匈奴如來侵，皆當死），可殺校尉，帥人衆降匈奴。」議罷，遂殺刁護及其子男、昆弟，盡膏略戊己校尉所屬吏士、男女二千餘人降匈奴，匈奴單于封陳良、終帶為烏貲都尉（漢書匈奴傳作「烏桓都將軍」，但同書西域傳則作「烏貲都尉」）

，今從通鑑。），在單于庭，韓玄、任商留匈奴南將軍所，所帶來人衆別置零吾水上田居。

漢朝自宣帝甘露年間，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漢後，六十餘年來，未曾有事於邊陲，而境內亦稱安定，未有兵戎之舉，國家累積漸豐，此時王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於匈奴，乃更名匈奴單于爲「降奴服于」，並下詔遣立國將軍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其人選及出兵路線略如下述：

五威將軍苗訴、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

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萌出雲中。

振武將軍王嘉、王狄將軍王萌出代郡。

相威將軍李琴、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

誅貉將軍楊俊、討濊將軍嚴尤出漁陽。

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

此外另有偏將、裨將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輸衣裘、兵器、糧食，自負海江、淮以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先至者屯邊郡，俟其餘到齊後，一併出擊，窮追匈奴，向北至於丁零，將匈奴國土、人民分爲十五部，並欲立呼韓邪單于子孫十五人皆爲單于。

次年（西元十一年），亦即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之第十九年，王莽遣中郎將關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餘，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皆拜爲十五單于。關苞、戴級遣使者及通匈奴語者出長城外，誘呼匈奴左犁汗王威，及其子登、助等三人至塞下，既至則脅拜威爲孝單于，助爲順單于，皆厚加賞賜，並將助、登傳送至長安。王莽封關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戴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

烏珠留若鞮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乃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從此之後匈奴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者萬餘人、中者數千人、小者數百人，殺新室雁門、朔方太守、都尉，掠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新室緣邊虛耗至鉅。

當時新室諸將尚在邊境，惟大衆未集，是以未敢出擊匈奴；討濊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

，東援（引也）海、代（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虛，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鍬、薪炭，重不可勝，食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達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蹙擊，且以創艾胡虜。」奈何王莽剛愎自用，不聽嚴尤之諫，轉兵運穀如故，於是天下騷動。

匈奴左犁汗王威受新關苞、戴級之誘脅，以之爲孝單于後，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烏珠留若鞮單于，單于更之爲於栗置支侯，此侯乃匈奴之賤官。後其子助病死，王莽以其另子登代助爲順單于。

次年（西元十二年），亦即烏珠留若鞮單于之第二年，王莽建國四年，新室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堡，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帥吏士、略人民、驅畜產去者甚衆，陳欽等捕得匈奴俘虜加以驗問，皆稱來寇新邊者係（孝單于）左犁汗王威（後改爲於栗置支侯）之子角及其部衆所爲，於是陳欽等將情況告於王莽，王莽乃大會在長安之諸夷，斬左犁汗王威子登（王莽以之爲順單于）於長安。

匈奴之問本已數十年相安無事，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王莽篡漢，胡作非爲，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頗多，又五威將軍等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新室北邊虛空，野有暴骨，一片荒涼景象。

同年（西元十二年），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薨，綜計其在位二十一年（西元前八年至西元十二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此人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夫婿，伊墨居次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於栗置支侯戚厚善，見威先後爲新室王莽所拜爲孝單于，故遂立威爲烏累若鞮單于。

烏累若鞮單于既立，乃以其弟與爲右谷蠡王；而先單于烏珠留若鞮之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嗣因烏珠留單于以左賢王數死，不祥，乃更易命左賢王爲護于，蘇屠胡爲護于，欲傳之以國，會烏累若鞮單于立，渠怨烏珠留單于貶其左犁汗王號爲於栗置支侯，至是乃貶護于蘇屠胡爲左屠耆王。烏累若鞮單于立後，右骨都侯須卜當及其妻伊墨居次云（王昭君女）遂勸單于和親。至烏累若鞮單于之第三年（西元十四年），亦新王莽天風元年，單于遣人至西河虎猛縣制虜塞下，告新守塞吏云：「欲見和親侯。」按此時新室和

親侯爲王欽，而王欽者，王昭君兄子也。新中部都尉以聞，王莽乃遣王欽、王欽之弟都騎尉、展德侯颯使於匈奴，賀烏累若鞮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新使者始言單于子登尚在（其實王莽已將登斬於長安），因求前降匈奴之陳良、終帶等，烏累若鞮單于乃盡將陳良等二十七人皆械檻交新室使者，並遣其右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王欽、颯，既至長安，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

當時新室緣邊饑饉，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建言曰：「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則進言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王莽壯其言，以韓威爲將軍，然亦采如普之言，徵還諸將將在邊者，免職雖將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鎮都尉諸屯兵。

烏累若鞮單于貪王莽賂，在表面上依以往事漢之態度事王莽，但在暗中依然寇掠如故。及至匈奴派入新室之使還，知其子登，早爲王莽斬於長安，對新室室爲怨恨，遂從左地入寇不絕，新室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威初立持國，威信尙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王莽亦無可如何，乃復發軍屯。

烏累若鞮單于既與新室和親，乃於其第四年（西元一五年），亦即新室王莽天鳳二年，向新室求其子登屍，王莽欲遣使送登屍，恐單于怨恨，加害於使者，乃收前言當誅待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罪殺之，王莽並選歸士濟南人王咸爲大使；同年五月，王莽又遣和親侯王欽與王咸等送匈奴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烏累若鞮單于則遣伊墨居次云、右骨都侯須卜當及其子大且渠須卜奢等至塞迎之。

新室使王咸等至單于庭，盛道王莽威德，王莽亦多贈單于黃金、珍寶，並游說匈奴改其稱號，號匈奴爲「恭奴」，單于爲「善子」，賜印綬，封骨都侯須卜當爲後安公，其子須卜奢爲後安侯，烏累若鞮單于貪王莽金幣，故曲從聽之，然寇盜如故。

烏累若鞮單于立七年薨（西元一二年至西元一八年，漢書作立五歲死，誤），弟左賢王興立，是爲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興既立爲單于，貪新室賞賜，遣大且渠須卜奢與伊墨居次云女弟之子醯犢王，俱奉獻至長安，王莽遣和親侯王欽與須卜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伊墨居次云及須卜當會，其時王莽欲誘須卜當夫婦至長安，新室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王莽不聽，因以兵脅迫須卜當及伊墨居次云夫婦，將至長安，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須卜當既至長安，王莽拜之爲須卜單于，欲遣嚴尤與廉丹擊匈奴，並皆賜姓徵，號二徵將軍，令誅匈奴呼都而尸

道泉若鞮單于，以立須卜當，二徵將軍出車城西橫斷，未幾，嚴尤素有智略，深以王莽之攻伐四夷爲非，曾數諫不聽，及須卜當至長安，廷議時，嚴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後，先憂山東盜賊。」王莽大怒，策免嚴尤之職。匈奴單于得悉以上情況乃大怒，並入北邊爲寇。

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之第四年（西元二十一年），亦即王莽地皇二年，王莽又轉天下穀帛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同年匈奴須卜當病死，王莽以其庶女捷（漢書作任，食邑於陸遂，故又作陸遂任，今從通鑑）妻須卜奢（須卜當子），並進爵爲後安公，其所以尊寵之甚厚者，王莽欲爲之出兵而立之爲單于也。會莽敗，伊墨居次云及須卜奢亦死，其事遂寢。

綜計自王莽秉政以至篡漢立新，二十餘年間，對匈奴事務之處理，倒行逆施，奸詐詭謀無所不用其極，宜乎數十年間之和平關係，爲之摧毀。

二、南北匈奴之分立及其與東漢初期之關係

王莽敗死後，淮陽王更始立，更始二年（西元二十四年），亦即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之第七年，更始遣中郎將歸德侯劉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並護送伊墨居次云、須卜當餘親屬、貴人、從者還匈奴，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見中國內亂，遂頗驕傲，謂陳遵、劉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陳遵與辯解，單于終此語，其時中原鼎沸，終無可奈何。

次年（西元二十五年）更始敗，東漢光武帝立，建元建武元年，東漢初立，內部尙未統一，實無力以言邊事，先是在安定（故城在今甘肅涇川縣北）、三水（當今甘肅固原縣北）間，有盧芳者，居左谷中，詐稱爲漢武帝曾孫，冒名劉文伯，並稱：「曾祖母，匈奴渾邪王之姊也！」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年，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稱亂，淮陽王更始時至長安，更始徵之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後更始敗，三水豪傑共擁立盧芳爲上將軍、西平王，並派使與匈奴、西羌結和親，以壯大聲勢；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則以爲：「漢氏中絕，劉氏來歸（盧芳冒稱劉文伯），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其句林王將數千騎迎盧芳兄弟入匈奴，立之爲漢帝，以盧芳弟程爲中郎將，乃將胡騎還入安定。

此後數年東漢忙於統一內部，無暇有事於邊陲，匈奴乃趁劫掠東漢邊境郡縣，東漢亦無可奈何。至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之第十二年（西元二十九年），亦即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東漢派郭伋爲漁陽太守，郭伋承離亂之餘，以養民訓兵爲務，開示威信，盜賊固已銷散，匈奴亦不敢復來，郭伋在職

五年，境內安定，戶口倍增。

次年（西元卅年），匈奴與盧芳時寇東漢邊地，東漢光武帝乃令歸德侯劉瓛使匈奴以修舊好，匈奴亦遣使於東漢。東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但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驕踞，以冒頓自比，對東漢使者辭語悖慢，不過東漢光武帝仍待之如故。

初使命常通，但匈奴數與其所立之「漢帝」盧芳，共侵東漢北邊；至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之第十七年（西元卅四年），亦即東漢光武帝建武十年，東漢與漢又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以擊買覽，匈奴曾以數千騎救之，戰之於雁門郡之平城，匈奴不敵走之。後二年（西元卅六年），盧芳又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東漢邊郡，東漢光武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邊，治飛狐道（地當今河北省涿源縣北），築亭障、修烽燧，曾與匈奴、烏桓大小數百戰，終不能克匈奴。次年（西元卅七年），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盧芳降於東漢，盧芳知之，乃與十餘騎逃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隨昱降東漢，光武帝封之爲饒胡侯。匈奴於同年寇東漢河東郡；此後幾連年寇東漢邊郡。

匈奴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之第廿二年（西元卅九年），亦即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匈奴又掠東漢邊郡，東漢邊地州郡不能禁，東漢光武帝乃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匈奴，於是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對東漢構成威脅，東漢乃增緣邊軍力，每部各數千人。

同年冬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地當今山西高陽縣西北），東漢乃使揚武將軍馬成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奴，馬成使騎都尉張堪率兵擊破匈奴於高柳，東漢乃拜張堪爲漁陽太守，在張堪任漁陽太守八年間，匈奴懾於張堪威名而不敢犯塞。

東漢於此時欲以厚祿求得盧芳，匈奴知之，貪得東漢財帛，乃遣盧芳降東漢，盧芳乃使閔堪請降於東漢，盧芳自陳降漢係屬本意，並思望闕庭，東漢乃立爲代王，閔堪爲代相，並詔盧芳朝東漢明（西元四十一）年正月，盧芳既係自願降東漢，東漢於匈奴自無所賞，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盧芳雖降東漢，但自昌平返後，內自疑懼，於西元四十二年又反東漢，與閔堪相攻數月，匈奴遣百騎迎盧芳出塞，自是盧芳留匈奴十餘年，死於匈奴。

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之第廿七年（西元四十四年），亦即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匈奴寇東漢上黨、天水、遂至扶風，同年冬再寇上述三地，殺略鈔掠甚衆，東漢北邊無復寧歲。是時東漢馬援自請擊匈奴，光武帝許之，使出屯襄國（地當今河北省邢台縣西南），但據後漢書及資治通鑑，馬援雖

屯軍襄國，但並未與匈奴有所接觸。

次年（西元四十五年），匈奴又與烏桓、鮮卑連兵寇東漢，東漢馬援雖率軍抵抗，但無功而還；同年冬，匈奴寇東漢上谷、中山，東漢無力反擊。匈奴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立廿九年薨（西元四十八年至四十六年），其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復死，由烏達鞮侯之弟左賢王蒲奴立，號蒲奴單于，其時匈奴境內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過半，蒲奴單于畏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東漢光武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是否准其和親之請，史傳無徵。是時烏桓見匈奴連年旱蝗，人畜死耗過半，國勢大弱，乃乘機擊匈奴，匈奴不敵，乃北徙數千里，於是漠南空虛，東漢乃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並以幣帛招降烏桓。

初，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立時，其弟右谷蠡王智牙師（王昭君之子）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者，依匈奴俗，乃單于之繼承者，但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欲傳位於其子，乃殺智牙師。烏珠留若鞮單于有子曰比，爲右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瀾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瀾。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蒲奴單于立，比益恨怨，密遣漢人郭衡率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朔，遂勸蒲奴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到，知比之謀，逃去，蒲奴單于遣萬騎欲擊比，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至是匈奴本身呈分裂之勢，其時爲蒲奴單于立之第二年（西元四十七年），亦即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

次年（西元四十八年），匈奴南邊八部大人共議立右蠡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祖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取「呼韓邪」之號，乃款五原塞，致書東漢稱願永爲藩蔽，捍禦北虜，東漢光武帝以其事下公卿議，議皆以爲：「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但五官中郎將耿種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捍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光武帝從之。同年冬，此遂立爲呼韓邪單于。從此匈奴分爲南北，呼韓邪單于所領者爲南匈奴，蒲奴單于所領者爲北匈奴。

次年（西元四十九年），東漢遼東太守祭彤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其擊匈奴以立功，祭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北）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北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與北匈奴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北匈奴衰弱，一時東漢邊無寇警。

同年春，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比之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匈奴蒲奴單于之弟黃鞬左賢王，生擒之，由是北匈奴震怖，又向北撤退千餘里，北匈奴之黃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歸南匈奴。同年三月，南匈奴呼韓

邪單于比復遣使詣闕貢獻，求東漢派遣使者以爲監護，並遣子入侍，重修漢宣帝時之舊約。

次年（西元五十年），東漢遣中郎將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南匈奴王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呼韓邪單于比伏拜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者曉東漢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護衛之。同年夏，前自匈奴逃歸南匈奴之薁鞬左賢王，復將其衆及南匈奴之韓氏骨都侯、當子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郎氏骨都侯及栗籍骨都侯等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叛歸北匈奴，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爲單于，僅月餘，即起內鬩而自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薁鞬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

同年秋，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比遣子入侍，東漢光武帝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甲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贈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東漢則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關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等八郡人民歸於本土。

同年冬，前歸北匈奴之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匈奴蒲奴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比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東漢光武帝復詔南匈奴徙居西河美稷，又派段彬、王郁留西河以保護南匈奴，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西河美稷；此外，又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比，多屯夏龍，自後以爲常。

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比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東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南匈奴諸部王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匈奴蒲奴單于由是惶恐，頗歸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健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北匈奴之勢，不如東漢遠矣！

次年（西元五十一年），北匈奴蒲奴單于之第六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比之第四年，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至東漢之武威，向東漢求和親，東漢光武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建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光武帝然太子之說，遂告武威太守勿受北匈奴使。

次年（西元五十二年），北匈奴又遣使於東漢、貢馬及裘，更乞和親，並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東漢光武帝下三府（指太尉、司徒、司空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

「臣聞孝宣皇帝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棄草莽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犢丸一、矢四發，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賚。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請參看資治通鑑）

班彪之議，東漢光武帝悉採納之，對北匈奴欲求和親一事，未有答復，似乎「和親」一詞，並非專指娶東漢公主而言，而含有「和平親善」之義。

此後數年，南、北匈奴與東漢之間，大體均在和平中渡過，與東漢均互有來往，如在東漢光武帝建武廿九年（西元五十三年），東漢贈南匈奴羊數萬頭，卅一年（西元五十五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但未遣使者。至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比之第九年（西元五十六年），呼韓邪單于比薨，東漢遣中郎將段彬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護衛之。呼韓邪單于比既薨，由其弟左賢王莫立，是爲丘浮尤鞬單于，東漢光武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緹帶各一，又贈綵四千匹，以爲新單于賞賜諸王、骨都侯之用，此種鎮慰賞賜成爲其後單于薨，用祭慰賜之常例。

南匈奴丘浮尤鞬單于立一年薨（西元五十七年），由其弟汗立，是爲伊伐於慮鞬單于，東漢用祭慰賜如前例。丘浮尤鞬單于又薨於西元五十九年，由呼韓邪單于比之子適立，是爲諡僮尸逐侯鞬單于，時爲東漢明帝永平二年

。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降於東漢。

此後三年，南、北匈奴與東漢未有重大事故，至南匈奴諡僮尸逐侯鞬單于之第四年（西元六十二年），亦即東漢明帝永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匈奴單于率兵擊却之，東漢西河長史馬襄赴援，北匈奴乃引兵去。

南匈奴諡僮尸逐侯鞬單于立之第五年（西元六十三年），由丘浮尤鞬單于子蘇嗣立，是爲丘除車林鞬單于，僅數月又薨，由諡僮尸逐侯鞬單于之弟長嗣立，是爲湖邪尸逐侯鞬單于。

當時北匈奴勢尚盛，數寇東漢邊郡，東漢頗以爲憂，會北匈奴單于欲與東漢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

按南匈奴之附東漢，初，東漢大司農耿种，爲防南匈奴逃亡，曾建言應置度遼將軍于五原以監護之，但朝廷不允；及至南匈奴獲悉東漢與北匈奴互有使節往還，南匈奴之須卜骨都侯懷嫌怨，欲畔，乃密使人詣北匈奴，令遣兵來迎，會東漢越騎司馬鄭衆出使北匈奴，出塞外，見情狀有異，伺候之，果得南匈奴須卜骨都侯之使人，乃向朝廷上言曰：「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東漢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故城在今綏遠境內黃河北之烏喇特旗）。鄭重既至北匈奴單于庭，北單于欲令鄭衆跪拜，鄭衆不爲屈，北單于乃派兵圍守鄭衆營地，閉之不與水火，鄭衆自誓以死，不爲北單于所屈，北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鄭衆還報東漢京師，此事在南匈奴湖邪尸逐侯鞬單于之第三年（西元六十五年），亦即東漢明帝永平八年；此時北匈奴單于世系已無文獻足徵，無法以之紀年。

北匈奴雖遣使通好於東漢，但對東漢邊郡依然寇鈔不息，致邊城晝閉，東漢明帝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書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匈奴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係指西域三十六國而言）；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便窺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其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東漢明帝不採其議，復遣鄭衆往使北匈奴，鄭衆又上言曰：「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悲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臣服，將有損大漢之強。」明帝不聽，鄭衆不得已，乃往使北匈奴，在途中仍上書固爭之，詔切責鄭衆，追之還，繫廷尉，會赦，還家。其後東漢明帝接見北匈奴使者，始知悉鄭衆與北匈奴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鄭衆爲軍司馬。

此後七年（西元六十五年至七十二年），南、北匈奴與東漢大致無甚重

大事故發。

三、北匈奴與東漢在西域之競逐

南匈奴湖邪尸逐侯鞬單于之第十年（西元七十二年），亦即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東漢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北匈奴，明帝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竇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耿秉、竇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覺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疑即今之祁連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析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東漢明帝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明帝亦從之。

同年十二月，東漢以竇固爲奉車都尉、耿秉爲駙馬都尉；以耿忠爲竇固之副，以騎都尉秦彭爲耿秉之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以爲擊北匈奴之預。

次年（西元七十三年）二月，東漢以太僕祭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匈奴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以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北匈奴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在今新疆省鎮西縣西北，今名巴爾庫勒泊），取伊吾盧地（地當今新疆哈密縣），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城。耿秉、秦彭擊北匈奴匈奴林王（匈奴林王或作匈奴林王），絕漢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水上，北匈奴聞訊奔走，而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所派之左賢王信相處不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一小山，左賢王信妄言以爲涿邪山，不見北匈奴兵而還。祭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罪，下獄，旋赦免，祭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而死。此後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

同年（西元七十三年），竇固營中之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班超等一行至鄯善，鄯善王廣奉班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班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班超則曰：「此必有北虜（按指北匈奴）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鄯善王所派侍者，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者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班超乃禁閉侍者，悉會其所屬

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其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班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其衆官屬曰：「當與從事（按指郭恂）議之。」班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至夜，班超遂率吏士往奔北匈奴使者營，會天大風，班超令十人持鼓藏北匈奴舍後，約曰：「一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驚，夾門而伏。」班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北匈奴衆大驚，班超手刃三人，吏兵斬北匈奴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餘人皆燒死，明日乃還，將此事經過告從事郭恂，郭恂大驚，既而色動，班超知其意，舉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郭恂乃悅。班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北匈奴使者首級示之，鄯善王廣震怖，班超告以東漢威德，並令鄯善「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鄯善王廣叩頭曰：「願屬漢，無二心。」遂以其子爲質於東漢。

班超既返，乃將經過情形白寶固，寶固大喜，將班超之功奏明東漢明帝，并求更遣使使西域，東漢明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

班超既復使西域，至於于闐，其時于闐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其國，班超既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騾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其相私來比就班超請騾馬。班超已密知其狀，報許之，但須令巫者自來取馬；有頃，巫至，班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輾谷數百，以巫首送廣德，並責讓之。廣德素聞班超在鄯善誅滅北匈奴使者事，大惶恐，即殺北匈奴所派監其國者而降東漢，班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鎖撫焉。於是西域諸國皆遣子入侍於東漢，西域與漢絕六十五年，至是乃復通焉。

以上班超在西域之事，乃東漢大舉伐北匈奴之前奏，亦師事前漢之欲伐匈奴，必先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者然。

北匈奴在西域鄯善、于闐兩度爲東漢使者班超所乘，西域復通於東漢，心乃大不甘，遂於同年（西元七十三）年大舉入寇雲中，東漢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廉范不許，會月暮，廉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如十字形，三頭燃火，手持一端，使敵入望之，疑兵士之多，北匈奴果然不知是計，以爲東漢救兵已至，大驚，待旦將退，廉范令兵士提前就食，然後出擊，斬北匈奴數百人，北匈奴兵士自相蹈藉而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此後十餘年，東漢與北匈奴互爭在西域之領導權，按王莽之時，倒行逆

施，西域叛離，漸入於匈奴之手，在班超出使鄯善前，西域與漢絕者，凡六十五年，至東漢明帝時，既欲伐北匈奴，則必須先取得在西域之領導權，故於東漢明帝十七年（西元七十四年），班超再赴西域，至疏勒，遣其屬吏田慮、趙博由龜茲王所立之疏勒王兜題，按龜茲王則爲北匈奴所立，班超乃更立疏勒故王兄子忠爲疏勒王，其國人於是大悅，自是疏勒附於東漢。

同年冬十一月，東漢遣車都尉寶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擊西域，經服車師前、後王。次年（西元七十五年），北匈奴見車師失於東漢，乃遣其左谷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東漢西域戊校尉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往救之，皆爲北匈奴所殺，北匈奴遂破車師後王安得，並向戊校尉所屯之金蒲城（今新疆迪化），耿恭以毒藥附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北匈奴兵士之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北匈奴兵士被殺傷者甚衆，頗爲震怖，彼此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車師之圍雖解，但焉耆、龜茲則攻沒東漢西域都護陳睦，北匈奴則圍東漢西域已校尉關寵於柳中城，此時恰逢東漢明帝薨，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北匈奴聯兵共攻東漢西域戊校尉耿恭，耿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耿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北匈奴單于知耿恭已困，欲必降之，乃遣使招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耿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北匈奴大怒，更增兵圍之，但不能下。

關寵上書東漢朝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第五爲姓）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則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東漢章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共七千餘人以救之。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地當今新疆吐魯番縣西），斬殺北匈奴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東漢。此時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時有耿恭軍吏范羌者，適在軍中，堅持應解救耿恭之圍，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范羌，使其自行前往解救，范羌從山北迎耿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金蒲城中耿恭等衆夜聞兵馬聲，以爲北匈奴來攻，大驚，范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次日，遂相隨俱歸，北匈奴兵迫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廿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

，僅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耿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並上疏奏曰：「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耿恭至雒陽，拜爲騎都尉。

東漢章帝即位之後，曾於建初元年（西元七十六年），就東漢西域政策有所討論，校書郎楊終上疏曰：「聞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意欲退出西域，以節民力，司空第五倫亦附其說，但司徒鮑昱、牟融等則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輿。」楊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樓蘭即鄯善，班超在此），久而未還，非天意也。」東漢章帝終採楊終之建議，決定不與北匈奴競逐西域。

及至耿恭自西域還，東漢章帝乃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並徵還班超。班超既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刎。班超還至于賁，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一扈班超馬脚不得行，班超亦欲遂其立功西域之本志，乃更還至疏勒，時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國（今新疆烏什縣）連兵，班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同年（西元七十六年）秋，北匈奴梟林溫馬續王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匈奴與邊郡及烏桓兵共擊破之。是歲南匈奴大饑，東漢章帝詔稟給之。

此後數年南、北匈奴與東漢皆無甚事端發生，至東漢章帝建初五年（西元八十一年），亦即南匈奴朔方郡逐侯靬單于之第十八年，東漢班超欲遂其平定西域之功，乃上疏請兵，疏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寔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復者百分之二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卅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

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章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時有平陵人徐幹上疏，願奮身佐班超，章帝遂以徐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班超。

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率兵至，班超遂與徐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力，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章帝納其言。

至東漢章帝建初八年（西元八十三年），亦即南匈奴朔方郡逐侯靬單于之二十一年，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皆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餘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

東漢章帝元和元年（西元八十四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孟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匈奴乃遣其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東漢貿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爲官設邸，賞賜待遇之。南匈奴聞之，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北匈奴牛馬，驅還入塞。

又次年（西元八十五年），南匈奴朔方郡逐侯靬單于立二十三年薨，由前單于伊伐於慮鞬（汗）之子宣立，是爲伊屠於閼鞬單于。同年，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時爲東漢章帝元和二年。

同年冬，南匈奴伊屠於閼鞬單于遣兵千餘人獵於涿邪山，與北匈奴溫馬續王遇，因而發生戰爭，南匈奴單于獲勝，據後漢書載斬北匈奴溫馬續王首級。時東漢武威太守孟雲上言曰：「北虜以前旣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章帝乃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以爲當與之。鄭弘因大言激厲桓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桓虞亦延叱之，第五倫及大鴻臚章彪皆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鄭弘等，鄭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義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章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長百川者，以其下也。少加屈下，尙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之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參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四、東漢伐北匈奴

又次年（西元八十七年），南匈奴伊屠於閭鞮單于之第三年，亦即東漢章帝元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北匈奴優留單于（優留單于是否接清奴單于？以文獻無徵不可考），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匈奴大亂，屈蘭、儲單、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等郡降於東漢。

次年（西元八十八年），南匈奴伊屠於閭鞮單于薨，由前單于湖邪尸逐侯鞮單于之弟屯屠何立，是為休蘭尸逐侯鞮單于。是年，北匈奴饑饉，降南匈奴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匈奴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向東漢上言曰：「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按指上年鮮卑斬北匈奴優留單于而言），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諸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遁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與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侯，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慚無報效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訢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請見後漢書卷八十九，資治通鑑亦有類似記載，但較簡略，今從後漢書）。時東漢章帝新薨，竇太后臨朝，乃以南匈奴單于所上書示執金衡耿秉，耿秉乃上言曰：「昔武帝單于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指變更匈奴單于印文『匈奴單于』為『新匈奴單于』之事），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耿秉並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竇太后意欲從之。當時有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義，無有上下，強者為雄，弱者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

漢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顧，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捍，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請參見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依理尚書宋意之說，較諸執金衡耿秉之說為合理，東漢此時理應不伐北匈奴，但因國舅竇憲刺殺齊王太子都鄉侯劉暢，事發，竇太后怒，閉竇憲於內宮，竇憲懼誅，因自求擊北匈奴以贖死，遂於是年（西元八十八年）冬十月，以竇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衡耿秉為征西將軍副之，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安定、北地十二郡及羌、胡兵出塞。

次年（西元八十九年），南匈奴伊屠於閭鞮單于之第五年，亦即東漢和帝永元元年，東漢車騎將軍竇憲將伐北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曰：「（北）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均未作處理，尚書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眾皆為之危懼，然袁安、任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亦上書曰：「國家新遭大憂（指章帝之喪），陛下方在諒闇，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為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見資治通鑑）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京兆樂恢，皆上疏諫以不可伐北匈奴，但竇太后不之聽。

至同年夏六月，東漢車騎將軍竇憲、征西將軍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地當今內蒙鄂爾多斯右翼黃河西北岸，由此西北出即抵今外蒙賽音諾顏境，塞當內外蒙古之界），南匈奴兵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柰陽塞（地當在今綏遠包頭一帶），皆會涿邪山。竇憲分遣副校尉閭盤、司馬耿夔、耿種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北匈奴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靉海，斬北匈奴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竇憲、耿秉出千餘里，登

燕然山（即今外蒙古杭愛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東漢威德而還，銘文曰：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种，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大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終天。遂陵高闕，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響鼓，血尸逐以染鐔。然後四校橫組，星流慧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梵老上之龍庭。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效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戡海外，復其遼兮互其地，封神丘兮建隆嵎，熙帝載兮振萬世。」

竇憲又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時北匈奴乘亂，吳汜、梁諷會北匈奴單于於西海上，宣達東漢之威信，以詔致賜，北單于稽首拜受；梁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北單于力既不能勝，遂即將其衆與梁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東漢軍已入塞，乃遣其弟右溫禺鞞王奉貢入侍，隨梁諷詣闕。竇憲以北匈奴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竇憲等諸人以伐北匈奴有功皆獲封賞。次年（西元九十年），竇憲遣副校尉閼鄴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車師由是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入侍。

北匈奴單于以東漢還其所遣侍弟右溫禺鞞王，乃於是年（西元九十年）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親入朝見。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東漢遣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使匈奴中郎將耿种遣從事將護之，襲擊北匈奴，夜至，圍之，北匈奴單于被創，僅而得免，東漢獲北匈奴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匈奴黨衆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萬七千餘，勝兵五萬。

觀乎東漢此役，雖勝而不武，東漢竇憲既遣班固、梁諷等迎北匈奴單于來朝在前，何又由從南匈奴求滅北庭之請，對北匈奴不宣而戰，晝夜襲擊，有失決決大國之風，尤有甚者，北匈奴經此襲擊，勢力益形衰弱，次年（西元九十一年），竇憲竟乘北匈奴微弱之時，竟欲滅之，乃遣左校尉耿种、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北匈奴單于母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東漢軍出塞五千餘里，自漢出師以來所未嘗至也，竇憲以是威名益盛，而耿种亦受封爲栗邑侯。

北匈奴單于既不知所終，其弟另谷蠡王於除鞬乃自立爲單于，將餘衆數千人止於蒲類海（地當今新疆鎮西縣西北，今名巴爾庫勒泊），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北匈奴單于，並置中郎將領護，一如南單于故事，事下東漢公卿議，尙書宋由等以爲可許；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則不以爲然，並奏曰：「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更立於除鞬事增國費。」奏雖上，但未奉核定，袁安懼竇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即屯屠何）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東漢和帝乃下其議，袁安又與竇憲更相辯論，竇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許，甚至詆毀袁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韓歆、戴涉皆以直言，爲光武所厭惡，前者自殺，後者下獄死），但袁安終不移其言，然東漢和帝竟從竇憲之言，立於除鞬爲北匈奴單于。

次年（西元九十二年），東漢和帝永元四年，東漢遣大將軍左校尉耿种授北匈奴於除鞬印綬，立之爲單于，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會竇憲伏誅，北匈奴單于於除鞬遂自辟還漠北，東漢和帝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中郎將任尚共追討，斬於除鞬，破滅其衆。初耿种擊北匈奴時，北匈奴潰敗，鮮卑因而轉徙據北匈奴故地，北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經鮮卑統治之後，皆自號鮮卑，鮮卑乃由此漸盛。

北匈奴自於除鞬之後，勢衰力微，我國史籍於北匈奴甚少記述，然北匈奴之人並非由此滅絕，按鮮卑入據北匈奴故地後，頗多北匈奴人移居今準噶爾盆地（今天山北路），並從此輾轉西徙及於歐洲，後當專論之。

五、東漢後期之南北匈奴

東漢和帝永元五年（西元九十三年），南匈奴休屠闐子逐侯鞬單于屯屠何薨（西元八十八年—九十三年），由前單于伊屠於閼鞬單于宣子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無稱譽，及爲單于，前單于諡僅尸逐侯鞬單于適之子右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智，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果決，數遣渠將兵出塞，掩擊北匈奴，還時皆受賞賜，東漢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南匈奴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單于安國。單于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皆多怨之，單于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

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庭會議，師子輒稱病不往，東漢度遼將軍皇甫稜知之，亦擁護師子不遣，單于安國懷恨益甚。

次年（西元九十四年）春，東漢度遼將軍皇甫稜免，以執金衛朱徽行度遼將軍，當時南匈奴單于與東漢使匈奴中郎將杜崇不相和，乃上書漢廷告杜崇，杜崇因而調西河太守令截短匈奴單于章，單于安國無由自聞。杜崇因與朱徽上言曰：「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徵備。」東漢和帝乃下公卿議，群臣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於是朱徽、杜崇等遂發兵造南匈奴庭，單于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並舉兵欲擊其左賢王師子，師子先覺其謀，乃悉將其所屬廬落入曼柏城，單于安國追至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杜崇、朱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單于安國，立師子爲亭獨尸逐侯鞬單于。

南匈奴亭獨尸逐侯鞬單于既立，其國新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南匈奴單于，東漢使匈奴中郎將所屬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降胡戰，破之，於是所有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漠北。九月，東漢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巡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兵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匈奴單于及東漢使匈奴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南匈奴薁鞬日逐王逢侯將萬餘騎圍攻之，至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在牧師城附近），逢侯始解圍向滿夷谷去；南匈奴亭獨尸逐侯鞬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東漢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殺逢侯所屬四千餘級。東漢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度、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復大破之，前後斬殺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東漢兵不能追，至次年（西元九十五年）正月東漢軍還。

此事之後，東漢越騎校尉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東漢以鮮卑大都護蘇拔度率兵從爭有功，封之爲率衆王，又賜以金帛。東漢光祿勳行車騎將軍鄧鴻，以逗留失利，下獄死。稍後，東漢和帝知度遼將軍朱徽、使南匈奴中郎將杜崇失和，又禁南匈奴單于安國，以致反叛，皆徵下獄死，另以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

南匈奴薁鞬日逐王逢侯既逃赴塞外，乃將所屬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

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兩部相距數百里。次年（西元九十六年），南匈奴亭獨尸逐侯鞬單于之第三子，亦即東漢和帝永元八年，逢侯所屬左部自相疑叛，遂還入朔方塞，東漢度遼將軍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其後，逢侯部衆飢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駱驛不絕。

同年，南匈奴亭獨尸逐侯鞬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始與單于安國同謀，至是欲考問之，烏居戰遂將數千人叛出塞，至同年年秋，東漢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率兵追擊，破之，乃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

南匈奴亭獨尸逐侯鞬單于師子共在位五年（西元九十四年至九十八年）薨，由前單于湖邪尸逐侯鞬單于長之子擅立，是爲萬氏尸逐侯鞬單于。此後鮮卑、羌日漸強大，而南匈奴則漸衰弱，致東漢全力於對付鮮卑、羌，於南匈奴則無甚事端。

萬氏尸逐侯鞬單于之第十二子（西元一〇九年），亦即東漢安帝永初三年，有漢人韓琮者，隨萬氏尸逐侯鞬單于入朝於東漢，既還，韓琮說南匈奴單于曰：「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萬氏尸逐侯鞬單于信其言，遂發兵反，並於同年九月合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共七千騎寇五原，與東漢太守戰于高渠谷，東漢大敗。萬氏尸逐侯鞬單于則圍東漢使匈奴中郎將耿種於美稷，至冬季東漢遣行車騎將軍何熙、中郎將龍雄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種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次年（西元一一〇年），南匈奴單于又遣千餘騎寇東漢常山、中山，東漢遣西域校尉梁謹行度遼將軍，與耿種擊破南匈奴單于所遣之兵。萬氏尸逐侯鞬單于見東漢諸軍並進，大怖，顧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東漢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龍雄等拜陳，道死罪，東漢赦之，待遇之如初。南匈奴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者合萬餘人。

萬氏尸逐侯鞬單于再降東漢後，十餘年與東漢無何重大事端發生，一則由於東漢本身已屆末期，衰微之象畢露，再則鮮卑、羌、南蠻乘勢崛起，使東漢疲於應付，乃無餘力以對匈奴，因此十餘年間，在史料中於匈奴殊無記載，至南匈奴萬氏尸逐侯鞬單于之第二十六年（西元一二三年），鮮卑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柏，南匈奴薁鞬日逐王戰死，被殺千餘人。

次年（西元一二四年），東漢安帝延光三年，南匈奴萬氏尸逐侯鞬單于立二十七年薨（西元九十八年——一二四年），由其弟拔嗣立爲單于，是爲烏稽侯尸逐侯鞬單于。

當時鮮卑日益強大，數寇東漢邊郡，東漢度遼將軍耿種與南匈奴溫禺犢王呼尤微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鮮卑，還時並使新降者屯列衝要，以備鮮卑，諸新降者咸以耿種微發煩劇爲怨恨，有新降某部大人阿族等，不勝徵調之苦

，欲反去，遂脅迫南匈奴溫馬續王呼尤微欲與俱去，呼尤微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阿族等衆欲殺之，有救者，始得免。阿族等遂將其衆亡去，東漢中郎將馬翼率騎追擊，破之，斬獲殆盡。

東漢在朔方以西之障塞多已損壞，鮮卑因此得以侵南匈奴，南匈奴頗受鮮卑之侵襲，南匈奴烏稽侯尸逐鞮單于頗爲憂恐，乃於其立之第三年（西元一二六年），亦即東漢順帝永建元年，上書東漢朝廷乞修復障塞，東漢亦頗以爲然，順帝乃詔曰：「黎陽營兵出屯中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此時南匈奴之衰微，由是可知。

次年（西元一二七年），東漢中郎將張國以可南匈奴兵擊鮮卑其至健，破之，於此可見其時南匈奴之安危已與東漢之安危一致。

次年（西元一二八年），南匈奴烏稽侯尸逐鞮單于薨（西元一二四年——二八年），其弟休利嗣立，是爲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之第六年（西元一三三年）三月，東漢使南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其所屬從事將南匈奴兵出塞擊鮮卑，破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之第十三年（西元一四〇年），亦即東漢永和四年，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東漢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東漢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郡及羌、胡兵共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句龍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東漢順帝遣使責讓南匈奴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梁並等謝罪。梁並因病，乃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陳龜以南匈奴單于不能控制所屬，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事爲東漢朝廷所知，陳龜坐不職，旋免。

對於此事，東漢大將軍梁商曾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東漢順帝採梁商之謀，乃詔馬續招降背叛之匈奴。梁商又致書馬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夜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馬續依策而行，於是反叛之南匈奴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馬續降。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等既叛東漢，乃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東漢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同年（西元一四〇年）十二月，東漢遣使南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雙方戰於馬邑，斬首車紐所部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等諸豪帥骨都侯

乞降，而句龍王吾斯猶率其部由與烏桓合，向東漢寇鈔。次年（西元一四一年），東漢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度遼將軍馬續率鮮卑兵到穀城，擊烏桓與句龍王吾斯之衆，破之。又次年（西元一四二年），亦即東漢順帝漢安元年，秋，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與奧鞬臺耆、且渠伯德等掠并部。

南匈奴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自於西元一四〇年爲東漢中郎將陳龜逼令自殺後，迄未有新單于嗣立，至東漢順帝漢安二年（西元一四三年），始立原在東漢京師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單于，是爲呼蘭若尸逐就單于，渠既立爲單于，離東漢京師時，東漢順帝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並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南匈奴呼蘭若尸逐就單于之第二年（西元一四四年），亦即東漢順帝建康元年，其年夏四月，東漢使南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破之，於是胡、羌、烏桓悉詣馬寔降。

南匈奴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立之第五年（西元一四七年）薨，由車兒嗣立爲單于，是爲伊陵尸逐就單于。伊陵尸逐就單于之第九年（西元一五五年），其左奧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叛，寇東漢美稷，東漢復舉種響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可用之兵僅有二百餘人，聞南匈奴臺耆、伯德夥同東羌來侵，即勒兵而出；東漢軍吏以爲力不能敵，叩頭爭止之，張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乃龜茲國入來降，置之於上郡，因稱縣焉，非西域之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經王衛招誘後，相率與張奐共擊南匈奴左奧鞬臺耆等，卒破之，且渠伯德等惶恐，遂其衆降東漢。時爲東漢順帝永壽元年。

南匈奴伊陵尸逐就單于之第十二年（西元一五八年），亦即東漢順帝延熹元年，冬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東漢緣邊九郡，東漢順帝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陳龜有所建言，恒帝悉納之；又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引屯赤阮，煙火相望，東漢兵衆大恐，各欲亡去，而張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乃稍安，又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匈奴別種）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張奐以南匈奴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東漢恒帝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南匈奴伊陵尸逐就單于之第二十年（西元一六六年）亦即東漢恒帝延壽九年，東漢詔張奐爲大司農，鮮卑聞張奐去，乃招結南匈奴與烏桓同叛，共寇東漢武威、張掖等地，東漢緣邊大被其毒，乃詔復以張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以敵南匈奴。南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張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

南匈奴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二十六年薨（西元一四七—一七二年），由其子某嗣立為單于，是為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時為東漢靈帝熹平元年。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立七年薨（西元一七二年—一七八年），由其子呼微嗣立為單于，以與東漢中郎將張修不相能，於次年為張修所擅斬，更立其右賢王羌渠為單于。羌渠在位十年（西元一七九年—一八八年），各部反被攻殺，子於扶羅立，是為持至尸逐就單于，南匈奴國人畔之，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將詣東漢關自訟，會東漢靈帝薨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失利，欲歸南匈奴，其國人不受，乃止於河東，持至尸逐就單于於扶羅在位七年（西元一八八年—一九五年）薨，其弟呼廚泉立為單于，呼廚泉以其先祖曾與漢約為昆仲，遂冒姓劉氏，此時已入於三國，當另章敘述之。

至於東漢末期之北匈奴，以其自西徙後，勢衰力微，文獻可得而徵者至渺。東漢和帝永元十六年（西元一〇四年），北匈奴曾遣使東漢稱臣貢獻，請修呼韓邪故約，東漢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僅厚加賞賜，而不答其便。此後近二十年又不詳其情，至東漢安帝延光二年（西元一二三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東漢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備之。後二年（西元一二五年）

清季西藏宗城營官研究

楊嘉銘

一、緒言

康熙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二〇）清廷既平藏，封拉藏汗舊臣康濟鼐、頗羅鼐等分理藏務。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前藏生變，康遇害，頗羅兵平亂，後總理藏務，繼獲封郡王。頗羅鼐統治西藏，於各地設置大頭人：碟巴、熱熬、千布、小頭人：郭度、蒙古頭人：台吉、宰桑、那彥等治理百姓。註(1)所轄，據乾隆二年（一七三七）造送理藩院入一統志之資料：大城池六十八處，百姓一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戶，寺廟三千一百五十座，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六十衆。（班禪管內大城池一十三處，寺廟三百二十七座。）註(2)藏語城曰：ལྷ་ཁྱེད་，漢譯宗。清一統志：西藏，「凡有官舍民居之處，於山上造樓居，依山為壑，即謂之城。」註(3)

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珠爾默特納木扎勒所引發之亂事既定，清廷不再封藏王，改以達賴、班禪分領二藏。註(4)前後藏管理地方之官，漢語通稱為營

，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車師後王軍就大破之，生得軍就及北匈奴持節使者，斬之，傳首東漢京師。次年（西元一二六年），亦即東漢順帝永建元年，東漢西域長史班勇發諸國兵擊北匈奴，其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東漢，生得北匈奴單于從兄，班勇使車師後部王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後部與北匈奴之隙。北匈奴單于自將萬餘騎入車師後部，至金且谷，班勇遣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北匈奴單于乃引兵去，曹俊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北匈奴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車師後部無復北匈奴跡。

又數年，至東漢順帝陽嘉三年（西元一三四年），東漢車師後部司馬率車師後王加特奴掩擊北匈奴於閼吾陸谷，大破之，獲北匈奴單于母。次年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東漢順帝令敦煌太守發兵救之，不利。

又十餘年，至東漢桓帝元嘉元年（西元一五一年），北匈奴呼衍王入寇伊吾，敗東漢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東漢桓帝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此後，在我國載記中幾無記載，不過至少可以肯定者，在西元一五一年時，北匈奴尚在今日新疆西部或中亞東部一帶活動，至於其詳細情形及進入歐洲情況，當在另章中敘及。

官。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平定廓爾喀之亂，大力整頓藏務，翌年制定善後章程。據備藏通志卷十二條例，照章程及大臣奏議彙，營官缺分：邊缺十四、大缺十、中缺四十二、小缺二十四。總共九十處，一百二十五名。註(5)而同書卷十四上，載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二松筠和寧之奏章，謂：前藏所屬管理唐古忒百姓營官共九十三處。乾隆朝會制定理藩院則例，後歷經增修，光緒所撰大清會典事例，引則例載前藏營官：邊缺十四、大缺十、中缺四十三、小缺二十五，共九十二處，又與相異。事例另載後藏營官：大缺三、中缺十四、小缺十五，共二十三處。又附載道光年間於波密地方所增設之七處。總計百三十一處，所載為今見相關記載之最詳細者，而猶非終滿清統治時期之最完整記錄。註(6)

光緒末年英軍侵藏，清廷積極經理康藏，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設督辦川邊邊務大臣，致力邊地之改土歸流，數年之間，改流三十三府州廳縣，兵力進抵江達。辛亥年，革命起，藏人乘勢驅蹙漢官，攻占康地，又經數度康藏

糾紛，民國二十一年，康藏訂以金沙江為界。註(7)
 民二十二年，黃慕松入藏致祭達賴十三之喪時所開，藏地方建置有一七四
 宗。翌年，據西藏四品官瓊讓公吉面告高長柱氏，則謂一七五宗。註(8)李永新
 撰西藏地方行政區域志，謂：

「西藏地方行政區域之劃分，大部分以宗^{ཁོང་ཁོང་}，或谿^{ཁྱེད་ཁྱེད་}，為單位。
 向分全境為一百七十五宗或谿。……據筆者民國二十五年實地調查所得，西藏
 地方政府所轄大小宗谿公文所通之處，計一百一十九區，扎什倫布寺班禪額爾
 德尼所屬大宗四區、小谿三十四所，共計現有一百五十七區，不足原有一百七
 十五區之數。」註(9)

李氏書以拉薩為中心，分東西南北四道，列表以記該一百五十八處（班禪
 屬谿實三十五所）地方建置。其中，宗共四十八處，谿八十五處，此外非宗非
 谿，設紀覺、谷巴……等官者廿五處。

中共據藏，仍以金沙江為川藏界線。初期，沿襲舊制，宗谿亦一五八處。
 今所謂「西藏自治區」所轄一市、五地區之下，則共設為七十一縣，縣級政府
 之名稱同內地各省。註(10)宗、谿、營官等名詞遂成為歷史陳跡。

今見前清舊籍關於西藏各地區宗城之記載，僅記城數者，其數多相異。列
 載諸城者，除城數多異，城名且未統一，而所言位置復有不同者。至於各城在
 統治上之歸屬及沿革，亦乏完整之說明。關於營官設置之記錄，所探地名既與
 宗城舊記多不相同，又未載明其分布情形。註(11)今欲辨明舊多宗城、營官之沿
 革與分布，洵非易事矣。本地所見近人著作，論及此者頗多。惟未見有多方搜
 集史料為作全盤考證者。註(12)今極力蒐尋有關之文圖資料，作成本文，以為研
 藏史識藏務之參考。先剖明其境域之分區與變遷，再勉力探討各宗城、營官置
 地之地名沿革與分布。

二、境域之分區及變境

唐吐蕃以衛藏地區為中心，元明烏斯藏即衛藏。清西藏地大於烏斯藏。其
 域古來分為三區、四部、前後藏等。

唐代吐蕃盛時，其疆域按統治方式與地之遠近分作三區：(一)衛藏(ཁོང་ཁོང་)；

(二)法區(ཁྱེད་ཁྱེད་)；(三)多堆(མཚོ་མཚོ་)；(四)人區(ལོ་ལོ་)；(五)多彌(མཐོ་མཐོ་)；
 (六)馬區(མཐོ་མཐོ་)；(七)衛藏義「中央」；(八)藏「清淨」；(九)衛藏法區西起阿里註(14)，
 範圍大於後來之衛藏。衛、藏、阿里，元置「烏斯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
 慰使司都元帥府」轄治之。都元帥即薩迦派所設掌理俗政最高長官本臣(པོ་པོ་)；
 (十)下統十三萬戶府註(15)。納里速古魯孫即藏籍所載「阿里三廓」

：「衛藏四隅」(ཁོང་ཁོང་ཁྱེད་ཁྱེད་མཚོ་མཚོ་ལོ་ལོ་མཐོ་མཐོ་)註(16)。與阿里三廓並舉者另有
 「(衛藏四隅)」(ཁོང་ཁོང་ཁྱེད་ཁྱེད་མཚོ་མཚོ་ལོ་ལོ་མཐོ་མཐོ་)註(16)。合計亦三區。四隅：巫隅

(ཁོང་ཁོང་ཁྱེད་ཁྱེད་མཚོ་མཚོ་ལོ་ལོ་མཐོ་མཐོ་)；野隅(ལོ་ལོ་མཐོ་མཐོ་)；永隅(ལོ་ལོ་མཐོ་མཐོ་)；
 納隅(ཁོང་ཁོང་ཁྱེད་ཁྱེད་མཚོ་མཚོ་ལོ་ལོ་མཐོ་མཐོ་)；各指何地今不詳註(17)。明仍封薩迦派，曰烏斯藏衛，
 又升置行都指揮使。實際上，元末明初，大部分衛藏地方受治於迦舉派之帕木
 竹巴王朝。其酋元封薩頂國師，明初仍舊封，繼置萬戶府，又封闡化王。至明
 宣宗宣德十年衛藏始又分裂。明代在本區及其他藏系民族居住區域，尚有許多
 封置，詳另撰：「元明治藏地方建置之研究」一文。

多，指與平原相接之山麓、道路岔口、水會流處。堆，上部：彌，下部也
 。多堆西自怒江上游索克河一帶接壤衛地，東抵黃河河曲註(18)。多彌環接多堆
 之東與南，與中國界註(19)。多彌境內稱作彌康(མཐོ་མཐོ་ཁྱེད་ཁྱེད་)註(20)。康，即喀木，義
 其他二康之地合為多康(མཐོ་མཐོ་ཁྱེད་ཁྱེད་)註(21)。六隅：一、(ཁོང་ཁོང་ཁྱེད་ཁྱེད་མཚོ་མཚོ་ལོ་ལོ་མཐོ་མཐོ་)；二、(ཁོང་ཁོང་ཁྱེད་ཁྱེད་མཚོ་མཚོ་ལོ་ལོ་མཐོ་མཐོ་)；三、(ཁོང་ཁོང་ཁྱེད་ཁྱེད་མཚོ་མཚོ་ལོ་ལོ་མཐོ་མཐོ་)；四、(ཁོང་ཁོང་ཁྱེད་ཁྱེད་མཚོ་མཚོ་ལོ་ལོ་མཐོ་མཐོ་)；五、(ཁོང་ཁོང་ཁྱེད་ཁྱེད་མཚོ་མཚོ་ལོ་ལོ་མཐོ་མཐོ་)；六、(ཁོང་ཁོང་ཁྱེད་ཁྱེད་མཚོ་མཚོ་ལོ་ལོ་མཐོ་མཐོ་)。

其範圍包括今西藏境內怒、瀾滄、金沙、雅魯四江流域，與青海南部金沙、雅
 魯二江上游地區，以及雲南之中甸維西等地註(22)。元世土番地方行政建置中，
 朵甘思(即多康)與脫思麻(即多彌)並見。明季本地區內猶有許多以朵甘、
 朵甘思為名之建置。所治似僅一隅之地而已，却命以舊時大地區之名。多彌鄰
 近中原之地，至明時多收入中國版圖註(23)。青海湖附近，稱安多(མཐོ་མཐོ་ཁྱེད་ཁྱེད་)註(24)。

之區，明中葉以後淪為蒙古族之游牧地。註(25)

阿里(義「屬地」)註(26)。吐蕃至朗達瑪王時衰，次子朝德光護之次子赤德
 日怙(音譯：尼瑪貢)退居阿里。日怙生三子，後分據三地：長子得奔隅(ཁོང་ཁོང་ཁྱེད་ཁྱེད་)；次子得布朗(ཁྱེད་ཁྱེད་མཚོ་མཚོ་)；三子得香鄉(ཁོང་ཁོང་ཁྱེད་ཁྱེད་)；又名古格(ཁོང་ཁོང་ཁྱེད་ཁྱེད་)註(27)。關於何者「三廓」藏籍諸說紛紜。今視尼瑪貢三子
 所居，正分別位於拉楚河(印度河之一源)、狼楚河(薩特里里河上游)、馬
 楚河(由恒河出海)流域(見後)。可謂人文地文相互配合也。元時阿里隸治
 於薩迦。至明清之交為莫臥兒帝國所併註(28)。

嘉靖間，迦瑪彭錯朗嘉統一衛藏，至其子為藏巴汗所篡。藏巴與黃教爭，
 受挫於黃教之蒙古擁護者，勢力頓衰僅能轄治後藏。衛地則第巴奉黃教領袖達
 賴喇嘛居之。註(29)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和碩特蒙古固始汗入青海，第二年擊
 滅與藏巴結盟，反對黃教，據青海約三年之喀爾喀蒙古朝克圖汗。崇禎二年
 (一六五九)兵伐奉黑教之必里(པོ་པོ་)註(30)。於翌年冬因其王與臣屬，喀木境
 內許多部落降服之。繼進軍衛藏，於崇禎十五年春攻占後藏各地，十一月囚藏
 巴汗，殺之。註(31)固始汗既稱喇嘛古特地，以子孫游牧青海，令喀木地區之部落
 納貢，以衛、藏供養達賴喇嘛，派二子轄治之。衛、藏、青海、喀木四區
 ，即明末清初所謂唐古特四部也。註(32)

昔多康六岡最東康定一帶 **ཡུ་ཤུག་ཁུའུ་** 岡地區，元世封置有長河西魚通寧遠安撫司、宣撫司，明初封爲宣慰司，至清初仍之註(31)，或未在向青海納貢之列。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藏差營官佔其地，殺宣慰司土目，清兵往征，翌年春克之，「土壤千里，悉入版圖。鍋莊、木鴉萬二千餘戶接踵歸附。」註(32)。最南一岡，包括麗江、維西、中甸、德欽諸地及其北理塘、巴塘之 **ཡུ་ཤུག་ཁུའུ་** 岡地區，北部若干地方先已隸青海，維西、中甸等地者經康熙初吳三桂之亂亦爲青海之蒙古部族所有。註(33)

固始藏巴時阿里王往貢。註(34)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達賴五世使準噶爾親王噶爾丹策旺杯桑率兵規復阿里自普蘭至羅多克之地。註(35)實際統轄衛藏之和碩特汗王，當固始死後，統治力量衰弱。黃教在其地之政治勢力逐漸茁壯，遂凌駕前者之上註(36)。至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拉藏汗（固始之曾孫）殺達賴之弟巴桑結，重振和碩特在藏之霸業。註(37)所治及於部分喀木地。註(38)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與和碩特同屬四衛拉特註(39)之準噶爾攻入拉薩，殺拉薩汗，旋引致清廷派兵遠征。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清軍逐走準噶爾，西藏收入中國版圖註(40)。至雍正初年平定青海以後，劃定西藏與鄰省界線。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於寧靜等山立界牌石，以東屬巴塘，以西實達賴。註(41)巴塘、理塘隸四川，設宣撫司治之；中甸、維西屬雲南，設二廳治之。註(42)直至清末大行改土歸流之前，除同治間以瞻對予藏之外，此川藏界線另無改變。昔六岡在金沙江以東之三岡在政治區劃上遂與藏絕緣。喀木北境，雍正九年新撫南稱巴彥等處番民七十九族。翌年（一七三二）定界：近西寧之四十族歸西寧管轄；近西藏之三十九族，暫隸西藏，爲駐藏欽差幫辦夷情章京所管。註(43)六岡最北 **ཡུ་ཤུག་ཁུའུ་** 岡部分劃歸青海（詳後）。

喀木地劃予西藏管轄之區域、備、藏、與西藏所收復之阿里地，即清初所謂之西藏四部。清初官私載籍記錄西藏輿地，多分以此四區。西藏四部，又依地理位置分爲前後藏。前藏包括喀木與衛，後藏包括藏與阿里註(44)。而自清廷平藏以後，該地區統治上亦分前後藏二區。此二種分區截然不同，却常被混爲一談，實係一異常嚴重之錯誤。

初，既逐準噶爾，封康濟鼐等理前藏務，頗羅鼐理後藏務。註(45)康濟鼐後藏人，準部犯藏「堅守阿里，有功，封爲貝勒，管理後藏以西之北一帶地方。」註(46)雍正三年（一七二五）以康兄喀錫鼐色布登喇什爲阿里總管，仍令康兩處行走，兼理藏及阿里務。註(47)則所謂頗羅鼐理後藏，並未包括阿里地，與地理上阿里附屬後藏之分區未符也。

再，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以後，達賴班禪之分主前後藏，據時大臣松筠所云：

「班禪所屬疆域有限，民地無多，不過札什倫布周匝耳。至達賴喇嘛所屬

：東北有哈喇烏蘇。西北有阿里、薩喀。東南有錯納、工布、江達、拉里、傾板多、洛隆宗、江卡。西南有濟噶、轟拉木、絨轄、喀達、定結、干塘、帕克里，此皆藏屬邊地。」註(48)大清會典云：後藏包於前藏境內。註(49)乃極爲允切之至語也。

三、宗城

（一）喀木地區

清一統志記載平藏前註(50)喀木之境域：

東自鴉龍江西岸，西至努卜公拉嶺衛界。南自噶克拉岡里山，北至木魯烏蘇南岸。東南自雲南塔城關，西北至索克宗城西海部落界。東北自西海部落界阿克多穆拉山，西南至塞勒麻岡里山。

所記諸界，經康熙雍正之征伐，並重行劃界後，疆境與統治情勢俱易，除界噶克拉岡里山（今圖：康藏山，爲康滇西界界山。）之外，餘皆失實實政治意義矣。

今見往史多依此昔舊分區以記西藏輿地。茲綜合各書所記喀木地區主要城邑，按其統治上境域之變遷，分述如下。

- (1) 羅隆（**ལོ་ལོ་ལོ་**）宗，或作羅龍、洛隆。今洛隆宗。註(51)
- (2) 碩班多（**ཤོ་པོ་མོ་**）宗，或舒班多、碩板多。今碩督。註(52)
- (3) 達爾（**ཏ་ལ་**）宗，或達里土、打里土。居今圖邊壩一帶，惟詳細位置待考。註(53)
- (4) 解凍（**ཇེ་ཏོ་**）宗，節登，近達爾西北。註(54)
- (5) 索克（**སོ་ཁ་**）宗，在拉里之北，怒江上源索克河西，處三十九族之地。今索縣。

以上五處在昌都以西。

- (6) 衰招（**ཤེ་ཤོ་**）宗，衰珠、衰卓克、觀角。今貢縣（貢覺），在昌都東。
- (7) 擦作爾岡，匠坐里岡，今左貢（**ལུ་ཁྱུ་ལོ་**）。昔 **ཤེ་ཤོ་** 岡之重要地方註(55)。

- (8) 桑阿克吹（**སངས་འཁྱུ་**）宗，桑阿克宗、桑阿吹鍾、桑昂曲宗。在恩梅開江上游，今科麥。註(56)

- (9) 蘇爾東（**སུ་ལུ་ཏོ་**）宗。乾圖：蘇爾多和屯，在薄藏布河入岡布河附近。通志卷三作噶克碑書里東城。

- (10) 牛博爾宗。乾圖，在蘇爾多西北近處。

- (11) 刷宗。乾圖，與蘇爾多隔薄河相望，當爲今圖之索窪。

- (12) 薄宗。今圖薄藏布河東源有薄宗（松宗）。以上四處均在春多嶺之陽、波密一帶。據乾圖，前三處皆在塞勒麻岡里

山以西，惟未見有將之列爲衛屬之記載。

據同文志，時喀木尚有(3)郭爾(3)宗、(4)尼雅木尼雅克(3)宗、(5)委勒瓦(3)宗，三處，其所在待考。

以下各城舊屬喀木：

(1)蘇爾奔城，乾圖，在察穆多廟西北，雜楚上游左岸。通志卷三：瀾滄江（雜楚必拉）逕蘇爾奔城西南，又東南……又西南逕察木多廟。地屬昔六崗最北之

今義謙。註(7)

(2)里塘(3)宗，今埋化。

(3)塘噶爾(3)宗，乾圖，居里塘西南里楚西岸。

(4)巴塘(3)宗，今巴安。

以上三地皆隸青海、拉藏汗。康熙末遠征軍興相繼歸附，爲川屬。

(5)東噶爾(3)宗，乾圖，多克爾鍾，在節達穆西。

(6)節達穆，一統志：舊名中甸。

(7)雅達穆，乾圖，雅達穆塔拉在節達穆搭拉東南，皆居金沙江左。藩部要略作：延打木、結達木二城。

以上三處，昔隸青海，康熙末用兵時，來歸，屬滇。註(8)

同文志又載：努布爾(3)宗舊隸喀木。通考，努布爾城，距拉薩之方位、里程同索克宗。其地待考。

(二)衛地區

一統志載衛舊域：

東自木魯烏蘇西岸西海部落界，西至噶木巴拉嶺藏界。南自鄂木拉岡

沖嶺，北至牙爾佳藏布河。

滿清治藏時期，衛東北，止於哈喇烏蘇營官所管北境之察倉山，在哈喇烏

蘇(河)右源沙克河之南。註(9)

衛藏交界，續通考謂在卓讓哈拉山。姚瑩前藏三十一城考註(10)云，在谷喜

塘(通志卷四：谷洗在江孜東七十里。)皆西去一統志所言噶嶺甚遠。

今據噶嶺界，列敘諸史所載衛屬諸城如下。

(1)拉薩(3)宗，或刺薩。

(2)德沁(3)宗，德秦、得秦。今德慶，近拉薩東。

(3)緬東(3)宗，奈布東、乃東。今澤當。

(4)桑里(3)宗。今夏格里宗。

(5)吹佳勒坡巴朗(3)宗。吹夾坡朗、吹

札爾普朗、垂佳普郎。今坡特朗。

(6)恰噶爾(3)宗，乾圖，與桑里隔藏河相望。或恰噶爾、哈噶爾

(7)里郭(3)宗，里古、野而古、也勒庫。乾圖，野爾古在恰噶爾東

南，藏江南岸。

(8)鄂勒喀達克則(3)宗，鄂噶達克薩、達克臣

。今鄂噶宗。

(9)濟古(3)宗，哲庫、則庫、直谷。今名狄溝。註(11)

(10)裕勒佳阿匝(3)宗，裕佳朗雜、玉結綸孜註(12)。爲今

之隆次宗。

(11)捫薩納(3)宗，捫措納、滿撮納。今翠納宗。

(12)達木(3)宗，達穆、達喇馬。今達馬宗。

自縛東至此，分布於「山南」地方。

(13)塔克博拉索勒(3)宗，達克布拉布蘇、

拉巴隨。今拉普索宗。

(14)達克博來納木佳勒(3)宗，達克布來納木佳勒、

布來納納穆佳、衰米納木佳勒、衰拉納馬佳勒、古魯納木吉牙。今庫那

木宗。

(15)達克博多木純(3)宗，達克布多順、東

順、多木純。

(16)達克博奈(3)宗，達克布納、納。

上二城位於庫那木至年楚河入藏河間之藏河南。註(13)

以上四城，分布於「達木」地方。

(17)佳木達(3)宗，公布扎穆達。今太昭(江達)。

(18)碩勒噶(3)宗，公布碩格、碩噶、碩噶。今索喀宗。

(19)爵莫(3)宗，公布珠穆、朱木、卓莫。今覺摩宗。

(20)則拉岡(3)宗，公布澤布拉岡、則布拉岡。今孜拉宗。

(21)德摩(3)宗，底穆、吉尼、地母。乾圖底穆宗和屯西有底穆寺

，今圖：鐵馬寺，第穆呼圖克圖之「原寺」也。註(14)

以上五處，分布於「工布」地方。

(22)東噶爾(3)宗，董郭爾、洞噶爾。在拉薩西，陽八井河北

(23)日噶努布(3)宗，日噶牛、同文志：日噶，堡也。努布，西

也。堡居拉薩之西故名。據乾圖，在噶爾招木倫江南岸，隔江與拉薩相

望。

(24)楚舒勒(3)宗，綽樹爾、楚蘇拉、曲水。今曲水。

(25)日噶公噶爾(3)宗，日喀爾公喀爾。今貢噶。

(26)雅爾博羅克巴勒底(3)宗，岳吉牙來雜

、牙木魯克。似爲今圖之阿哲，在貢噶東南。

(27) 多(多)宗。今多華宗。
(28) 僧格(僧格)宗。森額總。今新吉宗。
以上二處近不丹。

(29) 札什城。在色拉寺、大昭之間，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建。註(65)

(30) 得巴達克則(得巴達克則)宗。底巴達克薩和屯、地巴達克匠。
今塔格孜宗，在拉薩東北與墨竹工卡隔噶爾招木倫江相望。註(66)

(31) 倫珠(倫珠)宗。倫珠布、倫珠卜。今隆珠宗，在拉薩北，益多之南。

(32) 益多(益多)宗。蓬多、彭多。今旁多。

(33) 皆(皆)宗。同文志列布達拉之後，得巴得克則之前，或即乾圖位居拉薩與底巴達克薩間之介總。

(34) 佳噶爾(佳噶爾)宗。同文志列於桑里之前，或即乾圖桑里西鄰之扎噶爾總。

(35) 薩木珠布公喀爾(薩木珠布公喀爾)宗。謨珠公噶爾、墨魯恭噶、墨竹工卡。今仍名墨竹工卡。

(36) 楚舒勒。同文志共載兩處楚舒勒，除前第(24)曲水外，又一楚舒勒宗列於日噶公噶爾與捫綏納間，其所在待考。

續文獻通考：衛東至崗噶拉山接喀木所屬江達界。乃就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邊務大臣兵力所至而言者。然而茲書載衛屬城仍將江達以東工布諸城，除江達之外，餘均照錄。類似錯誤，民國以來數見不鮮。註(67)

又若據現行民國地圖，除工布諸城(17)(21)外，達布地方三城(14)(16)亦在西康省境。

(三) 藏地區

一統志：

藏，東自噶穆巴拉嶺衛界，西至麻爾岳木嶺阿里界。南自帕里宗城之畢木拉嶺，北至者巴部落之北打魯克南木撮池。

依此分劃，藏地宗城得如下廿一處。

(1) 扎什倫布(扎什倫布)宗。扎什魯木布。班禪所居。

(2) 日噶則(日噶則)宗。日噶雜、日喀資、日喀則。在扎什倫布東。

(3) 林綏(林綏)宗。里穆布穆、林奔、仁蚌。

(4) 納噶爾(納噶爾)宗。納噶拉則、浪噶子。

(5) 堆朋(堆朋)宗。拜底、拜的、白地。

(6) 烏裕克凌噶(烏裕克凌噶)宗。烏裕克林喀、烏雨克靈哈。註(68)

(7) 巴納木(巴納木)宗。拜納穆、白浪。今平南。

(8) 堆冲和屯，乾圖。在拜納穆之南，將澤之西。西招圖：堆瓊。

(9) 佳勒則(佳勒則)宗。將澤、江則、李陽則、江孜。

(10) 坡巴朗(坡巴朗)宗。帕爾、帕里棕。今帕里。

(11) 定結(定結)宗。定佳、定集、丁吉牙、丁家。

(12) 羅噶爾(羅噶爾)宗。羅錫噶爾、羅西噶爾、協噶爾。

(13) 哲穆宗和屯。乾圖在羅錫噶爾之南，約今圖周城地。

(14) 葉爾摩(葉爾摩)宗。尼牙爾瑪、尼牙拉木、年拉木、轟拉木。

(15) 濟特(濟特)宗。即集隆、濟隆。註(69)

(16) 將羅尖(將羅尖)宗。章拉澤、拉子、拉孜。

(17) 將阿木凌(將阿木凌)宗。章阿布靈、章阿木林。今昂仁也。

(18) 噶勒丹噴噶克凌(噶勒丹噴噶克凌)宗。噴噶克凌、盆蘇克靈、彭錯嶺。註(70)

(19) 鄂摩(鄂摩)宗。同文志在扎什倫布後。通考：在扎什倫布西北九

十里。

(20) 烏穆城、乾圖。額謨喀穆，在日喀則東北。註(71)

(21) 商納穆林和屯，乾圖。在烏穆東北。續通考又作尙納木林。今南陵宗。

此外，乾圖，濟隆西北，薩噶之南繪有阿里棕和屯，一統志，濟隆(在日喀則西南七四〇里)之後列阿里宗(在日喀則西南七六〇里)。通考、同文志俱無此。疑所指乃阿里之首城噶爾渡，因傳聞之謬而誤置於此。註(72)

(四) 阿里地區

一統志：

阿里，東自藏界麻爾岳木嶺，西至巴第和木布嶺，南至匠木薩喇嶺，北至烏巴拉嶺。

通志卷三：畢底城爲阿哩極西地。查乾圖，巴第和木布嶺作畢底赫穆布達巴漢，位置約在今巴勒提斯坦(Balistan)北之喀喇崑崙山脈。畢底城更在沿拉楚河過畢底嶺之下游處。

如上所言阿里境域，實不僅包括西藏所管地區而已。

(1) 布朗達克噶爾(布朗達克噶爾)宗。同文志：布朗，舊地名。又作布爾瑪達克噶爾、布朗達克噶爾、布拉克達克喇、達克喇。續通考：舊阿里首邑。今普蘭宗。

(2) 噶爾東(噶爾東)宗。噶爾多穆、喀爾多木。今卡登。

(3) 什德(什德)宗。日底。

以上三城位於阿里南部馬楚流域。噶爾東在布朗北，什德居下。一統志：噶、什爲布城之屬城。

(4) 冲隆(冲隆)宗。

(5) 古格扎什倫布(古格扎什倫布)宗。古格扎什魯木布。同文志：古格，舊地名。

色，古格扎什魯木布。同文志：古格，舊地名。

(8) 匝布朗 (ཅུ་ལྷན་པོ་)，同文志：舊宮殿也，舊為古格汗居處。又作澤布隆，則布龍、則布魯。今札布蘭宗。

(7) 楚瑪爾德 (ཅུ་མཉམ་ལྷན་པོ་) 宗，楚瑪爾底、楚木爾的。

以上四城位於阿里西南狼楚流域。註(7)一統志：冲、則、楚為古格屬城。楚城今似已為印屬。

(8) 噶爾渡，加托克、堆噶爾、噶大克。疑一統志等書所載藏西阿里宗指此。

(見前節)。

(9) 羅多克喀爾 (ལྷོ་ཁྱུ་ལྷན་པོ་)，魯多克、羅多克。西招圖：如妥。今羅多克。

(10) 扎什岡 (ཇམ་ཤར་གླང་པོ་) 宗，札石剛、札錫岡。

同文志又載(11)年博里 (ལྷན་པོ་ལྷན་པོ་) 宗，在噶爾東之後，所在待考。同文志所列，為當時西藏所轄地。以下為同文志所未載：

(1) 底木岡城，底穆岡、丁木剛。據通考，在扎什岡西約百里。乾圖則將之置於極西畢嶺之北，遠於拉達克。

(2) 喀什城，喀式。乾圖所無。通考載，距扎什倫布之方位、里程同羅多克。

(3) 拉達克，今列城。

(4) 畢底城。今洪雜。註(74)

一統志：拉達克城所屬有：扎石剛、丁木剛、喀式三城。此與前述布朗、古格各有屬城之記載，正與阿里之地理與傳統人文分區相符，惟未必與當時統治上之實況亦相吻合。自同文志所載視之，扎什岡確屬藏官，餘二者則待更進一步考證。

四、營官

茲依會典所載前後藏營官為主，參照其他文圖資料，盡可能探討其地名沿革與分布之情形。至於其各屬宗、谿或其他何種建置，則無法為逐一考定矣。

(一) 前藏

1 邊營

(1) 江卡，與巴塘土司交界。門康，ཡུ་ཤར་གླང་པོ་岡之重鎮。註(79)今寧靜。

(2) 堆噶爾本，與納達 (即拉達克) 交界。噶大克。(見前章阿里(8))

(3) 喀喇烏蘇，則例、通志作：哈拉烏蘇。與三十九族交界。今納曲、黑河

(4) 錯拉，與布魯克巴交界。今翠納。(衛(11)) 註(76)

(5) 帕克里，與布魯克巴交界。(藏(10))

(6) 定結，與哲孟雄交界。(藏(11))

(7) 聶拉木，與廓爾喀交界。(藏(14))

(8) 濟噶，與廓爾喀交界。(藏(15))

(9) 官覺，與三暗巴 (三嚴、武成縣) 交界。今貢縣。(喀木(6))

(10) 補仁，與宗朗 (作木朗) 所屬奔阿交界。今普蘭。(阿里(1))

(11) 博篤，與波密交界。薄宗。(喀木(12))

(12) 工布頓卡，與波密交界。今索喀。(衛(18))

(13) 敏轄爾，與廓爾喀交界。在藏南尼邊喀達聶拉木間。

(14) 達巴喀爾，則例、通志：巴作壩。與作木朗交界。在阿里西南，扎布蘭東南，今名達巴。

2 大營

(1) 乃東。今澤當 (衛(3))

(2) 瓊結。今昌哲宗。

(3) 貢噶爾。貢噶。(衛(25))

(4) 崙孜。隆次。(衛(10)) 註(77)

(5) 桑昂曲宗。科麥。(喀木(8))

(6) 工布則崗。孜拉。(衛(20))

(7) 江孜。(藏(9))

(8) 昔孜。在藏南？註(78)

(9) 協噶爾。(藏(12))

(10) 納倉，拉倉，那克藏 (在哈拉烏蘇之西，騰格里海西北。)? 註(79)

3 中營

(1) 洛隆宗。(喀木(2))

(2) 角木宗。覺摩。(衛(19))

(3) 打孜。塔格孜。(衛(30))

(4) 桑葉。三篇寺。註(80)

(5) 巴浪。平南。(藏(7))

(6) 仁本。仁蚌。(藏(3))

(7) 仁孜。在藏南，朵卜札宗東北。註(81)

(8) 朗嶺。南陵。(藏(21))

(9) 宗喀。榮哈，在濟隆北，薩噶南。

(10) 撒噶，則例作撒喀，今名薩噶，昔多克乍勒州首邑。註(82)

(11) 作崗。左貢。(喀木(7))

(12) 達爾宗。在今邊壩地區。(喀木(3))

(13) 江達。今太昭。(衛(17))

(14) 古浪。今庫那木。(衛(14))

(15) 沃卡。今鄂噶。(衛(8))

(16) 冷竹宗。今隆珠。(衛(31))

- (17) 曲水。(衛24)
(18) 突宗，則例、通志：奪宗。今多華。(衛27)
(19) 僧宗。今新吉。(衛28) 通志無此。
(20) 維仁。今札布蘭。(阿里6)
(21) 茹挖，則例、通志：茹拖。實錄：茹妥。今名作：日土，或羅多克。註
(22) 鎖莊子，通志卷十二、卷十五兩處記載俱斷作鎖莊，而以下一處爲子奪
(23) 奪。
疑上二處皆在拉薩近南。註84
(24) 結登。(喀木4)
(25) 直谷。西招圖：質谷，在瓊結、多宗間。即狄溝。(衛9)
(26) 碩般多。則例、通志：碩板多。碩都。(喀木2)
(27) 拉里。嘉黎。
(28) 朗。在達布地方，今南格宗，與庫那木宗俱在今圖西康省境。註85
(29) 沃隆。南格東面之鄂郎？註86
(30) 墨竹宮。墨竹工卡。(衛35)
(31) 卡爾孜。
(32) 文札卡。在拉薩東南，瓊科爾結寺(今圖：朱庫爾蓋亦寺)西。註87
(33) 轄魯。見李書，在南山。今圖雅礱渡東之沙洛？
(34) 策堆得。
(35) 達爾瑪。達馬。(衛12) 自排列順序視之，卡爾孜及策堆得似均位於拉
薩東南一帶。
(36) 聶母。在曲水西，仁蚌東北。註88(藏6)
(37) 拉噶孜。浪噶子。(藏4)
(38) 嶺。嶺宗，在羊卓雍湖南。
(39) 納布。羅布宗，在嶺宗南。
(40) 嶺喀爾。在日喀則西南。註89
(41) 錯朗，則例、通志：朗錯。
(42) 羊八井。
(43) 麻爾江。在羊八井西南近處。
4 小營
(1) 雅爾堆。山南有雅礱渡。西招圖：雅堆。通志無此。
(2) 金果。今圖：吉木宗。位居達布，在庫那木城之東。
(3) 拉歲。拉普案。(衛13) 通志誤作拉載。
(4) 撒拉。色拉寺。(設喇嘛營官一。)

- (5) 浪蕩。今圖：朗洞宗。上二地皆在拉薩近北。註90
(6) 頗章。今坡特郎。註91(衛5)
(7) 札溪。在南山。註92
(8) 色。在拉薩西南，曲水、貢噶附近。註93
(9) 堆冲。即堆瓊、篤仲。(藏8)
(10) 汪墊。乾圖：汪甸，在堆冲之西。當在今圖黃迪(Wande)山口附近，居平南之南。
(11) 甲錯。西招圖，拉孜西南有甲錯山。以上三處俱屬拉薩西路。註94
(12) 拉康。在達馬之南，近不丹，今拉岡宗。
(13) 瓊科爾結。在加查宗近北。今圖作朱庫爾蓋亦寺(Chokorgye Gompa)之地。註95
(14) 蔡里。通志卷四：德慶四十里至蔡里，一作采里。二十里抵西藏(指拉薩)。
(15) 曲隆。亦在拉薩近東。
(16) 札稱。
(17) 折布嶺。在拉薩近東。
(18) 札什。在拉薩北。註96(衛29)
(19) 洛美。通志卷十四關於各處營官莊頭收放籽種之記載，洛美亦列於札什之後。其地或近之。
(20) 嘉爾布。
(21) 朗結。在拉薩北(同前註)。地近哈拉烏蘇。
(22) 哩烏。在拉薩近南。
(23) 降。絳堆。
(24) 業黨。業塘。上二處在拉薩近西南，曲水東北。註97
(25) 工布塘。
5 其他
(1) 曲木多寺。設四品番目營官一員。乾圖，博春多寺，在薄藏布河北源，雅隆楚西岸。
(2) 宿凹宗。當即爲刷宗。(喀木11)
(3) 轟沃。
(4) 有茹寺。上三處各設六品番目一員。
(5) 宿木宗寺。乾圖，蘇穆宗寺，在春多寺東近怒江。
(6) 普囉寺。
(7) 湯堆批批。上三處各設七品番目一員。
以上七處地均在波密。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博窩滋事生番降，三月奏准設置，選前藏番目中素能辦事之人陞補。註98

(8)甲撥。加查，在拉薩東南。清史西藏列傳：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五月，十二輩達賴喇嘛在達布甲擦營官屬下朗賴家轉世，唐古特衆則以爲十三輩也。此爲會典等記錄中所無。至民初仍存。註(9)

(二)後藏

1 大營

後藏大營三：拉孜、練、金龍。拉孜，今名同。（藏(16)）

2 中營

後藏中營十四：昂忍、仁侵孜、結侵孜喇嘛寺、帕克仲、翁貢喇嘛寺、干殿熱布結喇嘛寺、托布甲、哩卜、德慶熱布結喇嘛寺、央、絨錯、惹堆、脅、干壩。

其中，昂忍，今昂仁。（藏(17)）仁侵孜，今仁欽孜，在日喀則隔藏河之西北。托布甲即定結隔左木車東湖而北之朵卜札宗。干壩，今同名，居定結束。註(100)

3 小營

後藏小營十五：彭錯嶺、倫珠子、拉耳塘喇嘛寺、達爾結、甲冲、哲宗、擦耳、暗欲、祿洞、科朗、扎喜孜、波多、達木牛廠、凍噶爾、札苦。

彭錯嶺，今朋錯林。（藏(18)）拉耳塘，今日喀則西岸之索塘，西招圖：那爾湯。達爾結或即通拉山口西南之大極嶺，在西南赴聶拉木道上。哲宗，周城也。（藏(13)）

五、結語

未明政治界域之變遷，爲宗城記載紛歧主要原因之一。今存見官私史籍所載宗城，大部分可考知其所在。其數遠逾六十八，則已不止包括郡王統治時期之主要城池而已。所載營官建置，可知若干設於宗城地，又若干設於寺廟轄區及其他非宗城之地，其分佈，據此地今見資料，尙多難考之處。現今通行之中文地圖，於西藏地名，除若干顯著地方之外，皆逕據西文資料音譯，另給新名。當前國人對西藏之缺乏研究，亦於此可證也。

附註

- (1)見焦應旂，西藏誌，頭目。另周諱聯，竺國紀游，卷四，載之較簡略。焦書又謂：「以上所委之牒巴頭人委管何方，即徵收其地錢糧以自食。」周書則載：「凡牒巴頭人，即徵所轄地方錢糧歸公，另給庄田以自贍。」何說爲確，待考。
- (2)見前引焦書，附錄。書三四至三五頁。
- (3)見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五四七，西藏。第五頁。
- (4)實則薩迦與並立。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一五：「前清時前後藏及薩迦各互不統屬。藏政府之命令不能直接通行於後藏及薩迦所屬之地。惟欽差大臣

之公文，則全藏遵遵。」據衛藏通志，卷十三下，有「薩迦呼圖克圖紅教喇嘛駐藏大臣約束稽查」之記載，可資佐證。

(5)較會典所載前藏營官少中營：僧宗、小營：雅爾堆。

(6)在卷九七七，頁一六至二四。乃光緒十二年勅撰、二十五年刻刊。

道光二十四年，理藩院言：「西藏通制內載江卡等處營官，近年有無更改，無憑考核，是否相符，應俟駐藏大臣章程冊檔送到時察核辦理。」見張其勳輯，藏事輯要，卷十八，頁二一。

會典所載，較欽定理藩部則例，卷六二，西藏通制下所載唐古忒屬額設噶布倫以下各官，前藏營官不過多附錄波密七處，其餘同之。另有甲擦營官，至遲光緒二年已設（見後）則未載之。是仍非完整之記錄也。

(7)民國十九年，第二次康藏糾紛起，至廿一年訂岡拖休戰約，以金沙江爲界。參見梅心如，西康，九七至九九頁，及冷亮，康藏劃線問題之研究（東方雜誌，三二卷九號）四九頁。

(8)見黃氏撰，使藏紀程，一〇〇頁。高氏撰，西藏概況，一四七頁。

(9)見其書第四至五頁。

(10)見匪情（中共）年報各期，行政區劃章。一九五八年秋有一五八個宗、谿。「西藏自治區」成立於民國五十四年。今五地區爲：昌都、那曲、山南、日喀則、阿里，阿里「在地圖上屬於西藏，但在行政上則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代管。」，一市即拉薩市。縣級政府爲「人委會」，文革期間改爲「革委會」。

至民六十八年七月「五屆人大」二次會通過「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改文革時所成立之「革委會」爲「人民政府」。同年八月，先於西藏實施。見青年戰士報六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第四版，中央社電。

(11)衛藏通志，卷十四上，錄和寧乾隆六十年四月三十日奏：「前藏附近東南北三路，大小寨落共四十七處。……東北大路如拉里、碩板多、羅隆宗、江卡等處毗連寨落，程途較遠。……西路洞噶爾關口，……」可聊資參考，助益甚小。

(12)今見著述，多言西藏九十宗。按，高長柱氏所撰「九十宗表」，不過前藏所屬而已，又較會典、則例所同載之九十二處，少朗、色二處。（見其前引書一四八至一五三頁。）其中多處居康省境（見後），非俱在今西藏。又，胡耐安，邊政通論：「西藏行政區域的單位稱『宗』，全藏約有九十宗（清通考輿地考載六十六宗、前藏三十、後藏二十六、阿哩十。）。」按，所引述乃續通考、非通考。六十六處，乃主要城市，非行政單位也。更何況其中又包含數處今劃於西康省境之宗城（見後）。胡氏於書序言自謂：「茲書一歷經十四屆各個班級教學的體驗，似乎還沒有發見有甚謬誤的舛錯。」

其實，宗（)原指城，以之作地方行政單位之通名，猶勉乎其可。而竟導生如是謬錯，廣為流傳，積非成是可見此問題素來未蒙學者之用心探討也。

(13) 參見歐陽無畏，鈇的疆域和邊界（中國邊疆歷史語言學會：西藏研究）一四二頁。引摘譯藏籍「金樹莊嚴瞻部洲地志」，原譯：（一）衛藏法服。（二）修兌人服。（三）修味馬服。

按，唐書地志四、新唐書西域傳，及廣輿圖卷二，西域圖，俱載「多彌國」，據之改譯歐陽文。又，按清代典籍，一般譯藏語上部為堆，故以兌仍為堆。

(14) 見前引歐陽文一四七至一四八頁。

(15) 如：元至順元年所立之都元帥加瓦藏卜（見元史，本紀，文宗三。）即藏史薩迦第十八任本臣吉勒瓦藏卜（見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二六三頁，引紅冊卷五之記載。）。

(16) 何者三廓，說法甚多。歐陽文中所引有二。（見一四六、一四七頁。）另李書亦列記一種。（見其書第一至二頁。）

(17) 見李書頁二。

(18) 藏籍謂「自索拉架窩迄黃河曲以上，為修兌黔首人服。」見歐陽文一四二頁。唐書地志四，載：「渡黃河，又四百七十里至柴龍驛，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犂牛河度康橋，……。」犂牛河即金沙江上游。（見康輿紀行，卷七，頁三，金沙江源。）

(19) 歐陽氏謂：修味區大部分在今西康省境。

按，元朝朵思麻建置實包含青甘交界一帶之地。又，前引札奇斯欽書四〇二頁，摘錄勝教實燈所記，宗喀巴生於朵思麻區之宗喀地方。宗喀地方在今西寧附近。再據唐書等關於多彌位置之記載，故將其位置作如是說。

(20) 歐陽文一四二頁引。

(21) 見李書二一頁。

(22) 見歐陽文一四四至一四五頁，及李書一至二頁。

(23) 元脫思麻所屬，如禮店，明成化九年置禮縣。如文州，洪武四年置文縣。見明史卷四二，地理志三。

(24) 清文獻通考：「正德四年，有蒙古部酋額布勒等襲破青海，番人多逼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為所役屬。」類此記載，見諸各史。

(25) 同(21)。

(26) 參見朱寶唐，元明時期西藏政教之研究（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八輯九，漢藏佛教關係研究。）九五頁，以及歐陽文一四六頁。

(27) 歐陽文一六四頁。

(28) 欽定蒙古源流：「歲次乙未，蒙古土默特等汗，行兵圖伯特，收服藏巴汗十

萬大兵。」見聖武記卷五，附錄。藏巴原轄二藏，清季史籍多載：第巴奉達賴居衛、藏巴居藏，蓋肇因此役也。

(29) 見朱文第四章，及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卷五。

(30) 雍正二年，年羹堯奏陳青海善後事宜疏云：「查青海、巴爾喀木、藏、危，乃唐古特四大部落。顧實汗占據此地。……。」見滿名臣傳卷三二，一四至一五頁。類是記載甚多。而清史西藏傳獨誤作：「藏俗稱國曰圖伯特，亦曰唐古特。境分四部：曰衛、曰藏、曰康、曰阿里。……額魯特部和碩汗者，名圖魯拜境。……復兼併唐古特四部，改號顧實汗。」

(31) 見衛藏通志，卷十五。書第四一〇頁。

(32) 見前書卷首，引康熙御製瀘定橋碑記。木稿，即六岡中之 *21. 3. 3* (歐陽文音譯：民押。) 皇清職貢圖作：密尼雅克，見卷二，一一頁。民初康定縣分八區，第二區名：木啞鄉。見鍾天石等著：西南遊行雜寫。

(33) 孟森謂：「中甸、維西二地之劃界達賴，未必在吳世璠繼立之後。……所云朝廷駐守中甸，乃在中甸邊設守耳。」見所撰：國史所無之吳三桂叛時漢蒙文勅諭跋，禹貢六卷十二期，七一頁。

(34) 同(29)。

(35) 歐陽文，一六四頁：「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遣蒙古準噶爾部親王噶爾丹策旺杯桑率兵予以全部規復，事見五世達賴喇嘛傳。」一九四頁，註卅一：「不過該記載對於噶爾丹策旺杯桑究竟恢復遠到什麼邊境，並無詳細說明。」正文所謂「全部規復」並無根據。

據康輿紀行：「補仁，又西曰達壩噶爾，又西曰雜仁，又西北曰：堆噶爾本（按，據今圖，實在東北。）又西北曰：姑妥。皆拉達克之地。堆噶爾本產金。五輩達賴喇嘛盛時，奪取此五處，拉達克不敢較。」見卷六，頁十二。另據焦應旂，西藏誌，疆圍：「查阿里地方甚大，稍西北乃納達克酋長得中南木查爾地土，一半係谷古結塞地土。」見十五頁。可見全部規復之揣測謬也。

(36) 前引札奇書，六〇三頁：達賴汗在位時期，西藏自己的政府已有了充分的力量。所謂達賴汗的君臨，不過只是一個形式而已。

(37) 清藩部要略，卷十七，頁一二載：拉藏集唐古忒衆殺第巴，清勅封為輔教恭順汗。

(38) 清實錄，卷二七九，頁七：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壬申，議政大臣等議覆都統法喇等疏言：「打箭爐之外，地名裏塘，向係拉藏所轄。」又，衛藏通志，卷四，頁七六：巴塘，「昔為拉藏罕所屬。」

(39) 四衛拉特：和碩特、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見藩部要略，卷九，頁一。

(40) 見前書，卷十七，頁十八。又謂：「至是大兵入，諸番內附，上以山川名，漢番異稱。命大學士九卿等詳考西南徼外輿地。」

(41) 見衛藏通志，卷十五。書四〇八頁。

(42) 引清史西藏傳語。

(43) 見通志卷十五，書三九二頁，及歐陽文一七五頁，引藏邊劃界記。

(44) 亦有將前藏後藏反稱日喀則、拉薩者。謂：「因拉薩為西藏政治、宗教、文化、交通中心，出入不易，故經商者多先至日喀則，因日喀則容易出入，再往拉薩。因先至日喀則，故稱為前藏，乃與地理上之稱呼恰相反。其原因在此。例如我們往拉薩而稱往前藏，則必被先導往日喀則。」見高浩然，達賴班禪與西藏抗暴之起源（今日大陸半月刊，九五期，七至九頁）。

(45) 見藩部要略，卷十七，頁十八。

(46) 見竺國紀游，卷四，書二一六頁。

(47) 見藩部要略，卷十七，頁二〇。

(48) 見所撰，西招圖略，書五七五頁。

(49) 見故書卷九六，理藩院，疆理。頁十二。

(50) 從喀木東自獨龍江西岸之記載，可知乃準噶爾侵藏前之境域也。

(51) 乾隆欽定西域圖志，卷十八，西番地名，詳以漢藏滿維蒙文之對音。本文置於起首處，凡附以藏文者，同文志之記載也。其下，為一統志卷五四七、文獻通考卷二九二及乾隆內府輿圖之記載，名同則省之。為求省文，不為贅註。今圖今名，依據張其昀主編：中華民國地圖集，第二冊，第四冊，有關康藏地方之各幅地圖。

(52) 前清川督尹昌衡，字太昭，號碩權。昌都、太昭、碩都，皆用以紀念此人。

(53) 中國地理新誌，第九編，第二章，西康省，三六頁。

(54) 邊牆即達隆宗，在傾板多之南二百九十里，見通志卷十五，書四。五頁。據嘉慶二十一年重修四川通志，西藏東圖，邊牆居北，打里土宗在其南。詳細關係待考。

(55) 解凍城，僅一統志載之。乾圖，達爾宗西有節登，位置與一統志所載相仿，李書，喀木地達爾之後亦列結登。

(56) 見歐陽文一四四頁。

(57) 明古廬，西康疆域溯古錄，頁二八：科麥即桑昂。

(58) 屬青海西寧之四十族，其後演成玉樹二十五族。其中，囊謙族居色魯馬城（今囊謙）一帶，蘇爾莽族居其東。見青海省玉樹縣志稿，附圖。色魯馬城即蘇爾莽宗。

(59) 康熙五十九年雲貴總督蔣陳錫曾奏請將巴塘、裏塘歸麗江土府管轄，上從之。（清實錄，聖祖卷二八七，頁一四。）繼而川督年羹堯奏軍務緊要，請暫歸四川管轄，亦從之。（實錄，聖祖卷二八七，頁一九至二〇）至雍正四年

十月，雲南、四川提督至巴塘會勘歸滇歸川疆界。（通志，卷十五，四〇八頁。）其統治之歸屬乃定。

(60) 見松筠撰，藏寧路程。察倉山以北乃西藏夷情部郎專轄之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三帙，三十九頁。）

(61) 見康輿紀行卷九，頁一。所載實僅三十城而已。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所錄，分日喀則公喀爾為兩城，合計才有三十一城。

(62) 問題與研究，一卷九期，刊歐陽無畏，中印緬邊界與麥馬洪線（續）附蔡正倫重摹大旺調查記附圖，湖名直古湖，湖西北城池名直谷。

(63) 松筠西招圖，玉結綸致居雅堆、錯納間，位置與乾圖之裕佳朗雜，今圖之隆次無相扞格。而續通考：裕勒佳阿雜，一作裕佳朗雜。故為如是判定。

(64) 衛藏通志卷三，雅魯藏布江，「逕也庫城，達格布拉克城東北，當碑古魯那木嘉城、達格布同春城、達格那那城北，有年楚河自北來會。」

(65) 張其勤，藏事輯要，卷一九，頁五：道光二十四年駐藏大臣奏：「據第穆呼圖克圖面稟，伊向來在藏學經未深，欲前往公布所屬之第穆原寺坐靜虔修。」又康輿紀行卷五，頁五：達賴喇嘛之下有二呼圖克圖，「一為濟隆，二為第穆，皆以所轄地名稱之。濟隆在後藏之南，第穆在工布。」

(66) 衛藏通志卷十三上，書二二四頁：雍正十一年「秋八月，前藏駐防兵丁移駐札什城。」註：「春：奉諭旨，於色拉、大昭之間，札什地方另建城垣。」

(67) 八月城工告竣。九月初四日，防兵移駐札什新城。」

(68) 塔格孜（Tagtse）即李書之打孜（*Tagtse*），居拉薩東。即達克則（*Tagtse*），得巴達克則。一統志：第巴達克薩城，在拉薩東九十二里。

(69) 譬如：申報年鑑及早期中華年鑑，既列西康省，又將清季康藏各地宗城或營官建置之記錄全部，或僅除去若干顯著地方，抄列於西藏地方之下，作為其區域建置。

(70) 續通考：烏裕克林噶在日喀則東三百五十里。乾圖，烏裕克林噶之位置同之，即今圖之烏裕克林阿。一統志謂其在日喀則東南三七〇里，通考謂東南三八五里，俱誤也。

(71) 濟特乃濟隆（*Jit-nay*）藏語漢對音。通考不察，並載濟特、濟隆。餘書皆僅列一者，始為正確。

(72) 通考言其在札什倫布西南七百里，一統志言西南七二三里，皆誤。

(73) 通考言其在札什倫布西二百里，誤。

(74) 阿里近代首城堆噶爾（噶大克）又名阿里宗城。（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二。）

（乾隆內府輿圖，據新刊本張其昀序：「至於西藏地圖，自不及內地滿蒙之詳密。因康熙朝測繪工作，僅親勘至西寧、拉薩、恆河一線，其餘得之於藏寺舊聞，加以編製。」而舊志載阿里藏界，又輒言「自札什倫布西行十日至三桑，乃阿哩界。由三桑過崗得寨，入阿哩噶爾渡界。」（通志卷二，頁二

清初西藏宗城分佈圖



八。並數見他書。〕導致誤置大有可能。

(73) 通志卷三，頁四七：狼出河……東北逕古格札什倫布城西、則布魯城東，折西北，又西南逕則布魯城西南，又折西，曲曲流逕出木爾的城北。……「

乾圖所繪與上言無二，又冲隆在古格東，狼楚右岸。

(74) 洪雜位於洪雜河（Hunza）右岸，西圖又曰：Baltit。

(75) 歐陽文一四四頁。

(76) 翠納轄有大旺國人論之者衆。下一事例未見前人引述：「咸豐元年十二月戊戌，諭軍機大臣，穆騰額等奏，藏屬邊界寺院喇嘛互鬥，抗斷不遵一摺。唐古忒東南錯拉營官所屬之打旺寺內喇嘛翁則對與四郎歐柱，向係同寺居住，偶因錢債小忿，糾約多人互相爭鬥，經派往戴臻查辦，復據派番目前往開導，何以尙敢恃強聚衆，不遵傳審，是否另有別情。……」輯要，卷二〇，頁三。

(77) 李書南路倫敦五品宗。北路倫宗爲裕。則倫敦當爲五品大營之衛孜。而倫宗方爲六品中營之冷竹。

(78) 通志卷十四下關於各處營官莊頭每年放收籽種之記錄，昔孜列居定結仁孜間。依此兩處排列順序，疑其在藏南。

(79) 薩略、那克藏或拉倉，與哈拉烏蘇，衛藏北境邊地也。見通志卷十四。藏事輯要卷十七，頁二十二：道光十二年閏九月查辦西藏哈拉烏蘇、納倉、直貢等處番民被三十九族番族搶劫逃散事。又李書所載北路亦有納倉。疑皆同指一處也。

(80) 通志誤作桑薩。

(81) 見 The Times atlas of China。

(82) 有謂西藏昔分八州者，謂遮德、喀木已劃入川邊，僅餘六州：衛、藏、喀直、多克乍勒、阿里、孟惠勒。而薩噶爲多克乍勒州之首邑。見二十四年申報年鑑所載，B十七至十八頁。

論研究邊疆的重要

三月十七日中央日報第二版登載了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所長林恩顯教授，在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中做專題演講的消息。他呼籲國人和政府應加強對我國邊疆的研究與重視，引起筆者許多的同感（可惜未能見及原文）。從我政府播遷來臺之後，蒙藏委員會曾給予邊疆同胞極多的關切，也出

(83) 清宣宗實錄三六一，頁一，拉達克勾結森巴侵藏屬阿里，駐藏大臣一面分兵堵禦「一面由麻參地方繞道經趨茹妥前後攻擊。」近稱日土，見於問題與研究，二卷二期，吳俊才，中印邊界與匪印衝突一文。

(84) 據李書所載，拉薩近南有喜仲達瑪（ལའི་ཤར་མཚོ་ལྷོ་མཚོ་），或即鎖莊子、奪二地。

(85) 朗，李書作：ལྷོ་མཚོ་。南格，今圖：Nang。

(86) 蒙藏會編，蒙藏簡介，第二章西藏概況，附件（一）：西藏九十宗分佈地區簡表，謂：沃隆，在絨轄爾南，今尼泊爾境內，未知何據？

(87) 會典卷九六載：文札卡喇嘛在瓊科爾結喇嘛西，更西南爲乃東、瓊結喇嘛。（清史列傳亦載。）

(88) 李書，麻江之下爲業木猛卡。麻江之南塔榮目前爲「尼木縣」之中心。見 The Times Atlas of China。塔榮當爲舊烏裕克林哈。

(89) 李書列定結、甲錯間。

(90) 李書拉薩北路，倫宗之前有撒拉、彭布浪蕩。

(91) 波特郎，宗名：པཌ་ལྷོ་མཚོ་。李書頗草藏文同之。

(92) 李書，南路有札期，在嶺、札浪間。

(93) 李書，南路，亦作色。高長柱「九十宗」少朗及色。

(94) 俱見於李書。

(95) 李書瓊科爾結作：ལྷོ་མཚོ་ལྷོ་མཚོ་。另見(87)。

(96) 蔡里，曲隆、折布嶺（哲布林）、札什，李書皆有之。

(97) 自朗茹至業黨，皆據李書而言其所在。

(98) 會典載道光十六年。據藏事輯要卷十七，頁一五，乃十五年所置。清史亦載爲十五年。

(99) 李書作甲察。

(100) 會典，干原作千。

蔣武雄

版了很多邊疆叢書，而且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和總統府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也曾先後設立邊疆組，集合許多邊疆與內地從事或研究邊疆的人士，進行有關我國邊疆各方面的設計與研究，這三十多年來，可說是貢獻極大，成就輝煌。但是這些都只限於有關部門所做的工作，假如我們再進一步去了解

的話，我們將會發現國人對於我國邊疆的研究與重視，似乎顯得太不夠積極了。反觀外國，「已知道的，有十八個國家，對有關我國邊疆的研究，都比我們積極，其中包括日、美、英、法、德、蘇、義、瑞士、荷、澳、匈、捷、印、韓和錫金，而日本單是此類研究團體，就有二十多個」（中央日報登載林所長所說的話），這怎能不令我們深引以為戒呢？

今天我們雖然在臺灣過著非常安樂幸福的日子，可是我們實在不應該以偏安為滿足，因為我們仍有一項非常重大的任務，須要我們努力地加以完成，那就是以三民主義來光復大陸、光復邊疆，因此我們仍應時時以反攻復國為計，加強對邊疆的研究與重視，進而籌劃出以三民主義建設大陸、建設邊疆的藍圖。我們也更應體認邊疆乃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實在不容許我們予以忽視。昔日清代的名將左宗棠即曾大聲疾呼：「周、秦、漢、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失棄西北，以保東南，國勢漸弱，以至滅亡。」又說：「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安，非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因此我們不應忽視邊疆的研究與重視，林所長在演講詞中也提到「邊疆地區佔我國領土百分之六十以上，有邊疆才有內地，大家認為的遙遠地區，很可能就是我們反攻回去的大門。」

俄國侵略新疆之地略意義

壹、前言

新疆為我國西北屏障，地居歐亞大陸之中心地帶，外與俄國、阿富汗以及印度接壤，南與西藏依為唇齒，東與蒙古、甘肅、青海為鄰。面積一百七十一萬一千九百三十萬餘方公里，為全國第一大省（註一）。

遠自西漢時代，中國即基於國防安全之需要，着手西北之經略。武帝建元二年（西元前一四五年），張騫出使以還，遂與內地正式交通（註二）。漢武用兵西域，互三十二年之久，結局孫（今伊犁河南之地），伐大宛（今治罕地），收三十六國（今天山以南之地。註三）；元帝時陳湯襲郅支，兵力幾達於裏海；東漢明帝，班超平定西域諸國，聲威重振於裏海、波斯灣一帶，及至唐朝，政治開明，武功遠逾中亞，設安西都護府統轄天山以南至波斯以東諸地，北庭都護府統轄阿爾泰山以西，天山以北各鎮（註四）。其時中亞為中國通往波斯、東羅馬必經之路，中原文化遂得光被於中亞部族。

「這一句話提醒了我們，並不是今天退處臺灣，就不必去重視邊疆，反而為使我們反攻大陸的工作，能達到完美的地步，更須要重視邊疆。可是似乎國人並未體認到這一點，乃致使現在一般國人只知道有邊疆地區，却無法對於它們的政治、經濟、交通、宗教、教育、地理、歷史、語言、生活、風俗、習慣等有充分的了解，這真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足以我們深切來反省與檢討的，因為它所造成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它將會使我們由忽視而至疏遠，由疏遠而至不知，由不知而至隔閡。如此一來，我們又將如何去實現完成光復大陸、光復邊疆之神聖任務呢？尤其今天我國的邊疆地區，在共匪施以抄自蘇俄的少數民族政策之下，已遭受到種種的分化與壓榨，面目全非了。將來我們應該如何收拾此一殘破的局面，又該如何進行重建，真是一個頗不易解決的課題，更有待於我們予以詳加策畫。」

凡此種種剴切之言，怎能令我們再繼續忽略對於邊疆的研究與重視呢？筆者即是深切的有感於此，乃立志全力以赴對我國邊疆做各方面的探討。然而在此一研究的道路上，却常有孤獨無伴的感覺，畢竟忽視它的國人實在太多了啊！因此在此為文一抒己見，尤望能引起讀者的共鳴，以後有較多的國人也來從事於這一方面的努力，那將是筆者感到最欣慰的事了。

侯守潔

元代起於朔漠，兵鋒西至波蘭，西南臨小亞細亞，武功之盛，曠古未有。更將新疆列入察合台汗國及窩闊台汗國之領地（註五）。馴至滿清入關，兵威甚盛；清初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曾抗拒不服，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用兵征討，予以平定，拓地一萬餘里（註六）。設伊犁將軍負責統轄，自是清廷盡有天山南北路，始稱之為「新疆」（註七），分伊犁、塔爾巴哈台、烏魯木齊、喀什噶爾四鎮；蔥嶺東西行國、居國不下十數，悉為朝貢之邦。迨至光緒十年（西元一八七四年），改建為行省，更制同內地。

新疆歷經中國三千餘年之經營，早已構成國家領土之一部，惟由於距中樞遙遠，孤懸塞外，國防建設未能注及，每當中原板蕩，便脫幅而出，尤至清際，俄國崛起西邊，挾其侵略之野心以東來，蠶食我領土，分化我民族，遂使新疆之治亂與俄國結下不解之緣。

俄帝之侵略雖不過百年之事耳，然其窺伺中國，已非一日。遠者不計，自十九世紀中葉起，處心積慮，已見端倪，有計劃地一步步削弱中國，以達其

瓦解中國之目的。俄國之侵略新疆，實具有近水樓台之優勢，故新疆自十九世紀以後，不惟邊界糾紛日增，且俄國之侵力，每有日益千里之勢。誠以新疆在地略上實有極重要之意義也。

貳、新疆之天然地理環境及人文地理因素

一般地理上之位置，除包含面積之大小外，勢必包含其形式。而新疆不僅疆域遼闊，且地理位置特殊，以歐亞全局觀之，實為中樞。

新疆位於蒙藏之間，處於中國極西地，佔北緯三十五度至四十八度，東經七十五度至九十六度之間（註八），面積遼闊，冠於全國各省。其地勢，三面環山，西據帕米爾高原之葱嶺（註九），南連西藏高原之崑崙山脈，東北接蒙古高原之阿爾泰山脈；而天山山脈，自西互東，橫於全疆中間，在天山以南稱之為南疆（或南路），天山以北則稱之為北疆（或北路）；南北疆皆處於四周高峻，而中部低平之大盆地中；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稱之為塔里木盆地；天山以北，阿爾泰山以南，稱之為準噶爾盆地。此二盆地有如「仰釜」之盆地也。而各山脈間，沙漠連綿，兩大盆地即為新疆大沙漠之所在；沙漠之中，浩瀚渺茫，人煙絕跡，空氣乾燥，水源涸竭，即或飛禽走獸，亦絕無入其境者（註一〇）。是以，新疆之大山、盆地、沙漠等地形，均在影響了新疆之氣候人文等。

此外，新疆之河流，因地勢關係，大多澌蓄而成內陸河流。僅北部之額爾齊斯河，北流入俄境之齊桑泊，再匯鄂畢河而注入於遙遠之北冰洋。新疆之河流，簡而言之，可分三大支：北疆者，以伊犁河為主，皆向西流入俄境中亞地之巴勒喀什湖；科布多、塔城之交者，即為額爾齊斯河，西入俄境瀆於齊桑泊；南疆者，千支百脈，以塔里木河為主，皆向東流入羅布泊。

新疆湖澤之形成，與其河流有密切之關係；因四面所環抱之山脈，則多窪地，蓄為湖泊；故湖泊為數甚多。南疆以羅布泊最著名（註一一），北疆有布倫托海，額爾齊斯湖，然均不及南路之著名也（註一二）。

故新疆依其地勢，大致可分：最高地、高地、盆地、沙漠、低地等（註一三）。盆地四周多為高山，山間多冰河，山道尤為難行（註一四）；而盆地中心又為廣大沙漠，沙隨風流，常有移動，外周有河川流貫而為水草田，水草田綠草如茵，雜樹成蔭，溝渠交錯可資灌溉。

此地因距海洋甚遠，多山嶺沙漠，無海洋風以調劑，故為純粹之大陸型氣候，冬季寒威逼人，夏季炎熱如焚，空氣之乾燥為內地所未見；其中央又為天山所橫隔，故氣候往往隨區域而有異：如南疆喀什、和闐二區，近於熱帶，北疆阿山區近於寒帶，中路迪化、伊犁二區却近於溫帶（註一五）。再由於地帶之不同，各地之風雪雨露，亦各不相同。然大致看來，因四境皆為高山阻，海風濕氣不易吹入，以致空氣乾燥，雨量稀少，沙漠地帶或終年不雨，北疆雨

量較南疆多，故草地豐茂，東西縱橫，連成一片，而為天然之牧區，以致畜牧盛。南疆地形完整，四塞閉固，雨量稀少，故草地貧瘠，且不相連續，以致多水草田之農業也（註一六）。

因特殊地理環境之適應，新疆人口雖稀，但民族系別却極為複雜。其入種之龐雜，全國各省中無出其右者。且各族因天然環境之影響，對生活、文化以及整個民族性之發展均有關係。

再者，此一自然地理環境下，高山峻嶺、沙漠往往成爲一種天然屏障，而其間各民族往來之交通路線，多依地勢、地形而成爲天然公路，例如：山道。各民族遂藉此種交通路線而往來於各山谷之間。往往山谷之方向，亦可決定移動、往來之目的地，而其終點因此即變爲歷史上重要之地方（註一七）。然沿此類天然交通路線，歷史上往往會重演（註一八），故自漢代通西域以來，其所取之路徑，一直影響着以後各朝代之通西域。雖不必完全相同，或里程之縮短、延長，或新開拓之道路，或地名之改變……但在歷史上之意義，仍深受其影響。

綜觀新疆因特殊之自然環境，深深影響該區之人文因素，尤以新疆地形、氣候、民族、生活習慣、交通、經濟、生產方式之不同，在全國中乃自成一區。

叁、俄人侵略新疆之意圖

俄國爲一非常特殊之國家，昔受韃靼意識型態之影響（註一九），濡染韃靼主義之傳統，養成俄人特殊政治觀念與作風，且歷代在暴力獨裁之專制統治下，尤其其奴隸制度影響到民族心理——仇恨階級觀念尤甚。亦因生活艱苦，日與冰雪爲伍，孕育成一種恐懼、恐怖、陰鷲、殘忍之民族性。更富侵略之野心、慾望以及經驗。利之所在，必兵勢之所爭，不放鬆任一地區；成爲世界上最貪婪之國家，尤爲我民族最大敵人。

俄國自第十五世紀，脫離蒙古人之統治，即開始大舉東征，并侵入西伯利亞，向外擴張之野心漸熾。十六世紀伊凡四世即位，編進衛軍以擴大侵略力量，西伯利亞乃派遣使節至俄國，請求爲藩屬；於是使俄國人開始在東方有擴展勢力之機會（註二〇）。而中俄直接關係之開始，即在俄人掠取西伯利亞之後（註二一），而西伯利亞自古以來，即爲我國歷代生存威脅之來源，俄國利用爲侵略中國之孔道。

當中俄關係開始後，俄國即對中國懷着莫測之侵略野心。中俄經過幾次交鋒，兩國關係日趨頻繁；十七世紀開始，俄國即展開侵略中國之領土，一面向中國皇帝進貢，假獻殷勤，一面却暗中竊據中國之領土。尼布楚、雅克薩二城（註二二）皆爲俄人暗地在中國境內移殖界碑而佔領者。清康熙二十四年（西元一六八五年），帝發覺俄人竊佔國土，派兵攻陷雅克薩城，將其拆毀，俄人

逃尼布楚城，遣使北京求和，遂與清廷訂立兩國間之尼布楚條約（康熙二十八年，西元一六八九年）（註二三），此不僅為中外訂立國際條約之嚆矢，亦為清代喪失土地之濫觴。

迨至十九世紀，歐洲列強盛倡殖民主義，沙皇俄國雖是經濟較為落後之國家，但當各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向外爭奪市場之際，俄國亦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實行向外侵略。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之落後，反促他它對外侵略之手段益加殘酷野蠻。而中國則首當其衝。俄帝侵華之中心目標，欲將我滿蒙新疆與西伯利亞、中亞細亞打成一片，故滿蒙新疆，不僅為俄禍從來之門戶，實為世界興亡之樞紐。

自一五五〇年起三百年間，帝俄逐步侵佔歐亞心臟地帶，統一西伯利亞與中亞細亞；然不滿一世紀以前，當俄國向亞洲中部之侵入，即為新疆歷史新紀元之開始。由於俄國不斷地向外擴張，養成俄人所謂「活動國界」之觀念，據張大軍云：

所謂活動國界，便是在政治上無關重要的界綫，只要自己的力量一旦充沛，便向外突擊，所以經常視鄰邦的疆土為他們的前綫，尤其對遠東的落後地區（註二四）

因為這種思想作祟，視鄰邦疆土為其前綫，再加之十九世紀殖民主義之競爭，俄國向新疆軍事及經濟之侵略（註二五），深為英國所關注，實因俄國向亞洲中部擴展使然；蓋英國深恐俄人擴張，終將危及印度（註二六），英俄之磨擦，更加緊俄國對新疆侵略之決心，故當俄國佔領中國東部領土之際，又開始由西面經過亞洲中部而侵入中國新疆，此一推進亦為英俄兩國在歐亞競爭之一部。新疆實乃中國之前門，亞洲腹地之瞭望塔，得之足以控制印度、阿富汗以及中東，失之將遭受大英帝國主義之威脅，加之新疆地廣人稀，國防資源豐富，民族複雜（註二七）。故當俄國初抵中國之西緣，及叩新疆之門戶，新疆即成為俄國特殊利益之範圍；俄商人已越過邊界，開始商業之侵略。當中俄兩國為此談判，則反映出俄國之強盛，中國之衰弱（註二八），俄國為其人民，尤其商人，在全中國得到可貴之特權，第一次協定於清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在伊犁簽訂「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註二九），規定在俄國新疆邊境上二處，予俄商業上之便利。

然此不過是俄人侵略新疆之第一步，其野心亦不僅只掠奪貿易權而已，反潛施拓地之陰謀，覬覦新疆之物產，甚至於中國寶藏土地。俄人因得惠收獲之大，且知清廷之虛實，每迨新疆事起，益啟侵略之念，故有咸豐十年（西元一八六〇年）之「中俄北京條約」（註三〇），加緊於同治三年（西元一八六四年）之「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註三一），之後中俄依約劃界，然界約甫定，又發生新侵略，則當再劃定新界，新界甫定，亦必生更新侵略，如是循環靡已（註三二），然一切種因於「北京條約」之「以常駐卡倫為界」一語。是故中國

西北失地最廣，界約亦最繁。終新疆在滿清時期與俄國之關係，誠可用「失地喪權」四字括之耳。

中國革命成功後，未幾軍閥割據，無暇顧及新疆，政府未能撥款維持，亦不能供給必須之兵力，以應新疆內外之需要；新疆與北京間之脆弱聯繫，更形鬆弛（註三三）。此種情況，使俄國加緊向中國北部及西部之擴展。及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革命，沙皇政權傾頹，然蘇俄對中國政策之基本內容，仍繼承帝俄時代侵略中國之傳統，且擴而大之，覬覦新疆之意圖益熾，誠如先總統蔣公所云：

蘇俄對新疆的軍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說是步步加緊。（註三四）故新疆自民國以後，政局尤為動盪不安，雖新疆問題本身含有民族、政治、經濟諸種因素在內，然如無俄國風暴之侵略，絕不會有如近四十年來連年烽火遍天山之情景（註三五）。其對新疆之策略，亦採民族「革命」之型式，企圖造成邊疆地區混亂之局勢。綜觀新疆自民國以來，一連串之風雲變幻，固由人為而釀成之亂因，然就其主因，實由俄國一手侵略陰謀而造成。其在新疆之生殺予奪，早已視為其肥嚮之一了。

肆、新疆在我國防上之重要性

新疆僻處西陲，孤懸塞外，然在國防上實具有重大意義：事實新疆地多沙漠，氣候猛烈，雨量稀少，交通不便。然自古以來，中國歷朝之所以開闢經營不遺餘力者，咸因其地位，有關國家民族安全之所致；尤自俄國入侵以來，國防地位益顯重要，清季左宗棠氏對此有深刻之言論：

竊維立國有疆，古今通義，規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勢；必合時與地通籌之，乃能權其輕重，而建置之始得其宜。自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西北則廣漠無垠，專恃兵力為強弱，兵少固啟戎心，兵多又耗國力；用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非若東南之險阻可憑，集籌較易也……我朝安鼎燕都，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後畿甸宴然；蓋先朝削平準部，並勘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始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外患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闔。從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為綢繆者也。（註三六）

可是，新疆在我國防地略上之重大意義，況以現代立國之條件看，新疆不僅僅保蒙古，衛京師而已，尤在鞏固國家建國之基礎也。茲就新疆在國防上之意義分

述如下：

一、形勢要害之得失

新疆爲亞洲心臟部之戰略基地（註三七），北連蒙古，南鄰西藏，有若左右之兩翼，唇齒相依，利害攸關。本區之兩大山系——天山與阿爾泰山，天山在南，阿爾泰山居北，其中復有若干支脈，聯綴其間，形成西陲一大天然壁壘，對內大有居高臨下之優勢，故雖與俄國接界，因內有沙漠，外有高山，終難渡越，防守上利於我，不利於俄。

但在交通上，却不利於我，尤利於俄。蓋新疆之天山北路，地勢向外傾斜，且有橫斷天山之伊犁河，橫斷阿爾泰山之額爾齊斯河，兩大河流皆向西流入俄境。在俄境擅航運之利，更爲俄人勢力侵入新疆之根由（註三八）。

故新疆以形勢言之，得之則存，失之則亡，蓋新疆地勢高亢而險要，據亞洲戰略地位，失之，則蒙古、西藏、青海等門戶洞開，且因地形向東展開，愈東愈低（註三九），中原受其威脅，如進退失據，則無以拒敵。得之，則居高臨下，進退有據，故左宗棠氏有云：

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無虞東南自固。……俄人攘我伊犁，……深入爲難，我節日進，俄人日進，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於西北。各國必不致構衅於東南。（註四〇）

二、經濟上之價值

就新疆之經濟條件而言，可謂「遍地黃金」（註四一），當非僅指產金豐富，主要指新疆一切未開發、未發達，但在經濟潛力上之價值却未可限量，除有地面上之各種企業、建設以及地下無盡藏之資源外，尚有最大限度之發展餘地。正因爲如此，更引起各帝國主義者之注目與垂涎。

新疆之經濟價值，遠在西藏、外蒙古之上；農牧咸宜（註四二），花菓繁茂，五穀雜糧兼疏，與中原所出者，誠有過之而無不及；山區更是森林茂密，木材、皮毛亦利源之所在。至於礦產、戰略物資之豐富，更未可限量，計有金、銀、銅、鐵、鎳、鉛、鋅、煤、鹽、玉石、硫磺等，而他如錫、白礬、石膏、水晶、硼砂等亦有多量產出，幾在一省中，盡包括我國內地各省所有之產物。且多係國防重要工業之所需。

此外動力資源——石油，儲量之多，油田之廣，非惟在國內，即在世界亦佔一重要地位（註四三）。再則鈾、鎳更爲戰略武器之所必需。

凡此在在素爲俄人所垂涎，俄人是日益重視新疆之經濟價值，加之對新疆在距離上所佔之優勢，而此一優勢却決定了俄國在新疆經濟上之支配地位。誠如左宗棠氏云：

俄人之竊據伊犁，……圖攫其財利以自肥。……亦艷其土沃泉甘，川原平衍；物產豐饒，夙號腴區，又距其國界稍近，伸縮得以自如也。（註四四）

三、東西交通之要衝

新疆地居歐亞大陸之心臟地帶，地理位置適中，與各方距離略相等。爲我國赴歐洲之捷徑，故亦爲歐亞交通最便捷之大道；實集地緣之形勝（註四五）。

自古以來，中國統緒之輸出，即爲亞洲重要商業，且以歐洲人爲最大主顧；古代「絲綢」通道，計有數綫，但取途陸路者，皆西向出西域各國，西方學者稱之爲「絲路」。故新疆自古以來即爲中西陸路交通之孔道，對於東西文化之交流，更負重要之歷史任務。雖自海運暢通以來，形勢爲之一變；然今空運發達，世界航空路線，取最捷之途徑，故從我國空運要站起飛，通經本區上空，即可與俄國各站相啣，而西赴歐洲各地，最爲便捷。故在大陸時代，中國之西北大陸佔重要地位，海洋時代，中國之東南沿海佔重要地位，而航空時代，則以西北地區尤佔重要地位。今新疆在空運上之重要性，益顯優越。

四、國際形勢之關乎

新疆距中樞遙遠，一切國防、經濟等建設，頗難爲力。而英俄兩強，逼處界外，虎視眈眈。尤以俄國野心勃勃，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即陸續將我新疆西北部之廣大土地囊括以去，駸駸乎有獨霸中亞之勢；而另一列強——英國，自併吞印度、役屬阿富汗後，在中亞之勢力，日漸增進。

俄國之野心，欲假道伊犁高原由印度出海，是爲俄國傳統之「南下政策」；英國之野心，於保衛印度、阿富汗既得之利益外，並欲進而掠奪中國之西藏以及新疆之油田，是爲英國傳統之「北進政策」。是英俄兩國之政策正相衝突，俄人南下凶鋒日熾，英人頗有惴惴不安之勢，故英俄兩國，在我領土內，展開鉤心鬬角之競爭，而新疆一地却成爲列強肆意宰割之對象。

然列強中實以俄國對新疆最具威脅，據西貢交涉志要云：

夫以新疆大勢論之，交涉之危難，而在艱鉅者，誠不在英而在俄。（註四六）

俄對新疆之野心，以土西鐵路之大包圍最具體（註四七）；土西鐵路即土耳其斯坦至西伯利亞間之鐵路，俄國志欲侵佔新疆，雖云爲開發境內資源，便利歐亞交通而敷設，然皆沿新疆邊境，與新疆外廓相平行者，長達七百餘公里，適成一大規模之包圍形勢。此鐵路實無異爲侵略新疆綫，更爲侵略西藏、阿富汗之準備。

是土西鐵路之完成，於戰略上之地位，異常重要，俄東向以窺新疆，有如

探囊之易；由是可見，俄國之圖謀日亟，心懷叵測至如何程度矣。

伍、結語

中國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由於海上受到西方各國之不斷侵略，被迫嘗試瞭解世界情形；西方海權勢力影響中國社會之深刻，故有左宗棠時代之「塞防」與「海防」之爭。然新疆自左宗棠時代以後，在歷史上發生幾次重大之變化，政治上則由滿清變為民國；而海洋上之勢力仍支配中國歷史之發展，大陸上之勢力，則支配新疆歷史之發展，亦影響到中國西北各省歷史之發展。

迨至蘇俄對新疆之侵略逐步實現，中國對新疆之瞭解，幾全然不能明瞭，一般社會觀念，以為新疆之情形，仍是中國傳統觀念下之新疆。殊不知此時之新疆，因受百年來大陸複雜勢力之交互影響，尤其受俄國世界政策直接之支配影響，已遠非往昔之新疆可比了。

然新疆遠處西陲，交通梗阻，與內地關係疏淡，故今後對新疆之重視，必須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防、外交等各方面之同時努力，務使新疆與內地呼吸與共，方能完成建設新疆之最高理想。

〔註釋〕

註一：新疆東西長二千五百餘公里，南北寬一千餘公里，面積之大，相當於台灣省四十七倍。參閱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史論集第二冊，周師昆田著：新疆，頁一二四七。

註二：據七十一著：西域總志序，頁一上載：

三代以前，西域不通中國。自漢武好大喜功，開張掖、酒泉諸郡，又使張騫尋河源直至崑崙。厥後班超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威服五十餘國；遂命為都護以鎮之。而西域始通于中國矣，後歷唐、宋、元、明亦皆羈縻勿絕。

故西域與中國之正式交通，在三代以前不知如何；因無史料可徵信。唯民間商業上之往來，想已相當之發達。然對於西域諸國之明確認識，漢武帝時，張騫始傳于中國。可參閱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第二章：東西交通及西域，可知在張騫出使西域以前，波斯及印度均由西域人為媒介而輸入中國之特產——絲綢。此外關於山海經及穆天子傳所記載西域情形之研究，亦可參閱張大軍著：新疆史，第一章第四節：有關西域之古史傳說。及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叢書之二：新疆研究，趙尺子著：山海經時代的新疆。

註三：可參閱漢書卷九六上下，西域列傳。

註四：參閱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列傳。

註五：四大汗國為：1 欽察汗國，統治鹹海、裏海以北之地；2 察合台汗國，統治今之南疆及蔥嶺之內外；3 窩闊台汗國，統治天山北路一帶及今蘇

聯境內之巴爾喀什湖東南地；4 伊兒汗國，統治阿姆河以西，西及小亞細亞，南及阿拉伯等地。

註六：參閱魏源著：聖武記卷三，康熙親征準噶爾記，頁二一—三九；雍正兩征厄魯特記，頁三九—五〇；卷四，乾隆蕩平準部記，頁一一—一三；乾隆戡定回疆記，頁十三—二二；乾隆親征回疆國記，頁一三—二九；乾隆新疆後事記，頁二九—三三。

註七：新疆一名乃清高宗乾隆皇帝發明，滿清自康熙五十六年開始備邊，至乾隆二十五年平定天山南北；歷時三朝，耗用庫幣一億餘兩，征服西北大部，乾隆於勝利之餘，躊躇滿志，因稱其新征服之地為「新疆」，該地在中國過去歷史上，稱為西域，西人則通稱天山南北為東土耳其斯坦。

註八：參閱洪尊元著：新疆，頁三。

註九：蔥嶺為我國諸山之總脊，其脈行經新疆境內者，即為天山、阿爾泰山、崑崙山三支，東西橫互，地勢高峻。

註一〇：參閱洪濤塵著：新疆史地大綱，頁一四。

註一一：羅布泊一作羅卜諾爾；古稱蒲昌海、鹽津，自古以來史書屢見。

註一二：雖不及南路之著名，然額畢湖東西廣一五〇里，南北寬八〇里，四周百餘里，多夏不盈虧，厚水於岸，自然成鹽，伊犁一帶居民之食鹽，大多仰給於此。可參閱新疆史地大綱，頁一六。

註一三：參閱曾國著：中國經營西域史，頁五。

註一四：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卷二序：「起阿着尼國經鞬若鞞國」頁三下—四上載：

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蔥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極於天。自開闢以來，冰雪所聚，積而為凌。春夏不解。凝洩汗漫，與雲連屬。……由是蹊徑崎嶇，登涉艱阻。……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餒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

註一五：參閱新疆，頁五。

註一六：參閱蔣師君著：邊疆地理第三章：二、新疆頁四二。

註一七：中國歷史上，如：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自古以來即為河西之重鎮。

註一八：參閱Ellen Churchill Semple原著，陳建民譯：地理環境之影響，第一章：歷史上地理要素之作用，頁六。

註一九：據胡秋原著：俄帝侵華史綱，頁十五—十六載：兩個半世紀的韃靼統治，對俄人精神政治經濟影響之大，不下於東正教，他不僅使俄國脫離西歐，也使俄國敵視東方……彼得以前，俄人的生活，以及衣食住行，全是蒙古式的。大家知道東正教對俄國影響甚大，但促成東正教之勢力者，也是蒙古人。

然俄人在韃靼勢力衰亡之後，亦循韃靼至俄國之路徑來到中國，據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三帙，何秋濤著：俄羅斯形勢考一（北徼彙編），頁一二九載：

明世宗嘉靖年間，俄羅斯土人始借瑞典之兵，驅逐蒙古，以復其國；於是東西諸境，凡蒙古兵力所開闢之地，俄羅斯因而有之，是俄羅斯壤地本小，轉藉蒙古之力以成其大也。

註二〇：俄國之侵略素擅利用中亞之民族，東進西伯利亞，即利用哥薩克 *Cossacks* 民族，為先鋒，再附以囚徒、農奴，採取激烈之殖民主義，讓哥薩克人於冰天雪地中邁進，待他們佔領廣大土地後，俄國再加以追認，俄國即利用此種技術，以奠定其拓疆之基礎；此後，俄國亦以原班人馬，作為侵略中國土地之方法。

註二一：據周西村著：蘇聯侵華史實，頁一一二載：

日本人所著：東邦近世史一書中，曾有過如下的記載：「俄使臣初至支那，在伊凡四世之時，時庫臣汗在西伯利亞城抗俄，伊凡四世於一五六三年（嘉靖四十三年）令哈薩克人為使，遍告諸種族酋長，經蒙古遂達北京。」

另據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頁六載：

據可信之記載，第一次來到中國的俄使為彼得林 *Ivaniko petlin* 與滿道甫 *Odrushka mundoff* 兩個哥薩克人。一六一六年（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俄既遣使於厄魯特與西部喀爾喀的阿爾丁汗 *Altin khata*，因有進一步通使中國之舉，……於一六一八年（萬曆四十六年）出發，取道蒙古，抵北京。

註二二：據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內，第一帙，何秋濤著：雅克薩考一，頁四一七載：

東北邊境與俄羅斯接界最著者，莫如雅克薩城；由雅克薩城以西千里而近為尼布楚地，已入於羅利；由雅克薩城以北千里而遙為外興安嶺，中間別無城戍，惟雅克薩為水陸扼要之區，雖未設官置戍，然每歲祭邊會哨，必至焉，其繫邊防甚鉅。

註二三：據十二朝東華錄，康熙二十八年載：頁三五下—三六上：

乙亥先是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奏：臣等抵尼布潮城與鄂羅斯國來使一費要多羅、額禮克謝會議，彼初猶以尼布潮、雅克薩為所拓之地，固執爭辯；臣等以鄂嫩尼布潮係我國所屬毛明安諸部落舊址，雅克薩係我國虞人阿爾巴西等故居；後為竊據，細述其原委，開出其地圖，議分界事，宜共相盟誓，永歸和好。

註二四：張大軍著：四十年動亂新疆，頁二一三。

註二五：俄國對新疆之侵略，向來是軍事與經濟同時並進的。可參閱 蔣中正

著：蘇俄在中國，第三章中俄和平共存之發展，頁一〇一。

註二六：英俄兩國之磨擦，在此數年之中，已達最高峯。英國為保護其在印度之權益，故來自南方，侵入我西藏及其外圍一帶，對新疆之西南，亦發生極大興趣，重要城市，如疏勒、和闐均在其內，今英俄之範圍，在新疆內相接觸，北面顯然歸於俄國，南面則歸於英國。參閱 *David J. Dalin* 著，周肇譯：俄國侵略遠東史，頁三〇。

註二七：新疆最重要之社會問題，即為民族問題，俄對新疆之侵略，則始終利用該地複雜之民族問題；此外新疆因與中亞民族有血肉不可分離之關係，俄國輒利用中亞民族以侵略新疆，且大量實施移民。

註二八：參閱俄國侵略遠東史，頁二九。

註二九：參閱汪毅、張承榮編：咸豐條約，俄國之部：「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十七條」，頁一九—二一。

註三〇：參閱賈樹等纂：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六八，頁一七。

註三一：參閱同治條約（俄國之部），頁一二五。並參閱鍾鏞撰：西疆交涉志要卷二，西疆勘界緣起，頁一一九。

註三二：帝俄利用清廷之愚昧，堅持北京條約中載「以常駐卡倫為界」一語，強佔西北領土一百三十萬餘方公里；凡此乃因清人不明瞭邊疆境界之標準，亦多不重視外交手續所致，且國人對於邊界，向來甚少關心，所謂會勘云云。久已疏忽，沿邊界碑，多已廢置不用，而凡險要之地，或明或暗侵，均為俄屬。

註三三：參閱楊增新：補過齋文牘。

註三四：蔣中正著：蘇俄在中國，頁一〇〇。

註三五：參閱張大軍著：新疆近四十年變亂記略。

註三六：道咸同光四朝奏議第八冊，光緒三年左宗棠：統籌關外全局疏，總頁三二七—三二七七。

註三七：參閱蘇俄在中國，頁一〇一。

註三八：外蒙之形勢亦如此，蓋外蒙地勢外傾，色楞格河等均向北流入俄國之西伯利亞境，遂伏下外蒙獨立之禍源。參閱汪大燮著：國防地理，頁三二三。

註三九：參閱王華隆著：俄帝侵華地志，頁五八。

註四〇：道咸同光四朝奏議第七冊，光緒元年，左宗棠覆陳塞防海防及關外剿撫各事宜疏。頁二七九四—二七九七。

註四一：參閱洪尊元：新疆，頁一四七。

註四二：北疆以牧業為主，南疆以農業為主，但此一界限亦非絕對。例如北疆之伊犁河流域，以前雖為主要牧地，但因處於溫暖地帶，故農牧皆宜。此外從經濟觀點看，新疆之牧業有極大之發展希望，尤其牧業產品

，非僅對於新疆經濟，甚至於全國之國民經濟，亦有決定之意義。

註四三：新疆為我國石油主產地，有綏來石油礦、迪化附近石油礦、烏蘇石油礦、塔城石油礦、沙灣石油礦、沙車油礦、庫車油礦、喀什油礦、溫宿油礦。

註四四：同註四一，頁二七九七—二七九八。

註四五：參閱吳宗嶽著：《中國的地緣政治》，三，我國之生存路線，頁二八。

註四六：鍾輔撰：《西疆交涉志要》，總敘，頁二下—三上。

我與新疆一段情

劉英柏

天山積雪日高，埒池冰塊日厚；身上寒衣臃腫多，黃葉飄零白楊瘦。十載離鄉萬里遊，戎馬倥傯未曾休；仗劍登樓望南國，蜀江水碧巴山秀。

抗戰末期的前後三年（三十四至三十六年），我時常在新疆迪化以西的烏魯木齊河畔、西塞公園閣微草堂七層樓上，憑欄遠眺塞外風光，便會觸動「白雲親舍」的無限遐思，有時信口哼出上面那幾句歌兒，打發寂寞的日子。

抗戰末期，中央政府為著要加強大西北邊區的國防，選派了很多年輕力壯、能耐寒暑的空軍優秀幹部去邊疆各空軍基地服務。曾於抗戰初期（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遠征日本的飛將軍蔣紹禹（前幾年任警備總部中將副總司令後，限齡榮退，現任臺中四川同鄉會理事長），奉派為空軍第十六總站總站長，我也奉派到十六總站承乏所屬第四課課長兼養場大隊長（維護飛機場），於三十四年三月一日由蘭州飛經玉門關至迪化。呀！整個的白色，可說是晶晶銀世界，碧碧雪花天，美麗極了。

進入寢室，更換特製服裝——皮帽、皮大衣、皮手套、毡統、黑色眼鏡。辦公室及寢室餐廳等，都是夾層火牆，以禦寒冷。出門時如果不慎，即有墮指裂膚的危險。直到清明節前後，天山和平地的積雪，纔開始溶化，左公柳亦逐漸發出嫩芽。到了夏天，烏魯木齊河的水，清澈明亮，不少青年男女，尤其是新疆女子學院的學生，裸露著白足，在河中打水仗，偶爾又哼著：「天山白雪潔又鮮，活潑兒女齊向前，新政府創立吾校到今天，培養了多少優秀女青年。……」這新疆學院的校歌，音波播入耳鼓的時候，瘋顛了不少大男孩；「花開原有意，蝶來也多情。」空軍的飛哥張若蕙，碰上了學院的高材生章培秀小姐（現已花甲之年，住臺北新店花園新城享清福）；前騎五軍軍長馬雲章（現任國大代表，住臺北新店國校路），碰上了學院的高材生王素蘭小姐，到今天伉儷情深三十多年了，不知羨煞多少「老新疆」的朋友們。

註四七：據蔣帥君章：政治地理學原理，第四章：人文環境對政治的影響，第三節（乙）鐵路對政治的影響，頁三七九載：

帝國主義國家的以鐵路控制我們國家的內部，在清季的國內鐵路建設中，已可見其居心；但與我相鄰的國家尚不以此為足，而以鐵路包圍我國。自清季以迄民國時代，外國在我境外建築鐵路以包圍我國，更有一種外重內輕的形勢，使我整個的邊區，都遭受嚴重的威脅。

「吐魯番葡萄哈密瓜，庫車秧哥一朵花。」在西北跑過的人，大家都知道其中意義。但「秧哥」二字，恐怕在寶島的人，知道的不多。在這裏特別說明是在年輕貌美的維族或哈族女娃子——她們誠樸無華，不慕虛榮，頗令人喜歡。說到葡萄與哈密瓜，的確非常香甜的。

關於娛樂方面，有電影（俄片居多），有國劇，有聞名國內的「康巴爾汗歌舞團」；最使男士「意亂情迷」的，是烏魯木齊河邊的洗澡間，一排排幾種民族的女孩為你擦背，使人魂銷魄散，以現在的新北投相比，則是這裏的小巫見那裏的大巫了。還有歸化俱樂部（二轉子）（中俄夫婦所生的孩子）姑娘，輕歌曼舞，使人飄飄欲仙！

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了，可是多故的新疆，又鬧起亂子來，阿合買提江在俄人唆使之下，自稱「東土爾其斯坦國王」，指揮維、哈族部眾向政府軍攻擊，精河、烏蘇、相繼淪陷，綏來告警，迪化危在旦夕，我空軍部隊，奉命部分疏散，找養護飛機場的官兵，分駐嘉峪關、蘭州，留一部分人駐迪化配合空勤部隊作戰。我於當年九月二十五日飛嘉峪關南機場駐防，遙為指揮迪化及蘭州的部分官兵待命行動。想不到抗戰勝利了，西北邊區還在打仗，恐怕是現在的人，大多數不知道的怪事。

我在嘉峪關「冬眠」了半年，於三十五年三月重飛迪化，整頓部隊，恢復了正常而又革新的工作。這時春暖雪溶，我領袖蔣公派中央宣傳部長梁寒操、監察院長于右任，先後飛新疆宣慰。我追隨右老飛全疆各飛機場作聯絡工作，當時承蒙右老書贈我一幅立軸（見拙著校勘應用學五一頁）。右老鑑於新疆局勢由紛亂趨於安定，心情非常愉快，並作了「我與天山共白頭，白頭相映亦風流，羨它雪水灌田疇；風雨憂愁成過去，山川憔悴幾經秋，暮雲已盡見芳洲」的詩句，是針對當年七月一日「新疆和平紀念日」有感而發。當「新疆日報



攝會大會紀念國五三祝慶華國法開機疆新全晉韓行北西府政民國

化迎子節十雙年五十三

「發表出這一首寓意輕鬆有趣的詩句以後，讀者笑謂髮似銀霜的右老，還是和青年人一樣，喜歡風流自賞啊！」

主持新疆軍政大計的人物，民國以來楊增新很能幹，金樹人個性偏，盛世才簡直不像話，莫名其妙的主席劉文輝關了很多年，省黨部主委黃如今，也失去了自由，其高壓手段，恐怖政策，弄得民不堪命。誰料到人世間還有這樣壞的所謂「盛督辦」。吳忠信主持新政不久，無多成績表現。後來以行轅主任，戰區長官兼省主席的張治中，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經常把我們「召」去西大樓開會「集訓」，以三寸不爛之舌，「訓」得人頭昏腦脹。他有時要人家發言，照常情說來，不管旁人說得對不對，都該付討論表決，殊不知這個老傢伙，剛愎自用，獨斷專行，除了大罵發言人之外，還要將「罵」稿交新疆日報社社長谷聲震發表，使被罵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他罵的話大約是：「你老不懂事、老顛多、老糊塗、老不正經。……」或「少不更事、年幼無知、知識淺薄……」。他請客喫飯，要大家起立「敬禮」，好像老師上課一樣，學生必須行禮，以重師道。我們這些空軍幹部，很勉強的受他間接指導，每次聽說他請喫飯，即非常尷尬，啼笑皆非，好在總務處長余易麟將軍，很和氣的打圓場（余現住臺灣高雄，其夫人是四川人），不然的話，我們在那種特殊惡勢力環境之下，真混不過去。

「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的俗諺，用在張治中身上，是再恰當不過的了。衆所週知，中華民國那些時間權力最大的人物，是先總統 蔣公，可是張治中卻認為他最大；且看他主持各種聚會，非穿大禮服、非用樂隊不可，我們賢明的 蔣公，那有那些排場——臭架子呢？

回憶三十五年國慶紀念日，他召集全新疆機關部隊文武首長開會，然後拍團體像作紀念，我建議說：「把 蔣主席畫像大風，擺來作背景，不是很有意義嗎？」冷不妨張治中的眯眯眼狠狠的盯我一下，以不屑的表情說：「拿他幹什麼！」接著問：「你是空軍的人嗎？」我說：「是！」因為當時戴的大盤軍帽，穿的是黃色軍常服，所以他知道是空軍（附照片中的黃色服裝者，都是空軍的首長，前排穿大禮服的是張治中，筆者站在張的左後方，張的右邊是當時的副主席麥斯武德，麥的右邊是改邪歸正、接受和談的副主席阿合買提江，右末一位穿馬靴者，即是忠貞可靠的余易麟將軍。）所附這一張照片，就是國慶紀念日所拍。聽了張治中所說「拿他幹什麼」這一句話，我當時就認為他對 蔣公不忠，同時回憶當年一個集會中，陳炯明的部下葉舉以「孫大炮」的話侮辰 國父，陳不但不予糾正或責備，反而認同，可見陳當時就有背叛 國父之心。張說「拿他幹什麼」這一句話，顯然而當年陳炯明是同樣的背叛心態，所以我聽了很難受，揣測老賊不是忠貞分子，結果三十八年藉「和談」跑北京，投靠匪幫，拜毛匪澤東為乾爸爸。那時有一位愛國詩人張皇失，作了兩首七絕詩罵張洩憤：①狐媚工纔震兩京，善觀氣色是將軍；到頭尾巴終須露，不作

蘇卿作李陵。②僕僕風塵走二京，無聲無臭賣三軍；未經矢盡援窮戰，泉下相逢愧李陵。

邊情多故，民族複雜，我空軍幹部雖然優秀，但也難予適應那些怪裏怪氣的所謂邊疆大吏。空軍首長田曦、彭亞秀、蔣紹禹、杜聯華、傅恩義、張季良、馬伯周、陳圖超、王鏡人、彭元龍、戚宗義、戚啟勳（現任中華文化大學教授），都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幹不多久，「明哲保身」而請調回關內了。我前

蒙古及蒙古人(二)

第二節 地理上的蒙古

一、亞細亞之地勢

敘述蒙古的地理，須先研究亞細亞的全般地勢。不用說大家都知道亞細亞的地勢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所形成者。蒙古高原是所謂中央亞細亞乾燥地帶的一部份，它的起點是在帕米爾高原。所以敘述蒙古高原的性質，必先把握帕米爾高原以及中央亞細亞乾燥地帶的一切不能不說。

帕米爾高原在地理學上來講是，有在帕米爾地方聚集之稱，各山脈均在此處會集，恰巧為同傘的軸一樣，形成了亞細亞各大山脈的中心點。位於中國新疆省的西南，印度的西北，它橫跨有數個國家地方，如中國、印度、阿富汗，蘇維埃聯邦等是，突起於海拔有三千五百公尺以上，其間不乏五千五百公尺乃至六千公尺的高峯連綿，頂峯白雪皚皚，聳立於高空。這就是它真正被稱為世界屋脊之起因所在。

帕米爾高原的頂點，山脈都由此向四方伸展、稍微往東南奔走的是喜馬拉雅山系、稍稍偏南轉西奔走的是興都庫斯山系。另有往東方的是崑崙山系，往東北方的是天山山系，接着這個向前奔走的是阿爾泰山系。造成蒙古高原形象之主要因素，是由這些個山內的崑崙、天山，阿爾泰山系所構成。

崑崙山系它的山源發自帕米爾高原，從帕米爾高原蜿蜒而出之後被稱為喀喇崑崙山脈，而區分了西藏高原和中央亞細亞的達里木盆地，再向東走分成南北的兩個山脈，北脈被稱為阿爾騰塔格山脈，區分了達里木盆地和青海草原，南脈被稱為巴顏喀喇山脈，成為西藏和青海的分界，再往東走進入了四川省的西北而構成了岷山山嶽地帶的形象。在中國從古代所稱之崑崙山或崑崙山脈，主要所指的是這個巴顏喀喇山脈。崑崙山系乃發自帕米爾高原以至到岷山，大體上分成數條連峯，由西往東走，標示着一定的方向，達到

後在新疆「混」了兩年多，於三十六年榴紅似火、荷葉青青的時節，離開迪化，飛到古色古香的西京空軍第三軍區司令部服務。

最近老朋友要我「老新疆」說點什麼舊話，不禁往事依稀，值得回味，玆當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時候，信手寫來，冀博讀友一粲，不周之處，敬祈原諒！

米內山庸夫 原著

恩和塞汗 譯

岷山山嶽地帶，從此山系變成複雜、一部成為大雪山脈及其他所謂之橫斷山系向南走了，另一部奔向東的被稱為大巴山脈，成為四川省和甘肅、陝西兩省的省界，進入陝西省領域內，又分出了一脈就是所稱的秦嶺。另有一系從阿爾騰塔格山脈向東走的是被稱為祁連山脈、賀蘭山脈、陰山山脈、成為蒙古高原與青海以及中國之境界。陰山山脈再往東延伸，到了中國的東北角又往北拐彎變成了大興安嶺，成為蒙古高原和滿洲的境界。

天山山系的山源同樣發自帕米爾高原，一脈走向西北進入蘇聯領域內之中央亞細亞後被稱為薩阿喇嶺，一脈走向東北的是被稱為之廓克沙里嶺，這個廓克沙里嶺就是天山的主峯。在其中的汗騰格里山海拔有二萬一千九百呎，是天山的主峯。由那兒往東把新疆高原分成南北二路，就是被所稱謂之天山南路與天山北路。

阿爾泰山系的起點在天山山系的北方，它的主脈從科布多往東南走，然後進入沙漠地帶和遙遠的賀蘭山脈相接在一起。山嶺極為高峻，海拔達到九千呎以上甚至一萬呎的也有，尤其主峯托薩克托卜谷特山，據稱海拔約有一萬四千呎之高。

阿爾泰山系的另一脈賽留格木嶺奔向科布多、烏梁海的西北，被稱之曰薩彥山脈，再偏東後就叫外興安嶺，成為蒙古和蘇聯領域西伯利亞之境界。還有一脈走向薩彥山脈的南方稱為唐努山脈，再有一脈逕向南部的就是所謂之杭愛山脈，相互並列東行，連接外蒙古之肯特山，一脈從肯特山北去與外興安嶺會合，一脈東去成為內興安嶺，然後進入滿洲領內與大興安嶺連接。

二、蒙古高原

從帕米爾高原出發往東去，或往東北去的各山脈大致的說來，崑崙山系的各山脈經它南側東行，阿爾泰山系的各山脈在它北邊經過，天山山系的各山脈踞踞在它中心點一帶的西部為主。因而這個崑崙山系和阿爾泰山系，在

它東方很遠的地方，形成爲與安嶺相互連合着。在這些個崑崙、阿爾泰山系的各山脈被包圍的地區，就是被所稱道的蒙古高原，天山山系以及阿爾泰山系的各山脈在蒙古高原西北部構成了一幅山嶽地帶。

在天山山脈的北面是天山北路，南面是天山南路，東北是戈堅，南有塔克拉馬干大沙漠而成了中央亞細亞的大乾燥地帶。這個地方不論何時言之，主要係屬於土耳其系民族的居住區域，平常被稱爲新疆，或者是中國土耳其斯坦，雖然沒有被稱爲蒙古，可是從地勢上看起來，與它東北的廣大區域之連綿不斷的蒙古高原保持着有密切的關係。

再從地勢上更具體的談起來，即蒙古高原是西從天山山脈開始，東到很遠的大興安嶺爲止，是一廣大而無邊際的大高原。南以崑崙山系的祁連山、賀蘭、陰山等各山脈與青海高原以及中國本土爲界，北以阿爾泰山系的薩彥山脈，外興安嶺等各山脈與西伯利亞爲境，東以大興安嶺成了與滿洲平原地帶的界線。是被這個崑崙、阿爾泰山系的衆山所包圍着的。西邊是從天山之東，到大興安嶺爲止，據說是約有我國（按：日本）全部面積五倍的廣大區域就是蒙古高原。它的地勢，西邊高東邊低，西邊有超過一萬呎的高山綿綿相連，它的東方雖被稱爲著名的低窪地區，仍平均保持約有四千呎的高度，東南臨滿洲及中國的平原地帶。在高度上言之雖不及西藏高原，但它在廣闊方面遠超過前者，不愧真正可稱之爲蒙古大高原。

蒙古高原的特徵是它的周圍被山嶽地帶所環繞，中央懷抱着盆地性高原。其中央盆地在太古時代據說是海洋，或說是大湖，不管它是怎麼樣，除西北部山嶽地帶外，中央部份大部地區沒有山是真的，廣大的沙漠和草原以及起伏不定的大丘陵地帶是蒙古高原所形成之地形上的特徵。西藏高原平均海拔約四千五百公尺，在它高度言之高出蒙古高原很多，並且北邊有崑崙山系，南邊所有的喜馬拉雅山系的衆山所控制，被高山峻嶺所包圍的程度也在蒙古高原之上，唯依它在內部的廣袤上來講，遠不及蒙古高原，且其間山嶽連綿不如蒙古高原的高坦壯大。再有中國西部的雲南高原到處都是山嶽連綿，眞予人以感覺雲南省如同在山嶽之上，省內不論到何處，都攀山而上或依谷而下。這些個雖然同樣均爲高原，但與蒙古高原大異其趣。

蒙古高原與其他各高原不同，它的周圍均被山嶽所環繞，中央懷抱着廣大的盆地性平地之處，這是它所有的特徵。該高原內部夏季之炎熱，如同火燒一般，但是很短暫的一刻，其廣闊的沙漠地區，以及一望無際的草原，同是蒙古高原特徵的所產品。如蒙古高原周圍的山嶽地帶，防碍了蒙古內地與海洋地帶之大氣的流通，由海洋吹襲而來之含有潮氣的風，統被這些個山嶽所遮擋，因而造成了高原內部的雨量稀少且乾燥，沙漠、草原等地勢關係而有的蒙古特徵，大都均由這個高原的乾燥而形成。

屬於阿爾泰山系的薩彥，杭愛，外興安嶺等衆多山脈都由西全東的接連

着，由此分隔了蒙古內地的高原和諸山外邊的西伯利亞平原。因爲這個由北方海洋經過西伯利亞平原所吹來的風，均被這些個山而擋回去，吹不到蒙古內地。又在蒙古內地的內部，由於沙漠的乾燥，常颳起蒙古內地特有的強風。那並不是經由西伯利亞平原所吹來的風。含有潮氣的西伯利亞風，碰上了阿爾泰山系的諸山，在那兒把雨降下的風，變成溪流或河川，通過西伯利亞平原北流而注入北極海，又有一部份流入貝加爾湖。鄂畢河、葉尼塞河等各河川，都由這些個溪流所匯集而成。另有一部份，在外興安嶺的山中往東流，這就是鄂嫩河、克魯倫河等，續東流成爲黑龍江注入鄂霍次克海。

一如上述由西伯利亞吹來的風，碰上了蒙古高原北邊的諸山，在那兒把雨降下的結果，以致造成了那兒的每座山均有豐富的森林，這就是所謂的西伯利亞森林地帶，平原地區土地肥沃，灌溉又容易雖適宜於農耕，但相反的，即那些個山脈的南側雨量少極爲乾燥，多少有點降雨的地方則是草原，至爲乾燥的地方則是沙漠。

蒙古高原和滿洲平原的分界線是大興安嶺。同樣爲蒙古高原與中國分界的是陰山山脈，它也和北方諸山脈遮擋了西伯利亞的風一樣，把太平洋吹過來的風予以抵擋，而成爲海洋氣象和內陸氣象分開的界線。使滿洲和中國的雨量比較多，導致了土地的肥沃，所以是農耕的良好場所，相對的蒙古的雨量少，於是地方乾燥只有沙漠和草原了，在草原地帶也不過是只能牧畜而已。雖然在草原的一部份也有從事於農耕的地方，然而這不是蒙古高原本來的面目，也不是蒙古民族之本性的生計。蒙古高原的自然特徵是沙漠與草原，與此同時生計上的特徵是牧畜。

蒙古高原周圍被山嶽所環繞，很明顯的表明了在地勢上或氣象上與沿海地帶不同，說蒙古高原的特異性完全依着這個有所變化也不是不可能。如以在地勢上對西伯利亞、滿洲、中國等沿海之平原地區而言，蒙古內地便成爲高原，在氣象上對海洋性氣候言之，却是極端的大陸性氣候，對濕潤性地帶言之便是乾燥地帶，在生計上對農耕而言則是牧畜，如此的相互差異而發生了有所不同的情況。

蒙古高原和它外邊的西伯利亞、滿洲、中國相比較，大體上，在地勢方面平原對高原，在氣象方面海洋性氣候對大陸性氣候，濕潤地帶對乾燥地帶，在生計方面農耕地區對遊牧地區之分別，如就蒙古內部觀之，在地勢上大致可以被考慮分成三種地帶，那就是山嶽地帶、草原地帶、沙漠地帶。因此此在蒙古內地的氣象變化，遊牧活動，大凡均依這個地勢的特徵而顯現出來。現在就把蒙古的這些個山嶽、草原、沙漠依次闡述於下：

第三章 蒙古高原的特徵

第一節 山嶽

一、在高原上迴轉的諸山

遠眺在蒙古高原上迴轉的各山，其在型態上可分為兩種，其一是由岩石所形成之尖峯山嶽以嵯峨之勢聳立於高空，另一種是拉着美麗的且具有緩慢坡度緊密相連的山嶺。蒙古的諸山，大體上西北高而東南低。在西南有從帕米爾高原所連之接連不斷的崑崙山系主峯，喀喇崑崙山脈的主峯，即K第二峯海拔有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呎，被稱為世界第二高峯。從喀喇崑崙山脈以至於阿爾騰塔格嶺山脈，巴顏喀喇山脈，不管那是那一個，均有能達到海拔一萬呎到二萬數千呎的巨峯相連。各山巨峯大部份都是巖然岩石，由這個被稱為喀喇崑崙山脈，再被轉稱為崑崙山脈。喀喇崑崙山脈是「黑」的意思，崑崙山脈是「砂礫」或指「岩石層次」而言的話。因此，喀喇崑崙山脈是被呼為有一「黑砂礫層次」之意思的山脈名稱。並轉稱為崑崙山脈。此也不過是喀喇崑崙山的簡稱而已。喀喇崑崙山脈東接巴顏喀喇山脈。這就是所謂之崑崙主脈，在中國自古所稱之崑崙山之說的山脈。其巴顏喀喇的巴顏，係有「富足」或「豐富」之意的語義，（譯者按「巴顏」係蒙語，上邊譯法很恰當），喀喇是「黑」，所以巴顏喀喇山脈因而含有富足黑色山脈的意思，換言之也就是真黑山脈。巴顏喀喇山脈往東延伸之處有大積石山。這是由中國人所付與它的名稱，一如其文字就是由很多大石頭堆積而成的山。

原始民族與物附以名稱、普通多依其原有姿態為基準。猶如對山之稱呼，因為它經常有積雪，雪是白色的，故稱之為雪山或白山，再有對河之稱呼，河水混濁有黃色的，稱曰黃河，水呈黑色者，叫作喀喇烏蘇河。「喀喇」是黑、「烏蘇」是水。特別是在蒙古，這種名稱多。猶如從山上向下所流者，即呼之為向下流的河，譬如就是海拉爾河，及至下流河幅闊大，即呼之曰廣闊河，此即額爾古納（此語係蒙語！——寬的意思）河是也。

和這個一樣遠眺形成蒙古高原基礎的西南諸多山勢，如被稱之為喀喇崑崙山脈、巴顏喀喇山脈，又叫稱大積石山的，依那些名稱、那些山不管是什麼名稱，均被想像是黑色的岩石山。

若那是個平地，或者是低矮地區，或者是有山，把那個以普通的矮小諸山看待，那裡沖積有黃土或者是壤土，因而可能滯積有粘土層，或是壤土層等不得而知，如同帕米爾高原，崑崙山系的尖峯，海拔有二萬餘呎的高山，其粘土層，壤土層等的細微土質，或為飛掉，或為流失，而平常所剩餘者大抵都是岩石。因此其頂嶺，多為岩石聳立的尖峯，山谷之間經常有冰河，其溪谷由山嶺高峯所飄落下來，岩屑，密密層層重疊在一起。這就是所謂之砂礫層崑崙山。尤其喀喇崑崙山脈一帶的諸山多黑色頁岩，經過萬年也不易消失的黝黑頁岩，與白雪冰相映，於遠眺之下，其黑色覺得越法的顯明。從這兒可以瞭解原始民族稱這個為黑山，或呼之為有黑色砂礫層山脈的道理所在。蒙古西南的諸山，就像這樣，如同鋸齒排列一般的聳立在天空的尖峯群，

並覆有雪和冰的白峯，與這個相對的是黑色頁岩的岩石，岩石被風吹雨打所產生的砂礫和石屑又形成了山嶺，這也是該地具有之另一種特色。

二、天山山脈和阿爾泰山脈

蒙古高原西南，對崑崙山系的一群山，其西北有天山，阿爾泰山系的一群山。天山山脈是起自帕米爾高原，剛開始時往東北東走，接著東行，其主峯為汗騰格里山，標高有二萬一千九百呎，以白冰的偉姿聳立於天空，真不愧於其天山之名。阿爾泰山脈在天山山脈的北面，於蒙古科布多的南境從西向東南走，與崑崙山系的賀蘭山脈遙遙相對。它的主峯托薩克卜谷特山海拔約有一萬四千呎。以這個天山、阿爾泰山脈為主脈的其他很多山脈，奔向東西，構成了蒙古高原西北的大山嶽地帶。

天山之古名曰白山，又被稱為雪山。一年四季常覆有白雪因而得名。據說天山之名依匈奴之說詞而取名。唐代又稱為折羅漫山。不論稱它是白山、雪山，或天山，折羅漫山也好，總而言之，指的是現在天山山脈主峯汗騰格里山。汗是蒙古語「王」的意思，騰格里也是蒙古語係「天」的意思。說成汗騰格里山就是天王山。匈奴之稱為天山，想也俱有同樣的意思。

天山山脈在蒙古高原的西部向東西走，是中國古代的西域，就是現在新疆省內以區別南北而有名。把它北面稱為天山北路，南面稱為天山南路。那是因為沿天山山脈的南北山麓有路可通故而得名。在中國如此場合，所稱之北路、南路，不一定完全是指道路而言，也許是那些地方附近的地區名稱。猶如天山南北兩路指的是天山南部以及天山北部的兩個地方而言者。蒙古高原的西部，就是古代的西域，現在的新疆省，天山南北的情形也有很大的差別。

天山南路之南，隔很遠與崑崙山系的脈相對，天山、崑崙兩山脈中間懷抱着所謂達里木盆地，其中央是有名的塔克拉馬干大沙漠。在達里木盆地的北西，沿着天山山脈的山麓，復於南方沿着崑崙山脈的山麓，點點滴滴的有綠色地區。那是從蔥嶺、崑崙、天山等眾山脈所滴下來的水流各自流入達里木盆地的地方。那些個河流，有的匯聚而成湖，有的變成河，沒有腎部的河，滲入於沙漠之中，由那些個聚集而成，最大的河流是達里木河，這條河最後注入於羅泊湖。消失於沙漠之中的最著名而沒有腎部的河流是克里雅河。塔克拉馬干沙漠是沒有水不長草的不毛大沙漠地，完全不適於人類的居住。僅在天山南路之山麓地區有綠地之處有人居住。所以在那麼大的廣闊土地上，人口之那麼稀少簡直不成比例。這個地區古代是雅利安人，西藏人等所住地域，從而被傳言佛教曾盛極一時。現在已看不見雅利安人的踪跡，西藏人也極少，而成為土耳其系的纏回以及吉爾吉斯人，並有由中國移居前往的漢人、吉爾吉斯人除作游牧活動外，大部分從事於農業以及定居牧畜業。就像這樣天山南路中央抱着的是大沙漠，住民居住在周邊山麓的綠地一帶，以

土耳其系民族為主。土地以農業以及定居牧地地帶為主。

天山山脈之汗騰格里山，從天山往東去成為那拉特山，然後更分成兩脈。一脈下東南成為關克帖克山脈，一脈北走的就是博格多鄂拉山脈。關克帖克山就是漢書上所說的北山，經過青海的北部而與南山相對的北山。在博格多鄂拉山脈的北方有博羅布爾噶蘇山，再往北又有塔爾巴哈台山脈。天山山脈數條山脈大體上均往東西奔走中排列成南北方向，漸漸的北去和阿爾泰山系的山脈相互並列。所以天山北路沒有像天山南路之如同達里木盆地那樣廣大的盆地，而是山嶽和高地性平原相互連接之地帶，到處都有山，山與山之間懷抱有沙漠或草原，繼之與其東的，所謂之戈壁大沙漠相連接。天山之東，在它南方的達里木盆地近處懷抱有最低的地方，低於海面約壹百公尺之說的吐魯番盆地，可是天山北路的大部份都是山嶽，草原、沙漠相互錯綜着，形成了自蔥嶺及阿爾泰的山嶽地帶往蒙古高原之推移地帶。却與天山南路之以有衆多都市為主，並山麓多為綠地灌溉方便之農耕地區相比，天山北路僅在其北部山根地帶有一部份可以灌溉適宜於農耕外餘多為山嶽草原地帶，在草原有蒙古人，哈薩克人等的游牧居民。隨着對以在南路為多數之土耳其系民族的纏回，吉爾吉斯人等，於北路以游牧民族之蒙古人及哈薩克等的漸漸增多之事可以拭目以待之。在清朝時代，稱南路為回部，說北路是準部。回部是回教民族，是指土耳其系民族的地域之意，準部是準噶爾，就是說係蒙古系民族的地方之意。就像這樣天山南北的地形與情勢相互有所不同，即南邊是急陡的山嶽所包圍的沙漠性盆地，北邊是山嶽、草原、沙漠、盆地相互錯雜連接而成的高原，因地勢上的不同，在那兒所居住的人們生活也不一樣，就是南以農耕及定居牧畜為主，北以游牧為主，又南是回教民族，即土耳其系民族，北是蒙古系民族，就像這樣即在民族上也有很明白的區別。在天山山系的北方接連的是阿爾泰山系，阿爾泰山系的衆山向東延伸，山勢逐次減低，遠至東邊的大興安嶺相互連接在一起。其間有大草原，大沙漠，周邊諸山之山坡亦逐次成為平穩之丘陵性山脈，呈現了純蒙古高原的特性。因蒙古高原西北高而東南低，中間部位懷抱着相互銜接的大草原與大沙漠。

阿爾泰山脈是起自天山山脈的西北奔往東南，進入戈壁沙漠地帶之後，山勢失威遙遙與賀蘭山脈相對。其主脈走向科布多之南，被稱為大阿爾泰山脈，山勢頗為高峻海拔達自九千尺乃至一萬尺以上，其主峯之托薩克托卜谷特峯約達一萬四千尺。於大阿爾泰山脈的北方有賽留格木嶺，繞過科布多，烏梁海的西北，再向東北延伸成為薩彥山脈，為蒙古和蘇聯的境界。薩彥山脈之南是唐努山脈，再其南又有杭愛山脈。相列着在蒙古北部，東行到很遠地方與肯特山接連。這些個地方成為外蒙古西北部的山嶽地帶，在它東方是鄂嫩河、古魯倫河流域，就是蒙古民族發祥地。阿爾泰山系的山脈相互接連的地方，對於蒙古在地勢上，民族上言之，居於主要地區一事，由此可以窺

知。

阿爾泰山也寫作阿勒壇山，或阿爾坦山。「Altq」是蒙古語係「金、」的意思，無疑阿爾泰是把「Altq」誤譯之音。在中國又把這個以意譯為「金山」。如前述在蒙古名中以所見之原狀取名之事甚多，阿爾泰山就是其中之一。因為那個山盛產金礦，故稱之為「Altge」就是金山。從帕米爾高原向東所走之崑崙山系的山脈之中有一山脈稱為「Arochthysku」，在中國寫作阿爾騰塔格嶺，又寫作阿爾金山。不管它以音譯為「Auoithaska」或「Auochi」。

「Arochi」係土耳其語為「金」之意，與蒙古語的「Alta」一樣，「thaska」也同為土耳其語，據稱係「山嶺」的意思，「Auochithaska」就是「金山」。又青海之東北有叫作阿爾坦的山，從那個山所流出一條河流曰阿爾坦河。上述之山，河等被稱之為金山金河。阿爾坦河是黃河的上源。同樣由崑崙山系的山中發源的河流有金沙江，大金川等是。金沙江是揚子江的上流，大金川由四川省的西北流向東南再被呼之為大渡河，然後注入於岷江，再繼續南流與金沙江會合成為大江。大江即為揚子江。

如所列舉者以觀，為阿爾泰山由來，被注意的是崑崙山系以金取名之山或河之多，如金山、金川等，再參照原始民族多以所見所聞之原狀，直呼山川之名的習慣，因而被聯想到那些個地方是不是出產金礦。事實上，這些地方是產金。古代也產，一直到現在仍在採掘中。

天山之古名曰白山，又稱雪山。一年當中都覆有雪故稱之為白山、雪山。喜馬拉雅山脈的衆山也被稱之為雪山，再有在四川省峨眉山西方很遠的地方，有南北連互的山脈叫大雪山脈，又在雲南省麗江縣西北也有一座雪山。蒙古高原以及中國之西部被稱為雪山者比比皆是，在稱為雪山之同時也稱做大雪山，可是不一定是一座山。此種情形在蒙古極多。喀喇崑崙從帕米爾高原奔向東方是崑崙山系中的山脈名稱，又為橫斷該山脈向印度伸出之山峯名稱之同時又是自元太祖成吉思汗以來，到世祖忽必烈遷都以前，係蒙古首都和林的名稱，「Kharakorum」由「Kharakoruma」轉音而來，據說同樣都是有黑色砂礫土地之意的蒙古語。中國人給取個名子曰和林，不用說和林也是由「Kharak horamu」之音譯而來。天山山系中有「Boatanagula」，又為「滿洲國」的所謂蒙地之興安北省也有「Bogtanagula」。「Bogtanagula」是聖山，就是蒙古人常挑選特別高的山呼曰「Bogtanagula」之「Hanagula」之名，「Hanagula」就是汗山，含有王山之意。不管他是崇拜着天，或對山之祈禱，予人之印象為這是代表着原始民族的一種思想。若河水是黃色的即稱為「Shermunun」，就是呼為黃河，又如湖水混濁帶有紅色的乃呼之為「ulanun」，就是稱紅色的湖。如此同樣名稱的山、河或湖，在蒙古到處都有。

因此，以所見到的山川原有形狀，給予山川取名，因而隨著出現了很多同樣名稱的山川之事，乃是蒙古地名的一種特徵。

三、從帕米爾高原到大興安嶺

從有世界屋脊之稱的帕米爾高原分別，崑崙山脈往東，天山山脈奔往東北，可是既已往東北的天山山脈，又折回往東去，然後將它方向稍稍偏向南方。再有源自天山山脈北方的阿爾泰山脈，其方向很明確的由西北西奔往東南東，並逐次漸低其高度而進入了戈壁沙漠地帶。遠眺崑崙山系、天山山系、阿爾泰山系的諸山脈，總括起來講，在大體上，從西北西往東南東，向著阿爾泰山脈的方向從容並排前進。

帕米爾高原海拔平均約有一萬三千尺，其間超過二萬尺的諸山，頭戴着萬年白冰高高接連在一起。和它連續的是喀喇崑崙山脈中的K二峯，海拔約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呎，被稱為世界第二高峯。崑崙山脈也同樣並列着很多超越海拔二萬尺的高山，在那個山系中的巴顏哈喇山脈，其北面是黃河，南面是揚子江的水源。天山山脈的主峯汗騰格里山海拔約二萬一千九百呎，阿爾泰山脈的主峯托薩克托卜克特峯海拔約一萬四千呎。天山山系的一脈中有座「Bogghgula」三脈，其主峯稱「Bogghgulg」就是聖山。這些個北方的山，雖然在高度上不及崑崙山系的諸山，有的稱為天山，有的稱為聖山，人類崇拜天奉祀山的精神表現在這些個山的名稱上，大自然有時對人類發生威脅性事故，但在另一方面予人以親切可近之感。

帕米爾高原或喀喇崑崙山脈的許多山，懷抱着冰峯與冰河，進而由它的岩屑砂礫形成了山嶺和深淺不等的溪谷，又有達里木盆地的中央懷抱着塔克拉馬干大沙漠，這些個天山南路的山嶺和無水地帶，大部份都不適合於人類的居住，面對這個而天山北路的許多山，山與山之間竟然有草原，山延伸往東方逐漸減低其高度，慢慢的變成了平穩的丘陵性低矮的山，草原愈形擴大，其間流有溪水等，這就是所謂的蒙古大草原。據說這個具有緩慢山坡地帶有丘陵性的草原之間，就是以游牧起家的蒙古民族發祥地，西部高峻的山嶺在地勢上成為蒙古高原發源的條件，接續東部草原的丘陵性連山，成為蒙古民族發祥地之同時也形成了蒙古高原的另一個中心。

研究蒙古高原東方的許多山，在種種意義上，給我們一個頗可親近的感覺。阿爾泰山系的衆多山向東延伸，成為蒙古北部從西到東所連接的杭愛山脈，崑崙山系的衆多山向東方者被稱為陰山山脈而成為蒙古和中國的分界，陰山山脈再折向北行，被稱為大興安嶺而成為滿洲平原與蒙古平原的境界，這些杭愛山脈，陰山，太興安嶺等，在地勢上，歷史上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有趣味的事跡。杭愛山脈北部接連的是所謂西伯利亞森林地帶，又南是鄂爾克汗，克魯倫兩條河流的水源。該兩條河流域為成吉思汗出生地，復因是成吉思汗一族的活動根據地，因而鄂爾克，克魯倫兩條河更著名於世。秦始皇為防止

匈奴的侵入築造了萬里長城。西由臨洮起東至遼東的山海關以東。據說蜿蜒有萬餘里。萬里長城主以沿陰山山嶺而築造的，匈奴是什麼種族，又是現在的那一個民族，雖然不甚明瞭，總而言之萬里長城是為防禦北方民族而由漢民族所築造的，是沒有什麼疑問。這個萬里長城，現在成為蒙古和中國以及「滿洲」與中國的境界，長城主要是以陰山山系的各山為基礎所造。從偽「滿洲國」與日本保持有很密切的關係以來，南北奔馳於偽「滿洲國」西方之大興安嶺在大陸山脈中成為和我們最為親密的行動之一。越過大興安嶺是蒙古高原。如從蒙古高原和遙遠的西域帕米爾高原相接在一起。放大範圍視大陸規模，在我們真有如自大興安嶺起程的感覺。以大興安嶺為東方的門牆，右有杭愛山，左有陰山，這些個山脈如同馬蹄形包圍着蒙古高原，該高原向着大陸西方。

想由大連到長春，由長春再轉哈爾濱，所謂「北滿」大平原以長春，哈爾濱線為中心向東西一大片的展開着。從哈爾濱沿濱洲鐵路西行可入大興安嶺。再越過大興安嶺就是蒙古高原。從「滿洲」平原遠眺大興安嶺如牆壁般的梁山以南北之勢相互結連聳立在那兒，如越過這個嶺走向蒙古高原，山坡漸趨平穩一直延伸到與草原相接之處。如從側面遠望蒙古高原，只覺聳立在天空沒有山嶺的感覺，唯山坡光滑如同大海波浪之似相接在一起。

蒙古高原和「滿洲」平原以大興安嶺為境界的形態下彼此接連着。

蒙古高原南邊的陰山山脈上也與同樣的形態所構成。就是蒙古高原側面的山坡緩慢的形成了低度傾斜的丘陵性山脈，如從南方的中國北部平原地帶遠眺，則巍峨高聳峻峻的山容相連在一起。

從天津到北平約八十餘哩，全在平地上行走，從北平往北去約二十哩能到西山山脈的山麓。西山山脈是太行山脈的支脈，成為陰山山脈的南部。在這個山脈中由北平到蒙古去所經過的高峯是則為八達嶺。長城在這個八達嶺的嶺上逐山峯之高低形勢而築成，這就是所謂的萬里長城內長城線。一過八達嶺就是懷來小型盆地。再過那個盆地即可到達張家口。從北平到張家口三百六十七華里，就是約二百四十公里。再看從天津到張家口的標高，天津在大致上與海面平等，北平海拔一百二十呎，張家口二千八百呎。張家口的北邊是陰山山脈，其主脈由西奔向東。從張家口往北去即登上了頗為傾斜的山坡路，約走二十公里即可到達俱有高原性成份的台地。標高有四五百呎，就是距張家口僅二十公里之間即增高了一千七百呎。因此一旦登上那個高台即無法下來，起伏很大的大丘陵性草原如同大海波濤般的連續着，最後失去其丘陵性的樣子變為大平原。其中中央部份即為著名的戈壁沙漠地帶。從高原再向北延伸通過戈壁沙漠，即可到達外蒙古的大草原地帶。然後可達距張家口約有一千四百公里的外蒙古首府烏蘭巴特。以張家口，烏蘭巴特之連續線為中心要經過南北大約有一千四百公里的蒙古高原，據說該高原海拔平均

約有四千呎（約一千三百米矣。）

烏蘭巴特之北是外蒙古的山脈地帶，成為其主脈者即杭愛山脈和外興安嶺。其略偏中央聳立的是肯特山。海拔一萬一千呎，外蒙古的第一大山。鄂爾克魯倫兩條河即源出於這個大山。以成吉思汗為中心的蒙古部族，以這個山依這個兩條河流為中心而所起家的。

杭愛山脈以及外興安嶺的北邊是蒙古高原的終點，並成為西伯利亞平原地帶，成為蒙古高原境界的山脈北側，接受了由北冰洋吹來的濕風而雨量多，隨之山上樹木茂盛形成了所謂之西伯利亞森林地帶，在平原河川水流豐富為西伯利亞平原的農耕地帶。

杭愛山在中國寫為康孩、杭海、沆海、傾露等等不一，不過不論那一個都是蒙古語的「HANGGAI」之譯音。「HANGGAI」是駱駝的意思，據說是各山之排列如同駱駝背上的肉峰，很鈍重的站立的那兒，故而得名。對以岩石尖峰高聳入雲並被稱之為「HARA HOMOG」，或天山的蒙古高原西方山脈，而從杭愛山到興安嶺的東方諸山，依其山勢之不同而予名一事，早已有所表明。

肯特山又寫作奎騰，係蒙古語的「Huiten」譯音，而奎騰「Huiten」係冷的意思，肯特山就是冷山。有一萬一千呎高度，據說在外蒙古地方超過雪線的山僅此山而已。肯特山聳之於外蒙古北部的略偏中央之處，該山之東北部與外興安嶺相連接。外興安嶺在外蒙古和西伯利亞的邊界略偏向東的地方，進入偽「滿洲國」境內與內興安嶺相接。在內興安嶺的南北所奔跑的主脈就是大興安嶺。

理解絲路之參考書

文獻與親身體驗的研究俱全

最近絲路（Silk road）的名稱，已完全大眾化了。現在只要一聽到絲路，大多數的日本人就會馬上想起沙漠、駱駝商隊與喜多郎（譯案：乃日本一作曲家）的旋律。

有關絲路的文化上之消息，亦會使報章雜誌立刻熱鬧起來。譬如：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九日，各大報紙報導樓蘭出土的六千年前的美女木乃伊，在引起了各種反應後，中共在四月份訂正為前二千年。這是一件意外的驚擾大家的消息。不過，只要稍作慎重的考慮時，就可知道這是一件殊屬可疑之事。

再者，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八日產經新聞刊載從阿富汗歸來的京都大學樋

興安嶺分為內外兩脈，在黑龍江外者稱為外興安嶺，在其南者稱為內興安嶺。外興安嶺的蘇聯名稱則曰「Yaburnoi」山脈以及「stanonc」山脈，奔走於蒙古以及「滿洲」的北方，其一部分成為蒙古和西伯利亞的境界。內興安嶺在偽「滿洲國」領域之內，又分成三脈，在其西、南北奔馳者就是大興安嶺，又被稱為西興安嶺，在地勢上成為蒙古高原和「滿洲」平原的分界。大興安嶺之北，沿黑龍江向東所走者為伊勒呼里山脈，那個伊勒呼里山脈經折回稍偏下東南者為小興安嶺。小興安嶺與大興安嶺的被稱為西興安嶺相對又被稱為東興安嶺。這一帶的諸山從昔就產金因而有名。所以興安嶺另一名又被稱為金山之原因所在。據說興安嶺這個詞的語源，含有滿洲語的「金山」之意。

遠眺蒙古高原東西的象山，西南有阿爾坦山，西北有阿爾泰山，東有興安嶺，不管是那一個都具有土語「金山」的音轉之譯音。那些個分別由漢字顯現成為阿爾坦，阿爾泰，與安嶺。以中國話的原義若拘泥於漢字，其漢譯音有時與原義相去甚遠。閱讀中國舊有文獻，關於蒙古土地以及民族方面事時，此種感覺尤深。雖然那樣，研究起來被金山所包圍的蒙古高原仍然是壯觀的。

蒙古高原從西邊的天山，阿爾泰山系的諸山到東邊的大興安嶺，南從陰山，賀蘭山脈到北邊的杭愛，外興安諸山脈，佔有如此廣大的地區，其中央懷抱著所謂戈壁大沙漠，戈壁周圍形成草原，在草原地帶有河流又有湖沼，有時變成很茂盛的牧草原，這草原才是蒙古的沃野，蒙古民族在這個地方作追逐家畜的游牧生活。

②（待續）

許明銀譯

口隆康教授，發表在喀布爾博物館目睹阿富汗北部的錫巴爾干出土物之結果，認為是大月氏之遺物。

這則消息亦見於六月十日之朝日新聞，且加上江上波夫、榎一雄兩位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的解說，推定它是貴霜王朝成立期，或其成立前之物。貴霜王朝與羅馬、安息、後漢同是古代四大帝國之一，且是首創健陀羅佛教美術之王國，至今其遺跡與遺物很少，成為世界史上的大空白。總之，錫巴爾干的遺寶是解開從大月氏到貴霜王朝的許多謎的關鍵，在此期待有關研究者今後踏實的研究所。

此種消息之所以引起世人大大地關心，是因為大部分的日本對絲路亦有很深的關心之故。現在日本人不光是要有看遺跡之浪漫精神，且要將歐亞

大陸的各種文化從絲路上的，也就是說從東西文化的相互交流之角度來給予再一次的檢討。

絲路是世界史的動脈，且是東西文化的橋樑，故與自然、歷史、地理、生物、美術、工藝、宗教、語言、音樂等頗有關聯，任何領域的研究者從各種角度都能對此方面產生興趣。近年來作家、畫家、攝影師等就絲路創造出無數的傑作，其理由在此。

可是最近的出版界反映此種情勢，正氾濫著許多有關絲路的書。其中不乏掛羊頭賣狗肉的出版物。以下就現在可以取得的好書介紹一下。

概論書與研究書

首先，概論書有羽田亨「西域文化史」（座右寶）、松田壽男「東西文化之交流」（至文堂）、林良「絲路」（美術出版社），以及拙著「絲路」（校倉書房）等。不過，想稍微深入研究的話，則必須讀護雅夫與他人編「東西文明之交流」全六卷（平凡社），以及白鳥庫吉、藤田豐八、松田壽男等的研究書。

探討特定主題的書有松田壽男「沙漠之文化」（中央公論社）、森豐「絲路史考察」已刊十六冊（六興出版）、林良「絲路與正倉院」（平凡社）、中村元等編「絲路之宗教」（佼成出版社）、三上次男「陶磁之道」（岩波書店）、深井晉司「波斯之美術」（創元社）、拙著「樓蘭王國」（第三文明社）、同「敦煌」（同上）、同「東西文化之交流」（白水社）等；稍具高水準的有：伊藤義教「波斯文化渡來考」（岩波書店）、保柳睦美「

絲路地帶的自然之變遷」（古今書院）、岡崎敬「東西交涉之考古學」（平凡社）等。

充滿人類愛的旅行記

研究絲路的方法，除了從事文獻的研究之外，有藉行動之體驗性的研究法。譬如，看書且幻想著沙漠的實際情形亦無法得知，但只要踏查現地就可知很多的事情。最近絲路的旅行記博得好評，其故在此。

除正統的深田久彌等編「海定探檢紀行全集」全十五卷別卷二（白水社）、同上「西域探檢紀行全集」全十五卷（同上）之外，出色的出版物是井上靖與他人「絲路 Silk road 絲綢之路」全六卷（日本放送（譯案：廣播之意）出版協會），很詳細地報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現狀。再者，陳舜臣氏除了「絲路之旅」（平凡社）、「敦煌之旅」（同上）等一連串的精彩巨作之外，最近出版的「西域巡禮」（同上），乃根據原典很有技巧地敘述西域諸國之變遷。D·馬菲、中川弘譯「全速跑絲路」（社會思想社），是從歐洲到德里的女性自行車旅行記，雖是不太顯眼的書，但是全編充滿著隱隱約約的旅情與人類愛，是一種出色的旅行記。

最後照像集有NHK取材班論「照像集絲路」全三卷（日本放送出版協會），篠山紀信「絲路」全八卷（集英社）亦開始發行，此外尚有並河萬里氏「絲路」（新潮社），以及發行他的許多照像集。

（作者：長澤和俊為早稻大學教授、東洋史。本文譯自「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七版、十二面、讀書欄。）

日軍侵華罪行實例

——歸綏新即被捕查無踪影

——右玉韓姓女子終身守寡

由於今年日本文部省在其中學教課書上竟然無恥的竄改了侵華歷史，因而引起我國全體國民的一致憤慨。日本軍閥會橫行於我們的國土，其鐵蹄所到之處，任意燒殺掠奪，造成我們多少生命財產的損失，以及妻離子散的人間慘劇，這是不容抹煞的，也是抹煞不了的，尤其是一個身受其害的人更是永遠忘不了的。下面我想講一個日軍侵佔咱家鄉歸綏期間所發生於我家的一段淒慘慘故。

在這段故事未講之前，我首先聲明的是，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但限於我的寫作能力，在情節的敘述方面也許不能盡意，在措辭方面或未適當。然而儘管我是力不從心，辭不達意。但我還是寫了出來，讓我們在外面的鄉親們不要忘記，日本軍閥踐踏我們的國土，蹂躪我們家鄉的罪行。這是鐵的事實！血的仇恨！

先由歸綏淪陷說起：民國二十六年，我那年才十歲，在歸綏舊城土默特

趙夢蘭

旗立小學讀三年級。記得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過後不久，就覺得時局一天比一天的緊張了起來。街上亂烘烘的，謠言滿天。那時的大眾傳播媒介，不如現在發達，新聞的傳播，幾乎全靠大家互相走告。老早就聽得父親長輩們傳，說：日本鬼子打到什麼地方了，什麼地方又失守了等等的消息。使得人心惶惑不安。同時又聽說，日本鬼子攻打任何地方都是飛機大炮一齊來，進佔到任何地方都是燒殺掠奪無所不為。所以那時我們幾乎每家都挖地窖（家鄉叫地窖子），在做防空避難的準備。

記得母親已將家中貴重的衣物等整理好，準備埋在地窖裏。父親除了在我家四合院中央挖了一個專埋貴重物品的地窖外，另外還在院子的西北角，原是堆放柴炭的邊間內，又挖了一個專藏人的地窖。這個地窖的出入口雖然在此邊間內，但它的真正位置却在通向牆外的一個菜園裏。菜園裏是一片綠油的蔬菜。所以在地面上看不出下面有地窖，但父親為了安全起見，除了在院裏的邊間內開了一個進出口外，另在菜園地上又開了個出口，但此出口暫不使用，開好後又蓋了起來，覆上泥土仍可種菜，外表不露一點痕跡，預防將來萬一邊間內的出口堵塞了（怕炸彈大砲毀壞房子），人從地窖中即可將此一出口頂破逃出。這是當年父親為我們精心設計的安全堡壘。就在父親辛動的將這座堡壘做好後不久，日軍攻擊歸綏的砲聲也隆隆的響了，而這座安全堡壘也就發揮了它的功能。

於是我們一家人帶著預備好的食物都躲進這座安全堡壘去了。那時母親剛生過小弟弟沒幾天，孩子中我最大，我十歲、大弟七歲、妹妹四歲，小弟弟還在母親的懷抱中，原本我爺爺也和我們住在一起的，後來爺爺認為鄉下安全就回鄉下老家去了，原有一位女傭也因要看她的孩子，也回家了。

由於我家住在歸綏舊城小南街的最南端，靠城垣邊，所以隆隆的砲聲震得我窗櫺嗡嗡的響，機槍聲也略略的響個不停，聽得猶如在我們頭頂上穿過一般。因此我們都躲在地窖中不敢出來，只有父親偶爾出來取水拿東西順便看看。這樣的光景大約兩三天，砲聲漸漸的沉寂了，機槍聲音也稀少了。於是父親出來爬上院牆向外觀看動靜，只見我方原在城外抵抗敵人的部隊，慌亂不整的往城裏跑，這時父親知道情形不妙了。因為在日軍未攻歸綏之前，幾乎每天都聽到我方失利的消息。今日父親見此情形，自然知道歸綏不保了，所以當父親回到地窖中對我們母子訴說所見景況時已經是泣不成聲了。一向堅強的父親今天居然也落淚，我們母子聽了，更是哭作一團，在那地窖中幽暗的煤油燈下，我們幾個小孩圍在母親膝前個個流淚滿面，母親將出生不久的小弟弟抱在懷中更不知道怎樣對付我們呢？——

就遇到這種災難，鬼子來了不知道怎樣對付我們呢？——

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靜，在這沉悶的空氣裏，不知過了多久。我們一家人在地窖中悶了幾天了，現在聽着沒動靜了，就想出來活動活動透透空氣，但

當我們剛一踏出地窖，就聽到外面有馬蹄雜沓之聲，跟着是帶哨的槍聲碎碎亂鳴。我們起先以為發生了巷戰，一聽到槍聲，一家人又趕快躲入地窖中去了。後來槍聲逐漸的少了，但街上車聲仍隆隆不絕。父親胆子大些，出來爬上牆頭偷偷向外一看，原來盡是些穿草黃色軍服（那時我方軍隊都灰色），戴小帽子的軍隊，有荷槍徒步的，還有戰車卡車都往城裏開。由於我家住的是對外交通要道，父親知道這是日本鬼子進來了，這個惡魔的魔爪終究是伸過來了。而那些鬼子一邊走一邊還不時的對空鳴槍。父親見此景況急忙回到地窖告訴所見一切，我和母親姊妹們當時嚇得哭也哭不出來了，而且父親也不讓我們哭，父親嘆着氣說：「唉！聽天由命吧！哭有什麼用呢？我國犧牲了多少人員，那都是我們同胞啊！」

於是我們一家人屏聲靜氣的等待這命運的安排。我和姊妹們都已懂得害怕了，個個瞪着兩眼，默不作聲，只有母親懷中的小弟弟偶爾發出了一點哭聲，母親趕緊將奶頭送到他嘴裡好讓他吃了多睡覺。

這樣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外面的槍聲已靜止了，父親說出去做點吃的順便看看動靜。所謂做吃的，其實父親只會烙麵餅與熬稀飯，當然在那個時候只填飽肚子就好，甚至根本連飯與不飯都不注意了。

就在父親出去正要準備做飯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劇烈的撞擊街門之聲，父親直覺的就意識到這是日本鬼子的行為。起初父親本想躲入地窖不去開門，但那劇烈的撞門之聲繼續不停，父親深怕裏面門被撞斷了，鬼子們闖了進來，被搜查的更仔細，甚至遲遲不開門激怒那些野蠻的鬼子，會做出更殘酷的事來，再說一座四合院內空無一人能從裏面上門門也闖不過去。於是父親急急惶惶的到地窖裏面對母親說：「鬼子在打街門，我去開門，你們在裏面千萬不要出聲」。尤其要母親千萬不能讓小弟弟有一點哭聲，並將煤油燈吹熄，我們這時嚇得抖成一堆，話也說不出了，想不讓父親出去開門已來不及了。

父親出了地窖後，急忙將地窖入口處虛掩偽裝好。父親原先設計的將出口開在堆積柴炭雜物的房間內，比在院牆邊更易偽裝，這樣給鬼子進來在院內絕看不出有何暗害之類的存在。雖然在院子中央也有一個專藏細軟的地窖，但藏好後地面上又鋪了方磚，根本看不出有一點痕跡。我們之所以這樣藏、一來是怕鬼子的飛機大砲，二來是鬼子任意殺人擄掠的惡名是早有所聞的。所以父親將我們藏身的地窖偽裝好之後，就趕快去開門了。相信父親當時也是存着九死一生的決心和勇氣去開門的。

事後父親對我們說，當父親一打開門時，首先是門外幾個穿馬靴帶長槍的日軍舉着槍口對着父親，接着有一個日軍作手勢要父親舉起手來，父親舉起雙手後跟着有一個日軍反過槍托來重重的在父親腰部撞了一下，痛得父親直不起腰來，隨後又有幾個日軍過來，又搜身又打父親耳光，並將父親手掌反

覆的查看（大概是以此判斷是否拿過槍），同時口中還不停的罵：「八格亞路」。然後押着父親在院中各屋裏搜查，看有無我方軍人藏匿。同時一邊搜查一邊幾個日軍咕咕嚕嚕口中盡說些父親聽不懂的話，大意可能是問父親家中有多少人或沒有藏我方軍人，而且還不斷的用腳踢父親，父親強忍着疼痛說家中人都回鄉下了只剩他一個人了。

當父親被押着走到我們地窖入口的邊間時，父親緊張極了，深怕萬一被發現了，我們母子的性命就難保了，因為我們現在的生命是掌握在他們手中，我們的生與死，專看他們的喜與怒來決定了。所以當一個日軍用刺刀戳那些堆積零亂的木柴，也是父親偽裝的地窖出口時，父親就心到極點了，萬一此時小弟的哭聲傳出來就完了，但結果是只戳了幾下，被認為沒有藏人就走開了。當他們走到我家正（北）房時。因為我家正房是「一進兩開」式的，中間堂屋，供奉祖先神位也兼客廳，兩邊各有一間臥房。這些鬼子日軍進來後，連神案帶桌椅底下都查看遍了，每一樣東西，不是用槍挑就是用槍托撞，到臥房內將衣箱臥櫃打開，用刺刀將衣物亂戳亂挑的散落一地，甚至連頂棚也戳了許多窟窿，幸虧我們將貴重衣物已早藏入地下。否則可就損失慘重了。最後臨出門時將我家炕上的兩張羊毛氈子拉去蓋戰車。出門後還比手畫腳的不准父親開門，並立刻在街門口朝着我家院內架起一挺機槍來。這時父親借送鬼子出門之際，大膽的向門外瞥了一眼，只見滿街停的都是戰車大砲，並且在每家街門口都朝裡架着一挺機關槍。

雖然機槍口是朝着門裏的，但家鄉的街門裏面都有一堵影壁牆（家鄉叫照壁），因此機槍未必能完全瞄準到院子裏來，但父親被這種威脅嚇得原想給我們做飯的念頭也取消了，惟恐那些鬼子聽到院裏有動靜，被誤認為裡面有多少人藏著，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而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悶在地窖裡，漆黑的一片，也不知道時間，也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也沒見父親送吃的來，當然我們也不知道餓了。起先似乎聽到出口處有點聲音，後來又沒有了，我知道母親在默默的流眼淚，在就心父親的安全，黑暗中可是我已看不見了。

我們幾個孩子都圍在母親的身邊，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的不知過了多久，也許是最長的一夜吧！忽然聽到進口處有聲音，我和母親非常警覺，母親更將我們幾個孩子攔攔了些，此時兩姊妹也驚醒了，只感到每個人的心跳都加速了。我們都不敢出聲，靜看動靜。結果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最關心也是最盼望的父親，父親不但給我們帶來了安慰，帶來了再生的希望，也帶來了光明，父親已將進口處打開了，擠進了不少的光線，雖然還有一截通道不是直射，但對我們在黑暗中待久的人來說，已經是很亮了。

我們幾個孩子一見父親高興的正要歡呼時，父親却示意我們仍不能大聲

說話，母親則急問外面的情形。於是父親敘述了昨天在外面發生的一切。並告訴我們這已經是另外一天了，也告訴了我們這條街上的日軍和戰車系統開走了，可能已經集合起來了，我家門外的機槍也撤走了，街門也關上了。這一切我們母子似乎都在夢中渡過的，然而父親覺得這已是再世為人了。

然後我們仍輕輕的出了地窖，好像外面還有鬼子偷聽似的每個人都不敢大聲說話，儘管我的弟妹還小，但是人到了生命攸關的時候似乎顯得特別懂事，所以除了母親懷抱中的小弟弟，不知是餓昏還是沉睡，我和兩個弟妹都很機警。但當我們看到那些被日本鬼子刺刀戳破的頂棚，和那些破碎零亂散落各處的衣物，以及母親平日愛惜的木器傢俱，都被鬼子們腳踏槍刺的已面目全非。母親見此情景，不禁又哭泣起來。父親一直安慰着說，我們現在能夠保全性命已算慶幸了，這身外之物已不重要了。

大約是日軍進城的第三天，街上忽然傳來一陣敲鑼聲，還聽到有人大聲喊叫着，要大家開門正常生活，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各就各業，大日本皇軍來了是不會傷害你們的。我那時已敢爬上梯子扶着牆頭偷偷的往外看了。但見街上有許多戴了黃袖章的中國人，說是維持會的人員，手拿血紅的日旗，敲着鑼，邊走邊喊的重復着那幾句話。並要每家每戶照着他手中拿的旗子做一個來懸掛，表示對日軍的歡迎。這時街上已有人敢出來走動了，也就趁這能走動的時候，街坊鄰居們互相慰問，互問查看各家損失的情形。事後才知道我母親的一位姨父就因為鬼子打門時開遲了一點，被開槍打瞎一隻右眼，我家對門的張大爺被刺一刀，幸未傷中要害。同時大家有個共同的損失，幾乎每家的氈子、毛毯都被鬼子拉去蓋戰車或將衣物拿去擦汽車大砲。至於各家被破壞的情形有輕有重，就端看鬼子的喜怒了。所以當大家聽說要懸旗歡迎，都恨鬼子的無恥，強佔了人家的地方，還要人家歡迎。

但就在這大家敢出來走動互相慰問的時候，我家突然來了兩位可稱為「不速之客」。而這兩位不速之客也就引起了以下一段淒婉的故事來。

緣由是人們雖然敢出來走動了，但我家的街門仍是緊閉着的，只是有人叫門時才開，那天父親不知開了多少次門，而都是些街坊近鄰來慰問的。城裏較遠一點的親戚朋友仍然是情況不明。可是有一次叩門聲音（有門鑲），我們一聽就知道不是熟人，否則一定是連叩帶叫的叔叔大爺們來叫門以免裡面害怕不敢出來開。又猜想也不是那些兇狠殘暴的日本鬼子，他們走到那家定不是壞人，於是父親就出去開門了。當時我也好奇跟了出去。

父親打開門後只見外面有一老一少。一位年約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帶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站在門外，那個小姑娘手挽一個布包，胸前垂着兩條小辮，長得眉清目秀，十分俊俏，老太太則花白頭髮，身體較瘦小。只見那

位老太太帶點慌張，也帶有一點歉意，甚至是向父親哀求的要到我家避難。父親一聽這位老太太是外鄉口音，又見是一對老弱婦孺，而且從衣著上看也不像富裕人家。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況都在患難之中，所以父親趕快讓她們進來，邁入正房，坐定後這位老太太把她的來歷訴說了一遍。據她說，她們姓韓，是山西右玉縣人，她只有一個兒子是我方人員，在說到我方人員時將聲音壓低到我們幾乎聽不清的程度，這也難怪，那個時候不得不有所顧忌，因此當說到她兒子的時候就特別含糊。然後她又指著她身邊的小姑娘說：這是她的孫女，名叫端端（大概是端莊之意），是個沒娘的孩子，是她帶大的。她們祖孫倆從山西右玉縣趕來是尋找她兒子的，也就是小姑娘的父親。沒想到兒子沒找到却趕上鬼子圍城。她們在外面租了一間房子，住的很不安全。據說鬼子進城來這幾天，姦殺擄掠的無惡不作，有些年輕的大姑娘小媳婦，因姦不從被刺傷刺殺的時有所聞，因此她趁現在街上有人行走的機會，帶著這個半大不小的孫女，出來找個較安全的地方住。據這位老太太說，在外面看見我家的房子好，院牆也高，認為一定很安全，所以就冒然的叫門了。她還說，這都是爲了這個孫女，雖然她（指孫女）只有十四歲，可是個子長的不小的，萬一受了鬼子的污辱，將來怎向兒子交待。她並表示長期在外租房住也沒那麼多錢，如果我家人願意，她祖孫倆情願幫我家做事，也就是傭人，如果我家不願意，讓她們暫住幾天再走。

我的父母原是慈悲心腸，一聽說這祖孫倆孤苦無依的情形，現在兵荒馬亂的時候，叫她們到那裡去呢？我們是亦商亦農的家庭，反正也不多這祖孫倆吃飯，那時我家原有個女傭，正好在鬼子未來之前回家了。所以母親就讓她們在東廂房住下。東廂房原是一間廚房，可也有炕，也是以前女傭住的地方，現在母親給了她們被褥讓她們住下，祖孫倆高興得不得了，而我也高興的不得了，原因是我今後又多一個玩伴了。

從此這位韓老太太和她的孫女端端就在我家住下來了。之後韓老太太和她的孫女幾乎搶着給我在家做事，母親覺得韓老太太的年紀比我姥姥（母親的媽媽）還大，而且身體又瘦弱，因此就不讓她做事，僅叫她孫女端端學習的做點家務。母親並且還要我和弟妹們對韓老太太叫「韓奶奶」，對端端叫「端姐」。自此後凡是鬼子借查戶口之名到各家亂闖時，我和端姐總是一起到地窖躲藏。

可是這時的母親由於產後失調，又受了驚嚇就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發高燒，昏睡不醒，夢魘頻繁。母親病倒後，小弟弟就沒奶吃了。那時還不與餵奶粉，都是吃母乳。於是就由韓奶奶給餵稀飯吃，經過韓奶奶的細心照顧，小弟弟長得倒很好，然而母親的病體雖經中醫診治却復原的很慢。這時父親又要忙於恢復他的生意。父親原在大召前經營一家布店，前些時由於戰

亂，歇了一段時期營業，現在鬼子硬叫繼續營業，就不得不去照顧生意了，因此自然就減少了對家的照顧。後來父親決定送母親回鄉下休養一段時期，母親也想回鄉看看自己的親人，於是母親同我們幾個孩子回鄉了。城裏的家則留給韓奶奶和端姐祖孫倆照看。

我和母親回鄉下住了一年多，母親的身體也養好了，記得小弟弟已經開始學走路了。我們和爺爺一起又回到城裏，這時城裏表面上似乎各行各業又恢復了，實際上有了許多的管制。

當我回到城裏的第一眼就看見端姐長高了，也越發的標緻了，而韓奶奶的身體也比剛來我家時好多了。這一年多來除了父親偶爾回家看看外，多虧她祖孫倆照顧，而且祖孫倆把我家中整理的窗明几淨，有條不紊，母親看了連聲的稱讚與道謝。

然後我和大弟又回到土默特旗小學讀書，我讀四年級，大弟讀二年級。此時在課本中已加入了日文，由於我痛恨日本人，連帶的也恨讀日文，勉強讀了還不到一年就轉入私塾讀中華古籍「經書」去了。當然其間還另有原因。

原因是我家住處靠近城垣，本來算是城裏，但自從日本鬼子進佔後，竟將關卡向內移了許多，設在小南街土默特旗小學對面的路口邊，這樣一來學校在城裏，我家被劃出城外了，因此我每天上學必須經過這道關卡。這裏設有衛兵站崗，來往行人車輛都要受到檢查。最令人痛恨的是，凡我們中國人無論男女老幼經過時必須向站崗的日軍行禮，否則定會遭到拳打腳踢的毆辱，到了冬天，天氣再冷也要脫帽行禮，否則被認為是對勞苦功高的皇軍大不敬，要我們中國人向殺害自己同胞的劊子手敬禮，這是多大的侮辱？是多麼殘忍的事？

記得有一次我和大弟放學回家，經過關卡時正好有很多人通過，我們就趁機跑了過去本想不用行禮，結果一個鬼子追了過來，對着我和大弟每人背心重重的打了一拳。嚇得我姊弟倆回轉身來哭也不敢哭的鞠躬不已。他們這種沒人性的行為連小孩也不放過，就連我八十多歲的爺爺經過也要行禮。可憐有些鄉下人進城，不知有此惡規，常被打得鼻青臉腫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

他們不但要中國人行禮，而且凡是手中拿了東西的人經過，不論大小都要檢查，檢查時遇到他們喜歡的就會被沒收。或是包裝的東西被刺刀戳壞了，也得自認倒霉，沒有理由可講，也無處講理。

父親在大召前做生意，每次回家必須經過這道關口，爲了恥於給鬼子行禮，因此很少回家。我也由那次被打後堅持不肯再上去學，母親也認爲我逐漸大了，女兒家不便多在外拋頭露面，於是就在我家附近的一間私塾內去讀

經書了。

我初讀私塾時是由三字經、百家姓讀起的，由於那是詩歌體裁，容易上口，端姐非常聰明，她雖沒上過學，但往往我在讀書時，她在一旁聽也聽會了不少，有時我也教她認識幾個字。我和端姐玩的也很融洽，感情越來越好，和親姐妹一般。而韓奶奶雖然上了年紀，但戴起老花眼鏡來還可以做針線活，我們兄弟姊妹的衣服幾乎全是韓奶奶所做，端姐除了幫母親做點家務外，和我兩個也學着做點女紅。由於她聰明也專心不管學什麼，都比我會得快，而且也好，母親常常誇獎端姐比我心靈手巧。

時光過得很快，大約那是民國三十年吧（鬼子進佔後將歸綏改為厚和，年號用昭和），端姐已是個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十八歲的她正是花樣的年華，母親形容的好：「出落得像水葱兒似的嬌嫩可愛」。端姐身材修長，皮膚白皙，瓜子臉、丹鳳眼、挺直的鼻樑、一口潔白而細長的牙齒，配上個櫻桃小口，充分顯示出了她是個古典型的美人來。這時韓奶奶對母親提出了她的意見，她表示想給端姐早點找個婆家出嫁了，如果有一天她等不到兒子回來就西歸了，她也放心了。母親聽了，當然讚成，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應該的，於是就請託親朋好友留意給端姐找個好婆家。

就在這消息傳出後不久，有一天有人來提親了，說：對方是離城二十餘里一戶莊稼人家，家中兄弟五人，只有最小的老五沒結婚，今年二十五歲，在城裏一所小學教書。那時一聽到是教書「先生」，自然就受到人的尊敬，因此首先就有了好印象，於是就安排相親日期。

相親那天，我上學不在家。男方是一位哥哥和當事人那個男孩子一起來的。據母親說：端姐一看見那個男孩子，伸了一下舌頭，扮了個鬼臉就躲開了。但儘管這麼短暫的驚鴻一瞥，可是他們二人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姐的被相中是意料中事，而對方英俊儒雅的儀表，也深深的吸引了端姐，於是這門親事雙方很快就決定了。

韓奶奶雖然也很喜歡那個男孩子，但對端姐到鄉下做媳婦有點捨不得。她說農人家要做粗活，端姐雖沒唸過書，可是在城市裏長大的，粗活也沒做過。那時也不興一結婚就過小家庭，大家庭的媳婦是要聽婆婆分派工作的。儘管韓奶奶有許多顧慮，可是端姐意志非常堅定，於是速戰速決的就準備結婚了。因此我們還會開端姐的玩笑說婚姻是自己作的主，還滿「時髦」的呢！

從前娶媳婦都是用大紅花轎，鑼鼓喧天的迎娶，自從鬼子來了後一般民衆已不敢那樣做了，都是套上一輛轎車（有蓬馬車），把新人迎回來就行了，端姐結婚就是用的這種方式。

端姐在我家數年，由於母親喜愛她乖巧伶俐，視如自己女兒一般，除陪

了一點嫁妝外，還像自己嫁女兒一樣，請了些親朋好友來幫忙辦喜事。雖然韓奶奶在歸綏沒有親友，只是我家的親友也到了幾桌。家鄉的習俗都是頭一天迎親，第二天回門（回娘家）。回門那天我家正房堂屋還特別（或用上房客廳）佈置了一番，準備新郎（家鄉叫新女婿）來坐上席，按習俗新女婿回門要吃下馬餃子，先吃餃子，然後才上正席。吃下馬餃子這一節也正是一要笑（開玩笑）新女婿的時候。記得我那時也湊熱鬧，和親戚女眷們包餃子的時候，把餃子包的比平常小一點，剛好是一口吃一個，裏面的餡子有全用辣椒粉的，有用胡椒粉的，還有甜麵醬，大蔥大蒜等等不論包什麼都是純一種餡的，這些辛辣餡的餃子，好讓新女婿一口吃到嘴裡，嚐得吐也不是，嘔也難嚥的專看那付尷尬像，引得大家發笑，由此取樂。

當我們把一切準備好後，果然鄉下人起得早，大約上午十點鐘新人的轎車就到了，陪同一對新人來的除了媒人外，還有男方兩位哥嫂。於是大家爭着來看這位新郎的風采。

這位新郎穿着長袍馬褂，留着分頭（中縫），有着和端姐一樣的修長身材，濃眉大眼，高挺的鼻樑，真是一表人才，而且文質彬彬的一派書生氣，大家一致稱讚說：怪不得端姐一見鍾情呢！

端姐經過了打扮也更是美艷動人，這對珠聯璧合的玉人都使人稱羨不已。那新郎紅光滿面的笑容和端姐含羞默默的喜悅，在在說明了這是幸福的一對。把個韓奶奶樂的合不攏嘴。這時滿堂的氣氛都歡騰了起來，於是大家分頭做事，招呼新郎的，去煮餃子的，去倒茶的，忙得不亦樂乎。但正當大家剛讓新郎在正房堂屋坐定，仍在和陪同來的男方哥嫂寒喧禮讓之際，突然由外面進來兩個怪客。

這兩個人身穿中式長袍（我清晰記得一個是淺灰色，一個藍色），頭戴呢帽，但帽沿壓得很低，已看不清面貌，雖然他們是中式打扮，但我們都警覺到那是日本便衣，因為化裝的日本便衣也會說中國話。

在鬼子未來之前，因為風敦厚，地方平靜，我家街門是常開着的，但自從鬼子進佔後，經常借故騷擾，我們平常只要聽到鬼子的馬靴聲就驚恐不已，所以街門是常關着的，今天因為辦喜事沒關，不想被這兩個怪物闖了進來，而且是化裝成中國人沒穿馬靴的，所以不易察覺。

這兩個人進門後一聲不響的就直衝正房，這時新郎剛坐定還沒開口說過一句話，就被這兩個人叫離了席，叫他到外面有話說。因為我們那時的人已經變成驚弓之鳥，大家見此情形個個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但那新郎却態度自如的跟着那兩人出去了。我和弟弟也偷偷的跟了去扒着門邊看。只見那兩人帶着新郎出去後，一個人從身上掏出一把手槍抵着新郎的後腰，另一人從身上拿出一根繩子，將新郎背綁着押走了。

我們原是一片喜氣洋溢的場面，頓時就籠罩在愁雲慘霧裏了。我的父母更是慌成一團。原因是自鬼子佔據後，一切實物都受到管制，都是按口配購不能隨便購買，如米、麵、煤炭、油鹽、糖、肉等等甚至連水肥也管制。我家辦喜事請客的東西都是私下買的。記得那時即使是我們自己鄉下田產的糧食也不敢公開運來。所以父親見此情況，惟恐再有人來查問東西的來源，到時候不但我家要倒霉，另外不知還要連累多少人遭殃呢。因而父母親急得，忙不迭的藏東西，於是大家也手忙腳亂起來。此時端姐則投在韓奶奶的懷裏祖孫倆哭的淚人一般，新郎的哥哥更是蹣跚長嘆，不知他弟弟是爲了什麼竟被抓走。

父親忙亂的將東西藏好後，過來安慰着新郎的哥哥說：「托人打聽打聽沒什麼事一兩天就放回來了。」這時我家的親朋好友個個不敢多停留，都各自走了。原是一場充滿歡笑的喜宴，如今竟變成冷冷清清的幾個唉聲嘆氣和淚流滿面的人了。母親和我也陪着端姐流了許多眼淚。

就這樣無可奈何的，當天下午由媒人陪着端姐和新郎哥嫂回她婆家去了。據說回家後不敢對她婆婆說實話，還編了一套謊言瞞哄她老人家。

此後的日子是一天天的過去了，新郎的哥哥是多方的打聽，各處的奔走，都探聽不出他弟弟一點消息，即便連他一點起碼的罪名都不知道，就此消息沉沉了。

可憐的端姐，這個十八歲的小媳婦，原像鮮花般的嬌艷，現在已顯得乾瘦憔悴了。後來連她老婆婆也瞞不住了，婆媳倆經常相對痛哭。婆婆常對端姐說，新郎是他們兄弟五人中最聰明的一個，從小就很會讀書，因此受到全家人的喜愛，想不到不明不白的就被抓走了。又留下這個可憐的小媳婦。由於婆婆憐惜端姐，因此對她特別疼愛，爲了安慰端姐，後來韓奶奶也接到她婆家和她一起居住。

此後端姐大約一年中有兩三次進城，如回娘家似的回來看看我們。她每次回來母親和我都要陪她流一陣眼淚，她說，她都是以淚拌飯的過日子。母親總是邊流淚邊安慰的要她等待，有那麼一天像奇蹟似的那個人會回來。

當勝利的消息傳來時，我們簡直不相信這是事實，但見街上的日本鬼子如喪家之犬似的慌忙亂竄，把他們所有的衣服傢俱統統搬出來擺在地上隨便賣幾個錢就走。往日那種趾高氣揚的態度已換了一付哀乞之像，想要求中國人買他的東西，他們好拿了錢溜走。但是我們中國人不買，我們也不要。我們已經知道勝利是事實了，我們太高興了，我們八年的苦難日子終於熬過來了，我們興奮的歡呼，我們高興的跳躍，我們放炮歡迎我們的國軍勝利歸來了！我們已經八年沒放過炮了，自從鬼子來了過年過節，婚姻喜事一概不準放炮，現在我們可以自由的放了，我們慶祝，我們歡笑，真是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就在大家狂歡的慶祝我國勝利的聲中，也給端姐帶來了莫大的希望，一者是希望可能仍在獄中的新郎，可重見天日的出來了，再者是盼望她的爹爹隨着勝利的國軍回來。然而她的第一個希望落空了。經托人遍查監獄也沒這個人，甚至連名冊也查不到這個人（我只記得新郎姓黎但不知何名），端姐的希望幻滅了，從此新郎生還的可能完全絕望了。她的老婆婆就在這唯一的希望幻滅後，不久也離開人間了。

端姐的另一個希望，她爹爹的消息倒有，據說在後方已娶妻生子沒有回來（可能她父親不知道她們祖孫倆流落到歸綏）。端姐的這另一希望也只是有一點隔岸觀花的欣慰，並沒有給她帶來多大的快樂。不久，曾經說過等不到她兒子回來的韓奶奶，也拋下端姐走了。

勝利後端姐曾來過我家兩次，也就是我離開歸綏之前所見到她的兩次。一次是爲了打聽新郎的消息，那時端姐的臉上還帶有希望之色。一次是她奶奶去世後帶着一個小男孩來的。當時我們頗爲吃驚，後經端姐告訴才知道：自從勝利後仍無新郎的下落，她婆家就認爲新郎決定不在人間了。但端姐已表明心志，情願終身守節，老死他家永不嫁。後來新郎的大哥，把一個小兒子過繼給他，將來養老送終。

可憐的端姐這年也不過二十三歲，可是挽着一個圓髻，一身縞素，看上去倒有三十多歲。那原來修長的身材，現在已瘦得更顯得細長了，原來白皙的皮膚，現在變成無血色的蒼白，原來那雙丹鳳眼，現在已呆滯的幾乎連眼皮也無力支撐，原來的瓜子臉，現在下頷顯得更尖削了。總之，這朵鮮花就這樣逐漸的枯萎了。就那麼只做了一夜的新娘，却守了終生的寡，這是誰造成的呢？

以上拉雜的寫了一篇，實在不成體統，不過所說的都是事實，就連裏面的人物姓名都是真實的，至於韓老太太在我家數年從未聽她提過在山西右玉縣有何親人，也沒見通信息，還有她那帶點神秘的兒子工作職位都不清楚，或許對我父母說過，那我就知道了。但這都不重要。至於新郎的無故被抓走，那時在淪陷區的中國人這不算新奇的事，所惋惜的是一個新婚僅一天的青年，而且還留下一個小新娘，就此一去不返，杳無踪影。

那時也沒什麼「青少年犯罪」這個名詞，也沒聽說過青少年有什麼犯罪的行爲，更何況新郎是個爲人師表的人呢。我們相信他是無非的，但是被日本軍閥統治下的中國人，生命是沒有保障的，什麼人權法律都沒有，那些鬼子殺中國人如草菅，何況抓走一個人呢？即使抓錯了也隨便處死了結，也絕不會放回來，那又何必承認是抓錯人呢？

總而言之，日本軍閥侵害我國的殘暴罪行，我們永遠不會忘的，也不是日本文部省輕描淡寫的所能竄改了的，鐵證如山！豈容掩飾？

國內外大事記

七十二年二月至四月

七十二年二月

一日 宏都拉斯新任駐華大使傅烈飛一日抵華履新，四日晉謁蔣總統，呈遞到任國書。

荷蘭對外經濟關係總會與中歐貿易促進會於一日簽署協議書，雙方將成立經濟合作委員會。

美韓聯合軍事演習於一日開始，參加人員多達十九萬人，北韓則宣布在演習期間進入備戰狀態。

二日 行政院經建會二日會議討論「全面改進證券管理制度促進證券市場發展計畫」，決定採取賦稅及融資優惠措施，鼓勵績優公司股票上市。

俄共總書記安德洛波夫，二日拒絕美國總統雷根裁武建議，美國國務院表示失望，西歐對華府立場多表支持。

三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三日聽取內政部長林洋港報告防制竊盜與暴力犯罪工作檢討會後，提出維護社會治安為今年主要的施政目標。

三重分局員警集體貪污贓案，廿五名被告三日經板橋地方法院宣判，四名被告無罪，一名緩刑三年，其餘均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二年。

司法院將民事訴訟法及非訟事件法修正案送請立法院審議，這是司法院首次行使法律提案權。

四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於四日向全國農民賀節，感謝農民一年來的辛勞貢獻，並勉勵農民發揮更多的智慧，使農業大步走向現代化。

行政院長孫運璿抵馬祖巡視軍經建設，轉達 蔣總統關懷至意。

六日 美國務卿舒茲六日抵韓國訪問，重申美防衛韓國的承諾，並與韓總統全斗煥會談；舒茲於八日抵香港，會晤美駐亞洲各國使節，十日經東京返美。

七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七日參加中小學教師自強愛國座談會，勉中小學教師做好教育紮根工作，培育人才建設國家。

大學試務委員會七日宣布，今年大學聯考決定維持原狀，暫不實施混合命題。

八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八日舉行記者會，答復記者所提各項問題，強調今年是具有希望的一年，也是具有困難的一年，籲全民努力，開創國家光明遠景。

美副總統布希繼續訪問義大利及法國後，於十日結束西歐訪問行程，提出北約更顯團結，并強調「零方案」道德價值。

貝魯特屠殺案調查委員會八日發表報告書，以色列比金內閣十日以十六票

對一票通過建議，令國防部長夏隆引咎辭職。

九日 美國務院九日宣布，售我一批F-104G型戰機。

越南軍隊九日猛攻高棉反抗軍，高棉難民逃亡，衝入泰國。

十日 經濟部部長趙耀東十日表示，如果進口原油價格下跌，國內油電費率均將調低。

十二日 蔣總統十二日向全國軍民同胞發表農曆除夕談話，祝福人人健康愉快，勉大家一齊來克服困難，衝突難關。

十三日 謝副總統十三日代表總統，親赴金門前線向軍民賀節。

以色列國防部長夏隆被迫辭職後，以內閣十三日決定由總理比金兼任，夏隆擔任不管部長；十四日內定駐美大使艾倫斯為國防部長。反對黨工黨十六日在國會提出不信任案，但遭否決。

十六日 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十六日主持中央常會，通過高雄市黨部主委等人事異動案。

行政院經建會十六日通過「台灣北部區域計畫」，以民國八十五年為計畫目標年，嚴格管制淡水河洪水平原，開發林口、南崁兩鄉鎮。

黎巴嫩軍隊十六日進駐東貝魯特，使黎巴嫩政府恢復八年來對該地區之控制。

利比亞十六日在蘇丹邊境增加軍力，美國尼美茲號航空母艦調往地中海中部，并派遣四架空中雷達預警飛機到埃及，使中東情勢頓形緊張。

內政部職業訓練局自十六日起，全面輔導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參加國家生產建設行業。

十七日 行政院十七日院會原則通過「境外金融業務分行特許條例」草案，作為加強我國國際金融活動，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的依據。

行政院十七日院會通過「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草案，將採重刑，違反者最高可處無期徒刑。

十八日 行政院十八日指示交通部，推動「建立海運儲運中心實施要點」及「發展港口貨櫃實施要點」，加速建設高雄、台中兩港成為國際海運儲運中心。

英國北海原油油價於十八日每桶降低三美元，挪威跟進。奈及利亞亦打破油國組織先例，宣布下跌五點五美元。

美國國務卿舒茲於十八日指出，美國決遵守「台灣關係法」，絕不背棄在台灣的中國人民，並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

廿二日 大學入學考試研委會廿二日決定明年大學聯招採行先考試，後填志願

，再統一分發的革新方案。

台省主席李登輝廿二日指示全省各級警察人員徹底掌握流氓動向，防制暴力維護治安。

台灣省教育廳廿二日表示，公私立高中、高職、國中、國小、補校及幼稚園下學期雜費收費標準維持不變。

美國總統雷根廿二日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演講中，再度強調台灣與美國有長久而光榮的聯繫，美國將繼續維持與台灣人民的關係。

廿三日 教育部於廿三日宣布，國民中學收費辦理的一、二年級課後輔導，自本學期起暫停辦理。

行政院主計處廿三日指出，國內受各種激勵景氣復甦政策影響，投資意願已見回升，經濟逐漸好轉。

廿四日 行政院廿四日院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將送請立法院審議。

警備總部廿四日正式宣布，前田光枝、盧修一、柯泗濱涉嫌叛亂案，偵查終結，依法聲請交付感化。

廿五日 立法院第七十一會期廿五日開議，行政院長孫運璿報告施政，提出政府、外交、國防、經濟以及文化社會各方面的決策措施。

北韓一名飛行員李雄平（譯音）於廿五日駕駛米格十九投奔自由飛抵南韓。觀光入境證照費核定自三月一日起調升八倍。

廿八日 財政部廿八日正式公布「加強中小企業融資輔導方案」。

教育部廿八日通過大學課程修訂，減少必修學分數，藉選修科目之放寬，兼注通才及專才平衡發展。

據外電報導，中共「人大會」廿八日在北平開鑼。

美國國務卿舒茲於廿八日表示，如果亞洲開發銀行排除中華民國，美國可能撤回對它的支持。

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伍夫維茲於廿八日作證指出，美國與中共的關係絕不以犧牲與在台灣人民珍貴的關係為代價。

三月

二日 蔣總統二日主持國家安全會議，聽取報告後裁示總預算案核列要旨，勉共體時艱，厲行節約，杜絕浪費。

警政署「警察資訊系統」二日起啟用，將充分發揮維護社會治安功能。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二日啟程訪問中南美洲八國。

中共「人大常委會」於二日接受葉劍英辭卸「人大委員長」的職務。

行政院三日院會核定「台灣地區農業信用保證制度實施方案」。

七十一年行政院文化獎三日舉行頒獎典禮，得獎人為張其昀、羅光及林柏

壽。

外交部於三日發表聲明指出，象牙海岸與中共建交，我除提出嚴重抗議外，並宣布中止與象國的外交關係。

行政院長孫運璿於三日指示有關單位首長，成立專案小組研採有效措施，掃蕩色情污染。

四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四日在立法院鄭重聲明，民主必須建立在法治基礎上，對於違法叛亂的組織活動，絕不姑息。并盼誤入歧途者能幡然歸來。

美國前參議員麥高文於四日訪華。

五日 行政院五日通過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專才方案，將分三階段進行。

六日 西德六日舉行大選，基民黨獲壓制性勝利，柯爾繼任總理。

七日 新聞界七日舉行工作座談，就當前大眾傳播媒介內容提出檢討，咸認應善盡社會責任，發揮對社會教育與導向的功能。

八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八日在立法院重申絕不與共匪和談的嚴正立場，並呼籲國人警覺，勿為匪統戰所惑。

九日 美國財政部長黎根於九日表示，如果中華民國被排除在亞銀之外，美國將重新考慮它支持亞銀的立場。

日本眾院於九日通過，將國防預算增加百分之零點六五，達到一百一十四億八千萬美元。

不結盟國家高峰會議七日至十二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一百零一個國家與會，呼籲停止武器競賽，結束兩伊戰爭。

十日 蔣總統十日接見來華訪問的美前聯邦參議員麥高文，就當前世局交換意見；麥高文訪華期間，參觀我軍經建設，并舉行兩場演講，於十日離華。

行政院會於十日通過七十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歲入各列三千二百卅六億餘萬元。

美總統雷根十日宣布，美領土及屬地的海岸線二百哩內為獨佔經濟區。

十二日 美日十二日訂定西太平洋聯合防衛準則。

十四日 石油輸出國組織十四日宣布將油價每桶降低五美元，新基價為廿九美元。并將產量限制為一天一千七百五十萬桶。

十五日 美國與韓國在韓東南海岸舉行聯合演習，十五日進行大規模兩棲登陸行動。

台省李主席登輝十五日在省議會報告施政，就推動省政建設提出五項工作觀念，強調要有擔當、愛國家、愛民眾、做實事、守清白。

十六日 中央銀行核定銀行業存放款利率自十六日起全面降低零點二五至零點五個百分點。

為因應國際油價降低，經濟部十六日正式宣布國內各項油品價格自十七日起全面降低；同時電價亦即起全面降低。

交通部十六日宣布鐵路降低運費，自廿一日起實施。

十七日 行政院十七日院會通過「全面改進證券管理促進證券市場發展計畫」。

行政院十七日院會核定「台灣北部區域計畫」，以民國八十五年為目標年，進行整體開發。

十八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十八日在立法院答復質詢時標舉建立共識兩項基本原則：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實行三民主義、肯定國家當前非常處境，呼籲大家以更多誠意和耐心加強朝野溝通。

孫院長十八日鄭重指出，制定國家基本法是毀棄憲法的想法，充實臨時條款才是真保憲、護憲。同時對所謂改造法統之觀念，表示不能苟同。為保障國家安全，戒嚴令須繼續實施。

十九日 泰國國王蒲美蓬十九日下令解散眾院，並宣布四月十八日舉行大選。

二十日 歐洲共同市場二十日舉行會談，尋求化解貨幣體制崩潰緊張情勢的措施；廿一日歐市貨幣兌換率達成暫時性協議，包括西德馬克增值，法郎里拉貶值。

華航波音七四七飛機，廿日首航台北紐約航線。

廿一日台北市議會第四屆三次大會廿一日開議，市長楊金權提出有關市政工作十大重點，強調有效運用建設資源，提升市民生活環境品質。

廿二日 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廿二日在立法院表示，對充實臨時條款問題，權責在國民大會，他相信國大代表一定會適當地處理各方面的意見。

從大陸抵達香港的名作家無名氏（卜乃夫）抉擇自由，於廿二日飛抵台北。旅美物理學家袁家驊、吳健雄夫婦廿二日返國訪問，蔣總統於廿三日予以接見致歡迎嘉勉之意。

中美雙方代表廿一日至廿六日，舉行「保護工業財產權」特別會議，以換文方式協議保護商標權益。

廿三日 美國國務院廿三日再度嚴正指出，中華民國如被迫退出亞銀，美亦可能宣告退出。

美國國防部於廿三日宣布恢復對以色列的軍售，將出售兩百枚飛彈。

美國總統雷根於廿三日演說，要求全力以赴發展太空時代的保護傘，以摧毀來襲的蘇俄飛彈。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常務會議廿三日通過盟歌。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防部長廿二日促美向蘇俄提出新限武建議；并重申支

持部署美飛彈以對抗蘇俄核威脅。

廿四日 行政院廿四日院會通過「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人才方案」，并通過修正農業發展條例。

內政部長林洋港廿四日在立法院「槍斃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草案」審查會中，強調政府決採重刑重罰原則，以遏阻暴力犯案。

廿五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廿五日在立法院報告中央總預算時指出下年度我經濟成長率可提升為百分之七左右。

我與索羅門羣島廿五日正式宣布建交。

廿六日 大陸公費留美學人王聲遠投奔自由，自美來歸，廿六日舉行記者會控訴共匪暴行。

廿八日 東南亞外科醫學會第四屆大會廿八日在台北市舉行。

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廿八日邀集立委就選罷法修正案進行協調，與會立委均支持修正監委選舉方式。

廿九日 廿九日為青年節，蔣總統發表祝詞，勉全國青年自強不息，團結邁進，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

廿九日為民族英雄岳武穆八百八十歲誕辰紀念，各界集會紀念。蔣總統特手書盡忠報國四字，期勉國人并申景仰。

三十日 新聞局長宋楚瑜三十日在中常會報告「國際傳播工作的新契機與新展望」時指出，中美友好符合美國利益，美匪僅有短暫利害結合；并促國際人士瞭解「中共非中國，中國非中共」的意義。

執政黨中常會卅日原則通過「建立新人事制度案」，將簡荐委制與職位分類制兩制合一，採官等與職等分立制。

美總統雷根卅日宣布零選擇方案折衷計畫，盼美俄互減歐洲中程飛彈；北約盟國一致表示支持。

英國卅日決將北海石油售價每桶再降美金五角，油國決仍遵守基價。

卅一日 行政院卅一日院會通過「復蘇經濟景氣促進工商業發展方案」及「遏止色情污染實施要點」。

哥倫比亞西南部波帕揚市卅一日發生七級大地震，傷亡千餘人。

中共與蘇俄宣布，雙方同意恢復交換留學生。

澳洲當局卅一日通電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指出中華民國的洋菇罐頭不含肉毒桿菌或毒素。

四月

一日 政府自一日起全面禁止電動玩具營業。

糧區制定於一日正式取消。

司法院研究獲致肯定結論，確認美國依法設立的美國公司，有權在我國法

院提起自訴。

二日 國畫大師張大千二日病逝台北。

蘇俄外長葛羅米柯二日拒斥美總統雷根最新飛彈建議。

三日 前大陸工程師潘公一投奔自由，自港返國，三日舉行記者會控訴共匪暴行。

荷蘭皇家航空公司首航台北班機三日抵華。

卅五屆台灣區田徑賽三日在台北揭幕，劉燕秋以一公尺七八打破全國女子跳高紀錄。

四日 大陸救災總會第卅三屆年會四日在台北市舉行，謝副總統在會中致詞，讚揚救災總卓越貢獻。

行政院第五次科技顧問會議四日起在台北市舉行五天，分六組進行專題研討。

美國司法部於四日正式宣布給予中共網球女選手胡娜政治庇護，中共惱羞成怒宣布中止與美國今年的文化與體育交流。

五日 蔣公逝世八週年，全國各界集會紀念，以表達對蔣公永恒的追思與崇敬。

美通訊衛星五日自「挑戰者號」太空梭上發射升空，但因失去控制，太空總署將以六天時間，將脫軌衛星，推入正確軌道。

法國政府五日以間諜罪名，下令驅逐四十七名蘇俄外交人員及記者。

六日 執政黨中常會六日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七日 行政院七日院會決定將農發會及經濟部農業局合併，設置隸屬於行政院的農業委員會。並通過改進建築管理方案，採取八項措施，以提高建築水準。

泰棉邊界戰事升高，美國七日決定將加速對泰提供武器。

八日 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於八日通過，明年大學聯考採「先考試、後填志願、再統一發」的方式招考，使得大學聯考卅年作了首次制度上的變革。

十一日 財政部十一日邀請專家學者與金融界人士，就銀行法部份條文修正案進行公開討論。

教育部十一日核定第一屆中等學校數學及自然科資賦特優學生科學研習營保送甄試名單，共計六十一人。

中日香蕉貿易會議於十一日達成協議，雙方決定，台蕉以最低保證價每箱CIF美金六元的價格，今年銷日四百四十萬箱。

約旦國王胡笙十一日指責巴解違背和平談判中合作承諾，拒絕代表巴解和談；英美仍極力斡旋中東和平。

日本地方選舉十一日揭曉，執政的自民黨在北海道及福岡兩地失敗。

十二日 行政院國軍退役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七十二年輔導會議，十二日起四天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蔣總統頒發書面訓詞，讚揚榮民貢獻，期勉爭取更大榮譽。

華航班機十二日首航荷蘭，我國第二次荷蘭採購團亦隨機前往荷蘭。

荷蘭外交部十二日發表公報，對中共抗議台北與阿姆斯特丹空航通航一事表示失望。中共惱羞成怒，十五日宣布取消荷航在廣州的技術降落權。

十三日 西班牙十三日抗議英艦駛入直布羅陀。

十四日 行政院十四日院會通過「報考大學及獨立學院研究所同等學力標準及報考辦法」，先行試辦二年。

美國國務院十四日證實，泛美航空公司申請飛航台北。泛美則宣布定六月十五日飛航台北。

十五日 美國助理國務卿伍夫維茲於十五日在新加坡指出，美國將保證美國擁有對抗從越南越界攻擊行動的足夠軍力。并表示美國已改變對中共的戰略認識，以地區性的觀點看中共，其程度超過了以全球性的觀點。

十八日 內政部長林洋港十八日在立法院說明此次修正選舉罷免法有公正公平公開三個主要目標，凡有助達成目標的意見均盡量採納。

財政部證管會十八日公布中信及九億兩家公司財務困難跳票案的調查結果及處理方式，決維持營運股票，恢復交易，對違法人員及會計師均移送法辦。

泰國會大選十八日投票，軍方挫敗，原聯合內閣三政黨大勝。

美駐貝魯特大使館八日遭恐怖分子炸毀，四十九人罹難。

十九日 行政院於十九日同意廿一日通過自五月一日起，將勞工基本工資自三千三百元提高為五千七百元。

美國總統雷根於十九日要求國會撥款，在現有的義勇兵飛彈地下發射室部署一百枚MX飛彈。

廿一日 行政院院會廿一日通過「勞動基準法草案」部份條文修正案，規定雇主須辦工資保險，為勞工提撥退休準備金。

法國於廿一日通過國防現代化計畫，成立快速部隊，以確保法國對非洲安全承諾。

廿二日 證券市場股票行情於廿二日大幅上漲，股票指數突破七百點大關，創下廿一年來的最高紀錄。

教育部於廿二日公布實施同等學力可以報考研究所的辦法。

美國與澳洲於廿二日分別宣布以間諜罪名，驅逐蘇俄四位外交官員。

太平洋地區急救加護醫學會第二屆學術研討會廿二日在台北市揭幕，謝副總統致詞勉勵本著「先病人之憂而憂，後病人之樂而樂」的精神更努力。

廿三日 世界越棉寮華僑團體聯合會廿三日舉行成立大會，行政院長孫運璿致詞籲請僑胞繼續團結奮鬥，支持自由祖國政府。并促世人認清共產主義是製

造難民禍源。

廿四日 中華戰略學會第五屆會員大會廿四日通過籲請蔣總統競選連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提案，名譽副會長蔣緯國表示蔣總統健康情形良好，必將獲得全民赤誠擁戴。

國防部廿四日表示，今年起試辦四年制科技預官考選。各大學院校理工科系及研究所應屆畢業役男，都可報考。

美國務卿舒茲廿四日啟程赴中東，為和平計畫展開穿梭外交，首抵開羅，與埃總統穆巴拉克就黎境撤軍問題會談；廿七日抵耶路撒冷，向以保證維護其北疆安全，廿八日抵貝魯特。

廿五日 第一屆中韓日文化關係研討會廿五日在台北市揭幕，近一百學者與會，分組提論文檢討。

廿六日 蔣總統廿六日分別接見來華訪問的宏都拉斯外交部長巴斯及日本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會長灘尾弘吉。

立法院廿六日院會三讀通過「關稅法部份條文修正案」及「學位授予法修正案」。後者規定成績優異的大學學生可以修讀不同性質學系的學分，畢業時可以獲得兩個學士學位。

中央有關單位於廿六日成立「中央防制竊盜與暴力犯罪工作協調指導會報」。

會務報導

中國邊政協會第廿八屆常務理監事第三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卅一日下午三時

地 點：立法院第三會議室

出列席人：阿不都拉等八人

主 席：阿不都拉

紀錄：王志賢

(一) 會務報告：

1 本年三月十日，適逢西藏抗暴廿四週年紀念，本會為宣揚抗暴志士之忠貞堅毅精神，及激發全國同胞同仇敵愾之決心，決定將八一期中國邊政雜誌與西藏抗暴廿四週年紀念特刊合編發行，祇以本會經費支絀，幸蒙蒙藏委員會薛委員長先後撥付補助費參萬元正，始獲順利出版，該特刊共印一千二百份，送蒙藏委員會一千份，本會留二百份，除分送各地理監事及作者暨有關文化機關外，餘存本會，以備各界人士之索閱。

2 本會(社)七十二年一至三月份經費收支情形：

- (1) 中國邊政協會結存四萬一千七百零二元正。
- (2) 中國邊政雜誌社結存八萬三千六百三十四元正。

「，以遏止日益惡化的竊盜與暴力犯罪行為。

瑞典廿六日對蘇俄提出強硬警告，決擊沉侵境潛艇。

泰國總理普瑞姆廿六日一度宣布將不再連任，由於軍政各方咸表支持，將組成新聯合政府。

廿七日 美國總統雷根廿七日向國會聯席會議發表演說，指出薩爾瓦多變局與美休戚相關，促請給予陸軍事援助。

廿八日 行政院廿八日院會通過修正戡亂時期罰金、罰鍰數額提高標準，將現行法律中提高一至二倍的標準，修正為「得提高為二倍至十二倍」。

行政院廿八日院會決定，修正勞動基準法草案，規定積欠工資有最優先清償權。

廿九日 立法院廿九日院會三讀通過「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及「外國人投資條例」修正案。

外交部長朱撫松與宏都拉斯外長巴斯，廿九日在外交部簽署聯合公報。

立法院廿九日院會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部份條文修正案，規定會計師簽證疏漏錯誤將受處罰。

三十日 卅日為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四華誕，全國各界人士紛向總統祝壽。

(二) 討論事項：

七十一年年會交議案

1 周開福先生提：本會會費請予調整，以裕會內經費，藉資挹注案。

2 呂秋文先生提：調整會費時，對在學學生希望不予調整案。

以上兩案合併決議：俟研究後再提會決定。

(三) 臨時動議：

許常務理事占魁提：

本會經費向極困難，應寬籌財源，以利會務案。

決議：

1 向行政院及其他有關機關申請增加補助費。

2 函請全體會員量力自由樂捐。

3 向工商界籌募。

散會。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一、本刊以報導社會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宣揚反共國策，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〇九號劉學銑先生收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智慧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八十二期

名譽發行人：阿不都拉

發行人：周昆田

社長：宋念慈

編：李啓元

副主編：劉學銑

電話：三九二一三三八四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三二一一五三一—二六八

聯絡處：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九一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八十二號二樓

電話：三九四一三二六